國聞週報

重出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第十卷第二期要目

KUO WEEKLY WEN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期每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收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收，四十五期外按全年收。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裏警察街二十七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到	遼寧總站	錦縣
第七次 慢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五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〇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三〇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一〇五次 特快膳車三等	一一•一〇	一一•四五	一三•〇六	一四•三四	一四•四三	一四•五二	一五•五六	一七•〇二	一八•〇九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一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一•〇〇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illegible]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一	二〇•二〇	二〇•三〇	開往浦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二•四一	二二•五〇	二三•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〇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一•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一六•三〇	一八•四八	二一•〇六	二二•二三	二三•一五	二三•五〇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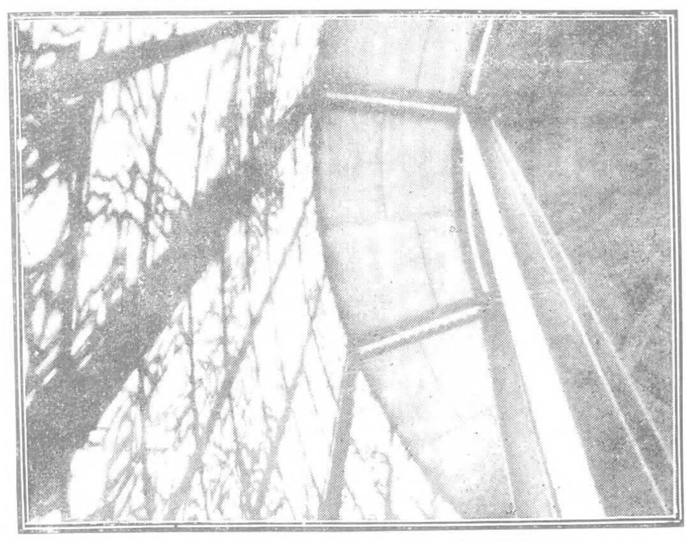
站別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開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第一〇六次 特快膳車三等									七•〇五	八•一三	九•二三	一〇•一五	一〇•二五	一〇•四八	一二•三〇	一三•五四	一四•二五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三•三〇	四•二六	五•二五	七•一〇	一〇•一二	一一•五五	一四•三〇	一七•二五	二〇•二五	二三•二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三	六•四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二	一〇•一三	一一•五五	一三•一一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七時到天津總站）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二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一八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七	一六•〇〇	一六•一〇	一六•三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六	一五•二〇	一六•〇〇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六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一•五三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六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倫敦飢民示威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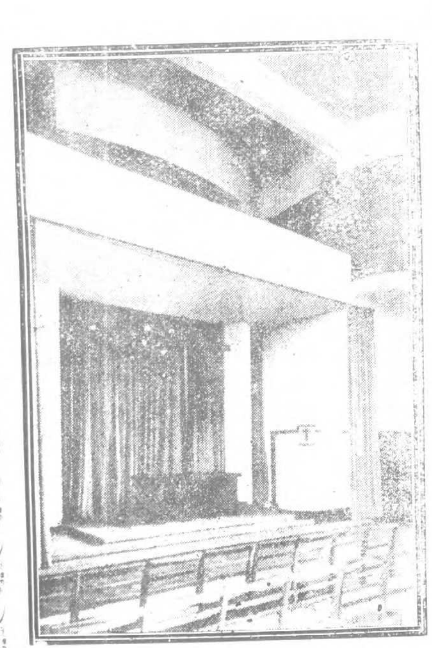


去年十月三十日英國失業羣衆數千人齊集倫敦示威要求救濟，與警察衝突，失業誠英國目前一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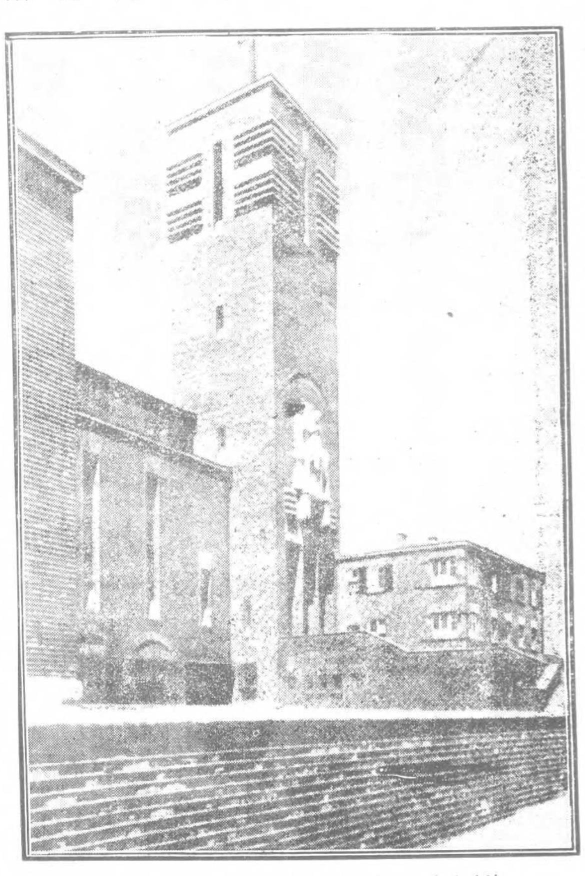
德國新式建築



德國埃森之鋼鐵敎堂



德國克倫之新敎堂



德國斯茨特高爾特市之聖喬治敎堂

時人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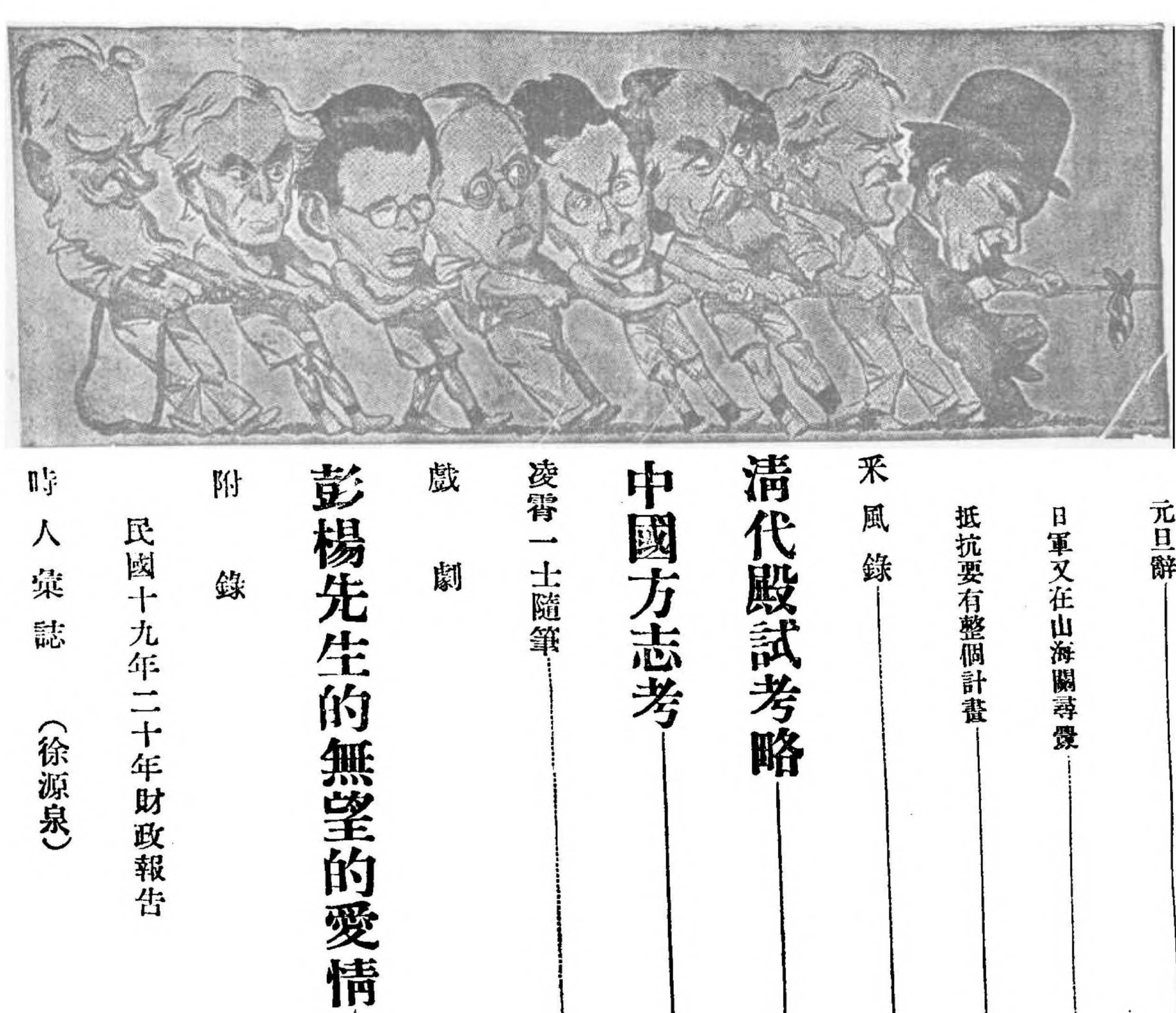
徐源泉

徐源泉字克成，四十九歲，湖北黃岡人，畢業於南洋陸軍講武堂，辛亥起義時，任職陸軍第四中學，被推爲隊長，旋任上海光復軍騎兵團團附，歷任新疆都督府參謀官，奉天第二補充旅團附，陸軍二十三師師長，直隸保安副司令各職，革命收復平津，被推爲天津臨時保安總司令，旋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第六軍團總指揮，十八年後率部移駐豫鄂，現任湖北全省清鄉督辦，十六路總指揮，第十軍軍長兼第四十八師師長，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後，復任剿匪左翼軍副司令。



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二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九日出版



榆關喋血記

騰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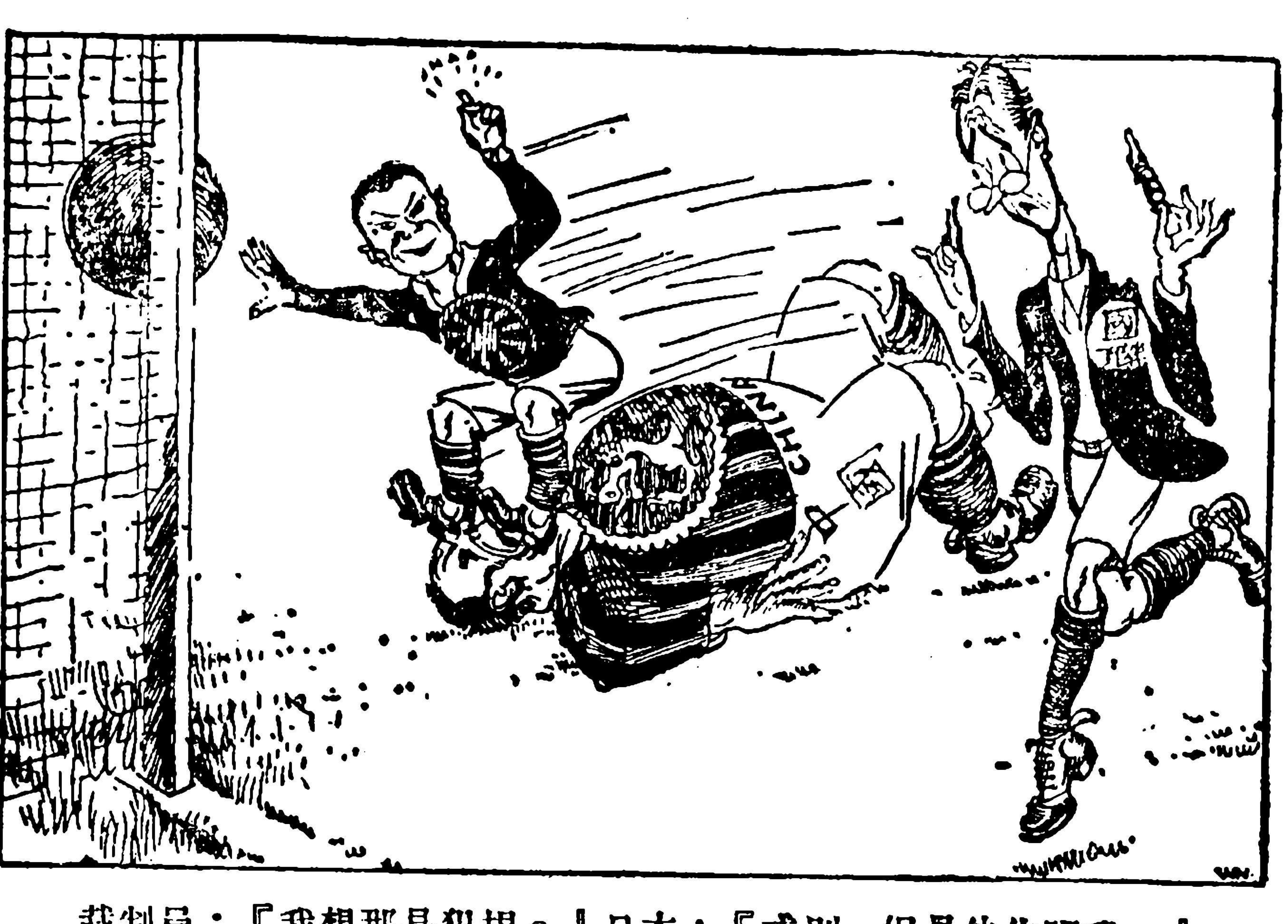
自去年一月三日錦州失守，榆關即為中日衝突焦點。臨榆警備司令何柱國早既表示，『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因何氏苦心應付，一年以來，幸無事故。去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無端啓釁，砲轟榆城，賴何氏委曲求全，和平了事。中央正指責何氏之際，元旦夜間日人二次進攻榆關矣。何氏正在北平會商防務，事發後乃匆匆東返。血戰二日，榆關卒於三日下午失守。日人侵擾華北，蓋早具決心，事件發展，極堪憂慮。聞中央政府已準備抵抗矣。神州之土地有限，暴日之慾望難滿，華北形勢，危如累卵，嗟我國人，其一致奮起殺敵！

侵佔吾東北之日本軍閥，最近迭有入寇關內侵略熱河之表示。年前駐平日本某要人已有要求吾華北軍事領袖，撤退某地一帶防軍之說，當局以責任所在，對其無理要求，立予拒絕。乃侵佔錦州之日軍第八師團，竟於元旦乘新年休息之際，大舉入寇山海關矣。當一日上午，山海關日本僑民正在休業度歲之際，忽接日本憲兵之通告，着其迅即遷往南海（在鐵道南，乃各國兵營所在地）躲避。日僑得通告後，乃狼狽遷徙。市民覩狀，逆知日閥又將有大舉，人心因之極度浮動。城內第九旅防軍，亦開始準備守禦之道。

榆關失守原委

據一月五日大公報載，此次榆關戰事突發，初非日本軍部之準備，乃起於日本山海關屯駐軍下級幹部意氣之爭。隊長落河無以自明，遂任部下自由行動，卒至釀成正式戰爭。緣去年十二月八日，錦州第八師團之鐵甲車以追擊義勇軍為名，突向山海關射擊三十八砲，意欲挑起正式戰事。惟榆關本歸落河防地，受華北駐屯軍司令中村之指揮。該鐵甲車未得落河同意，遽欲挑戰，落河頗不贊成，遂出而調和，並介何旅長與第八師聯隊長谷義一會見，致其挑戰目的，未能實現。第八師團因此對落河極致不滿，責其不肯和衷共濟，有失該團軍人顏面。第八師團深畏關外義勇軍之威，謂肅義義軍，非占榆關不可，落河阻礙軍略，尤屬有背軍人職責。而我榆關商人，因落河有

調解戰事之勞，故對落有所酬答。落之部下遂羣起責難，迫落攻佔榆關，以完成第八師團侵略計劃。其中以兒玉中尉尤



裁判員：『我想那是犯規。』日本：『或則，但是他先踢我。』
(Glasgow Bulletin)

爲激昂，自告奮勇，率其所部一連，首先發動，落河無以自解，遂任部下自由行動，侵略友邦領土之國際戰爭，遂由此造成。該國軍人之跋扈可見一般矣。兒玉等自由行動之第一幕，即於元旦晚在榆關車站憲兵分駐所及僞國警察廳門前各投內裝炸藥之洋鐵罐一枚，響聲雖類似炸彈，而不足傷人，以此藉口，謂吾國有挑戰之意，遂佔領車站，將電線割斷，機械拿走，並在站上鳴槍示威，南關遂被日軍占領。吾軍在城上固守。城外徹夜槍聲不絕。二日天色將明，兒玉率其部下七十餘人，在南關民房上架機關槍及平射砲，向城內瞄準待發。兒玉自挾木梯一個，偕兵士數名登梯，擬攻入城內。兒玉首先登，兵士繼之。惟因足穿馬靴，履梯甚滑，進行稍緩，部下鼓掌狂呼，速其上升，行動儼如兒戲。城頭守兵因奉令不准開槍，怒極，以石下擲，彼仍不顧。漸躋其巔，以槍擬守兵使退。守兵乃報以手溜彈。彈炸，兒玉立死。其部下數名被傷。在房上遙爲聲援之日兵，遂槍砲齊發，攻城之戰，於以開始。臨榆警備司令何柱國在平會商防務，聞變後，一日夜方東返指揮。我方當局，疑日軍再演八日之舊劇，不欲事態擴大，阻碍交涉，遂一面令守兵不准還擊，一面派人提出交涉。詎由秦皇島派出之人，因日軍砲火甚烈，不能到達目的地。嗣由電話詢問落河，則推稱此事由第八師團谷聯隊長負責，本人不能負交涉責任。同時第八師團之援兵及鐵甲車均開到，占領石河橋，吾軍一部在石河橋與之隔岸對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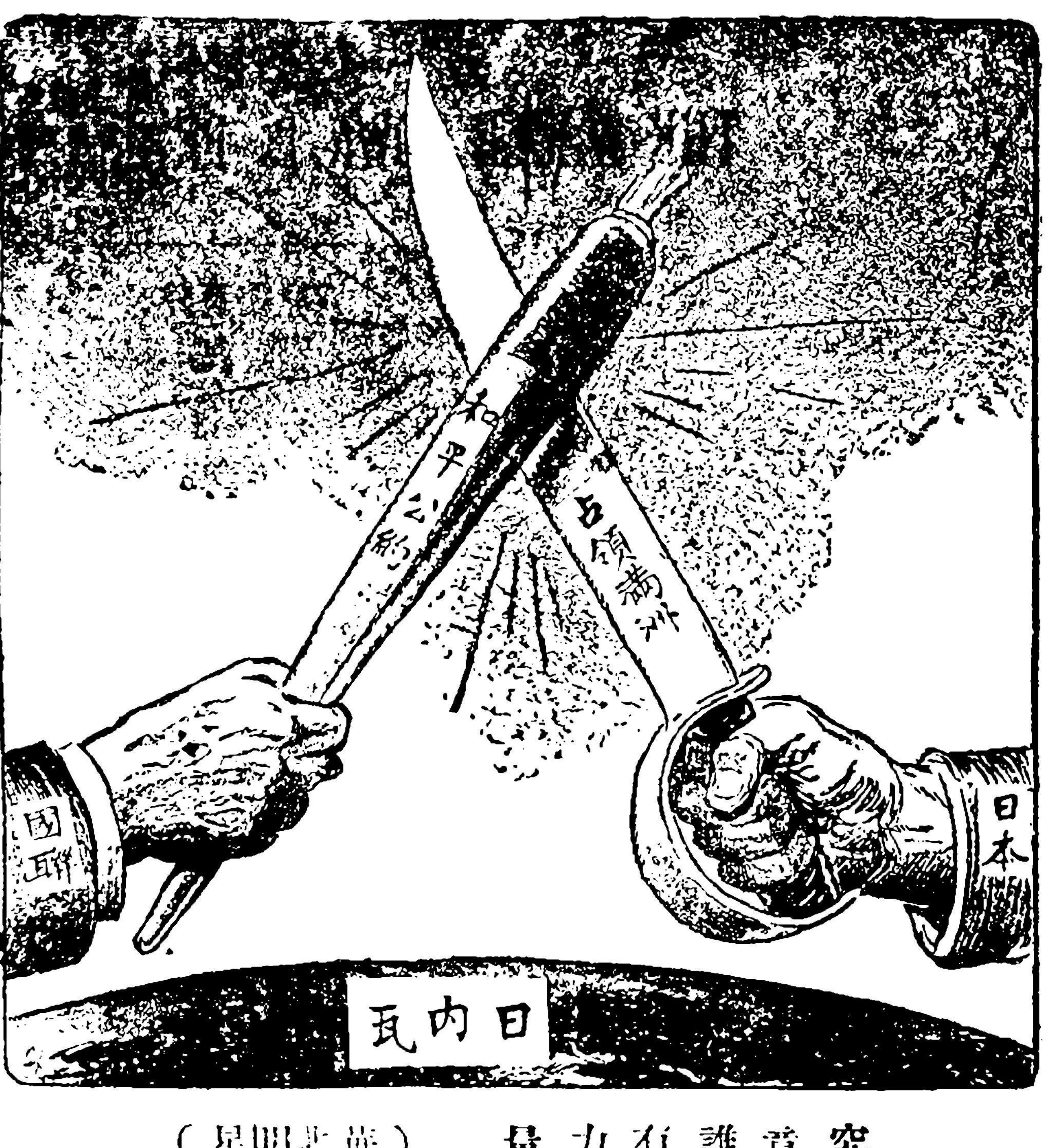
，日軍在無限城置砲兵陣地，用砲十餘門向城內攻擊，西砲台日軍之砲亦和之，是日城內共中二百餘砲，民房多被砲火焚燬。吾方見敵人無和平之意，乃發令還擊。二日夜及三日晨，日軍砲火尤猛，並多用燃燒彈，致城內到處起火。吾城上守軍，盡在敵人砲火籠罩之下，不但休息及進餐無法換班，即接濟子彈，亦難進行。敵人飛機六七架，更在三四丈高之低空，用機關槍向吾守軍掃射，致死傷甚衆。城內民房被焚，死傷達三四千人。哭聲遍地，司令部不忍令民衆受累，乃啓西北兩門，放人民出城。至三日下午二時半，彈盡援絕，卒被敵人攻破城牆，吾軍亦由西北兩門退出，難民隨之。敵人更集中砲火，向退却之吾軍及難民轟擊。吾軍連長三員死於城內，安德馨營長死於西門外，其餘軍民死傷者難以數計。警察多被俘，使之改用僞國帽章。鐵路機關，已盡被僞奉山路占據，用紙書就奉山路某某機關，日本山海關守備隊，已遷入城內，占據第九旅司令部原地。九門口原歸吾軍防守，聞三日亦已發生戰事，天下第一關之險，在九一八以後，吾已與敵人共之，今竟全部失陷矣。

楡關三日續到日坦克車二十餘輛，秦皇島一帶共到日艦十二艘，封鎖海岸，陸戰隊已準備登陸，情勢極緊張。現悉開進楡關之日步騎兵已有五千，在楡關附近尚有一師團待發，日本共準備以兩師團入寇關內。據聞日人計劃以六萬人侵擾華北及熱河，以僞國名義入寇熱河。其中參加日軍三萬人，亦改穿僞國軍服。因日軍所需軍服，尚未備齊，故未發動。現時楡關失守，東北屏障，完全撤除，華北形勢，日趨危急。三日下午，灤東，北戴河，昌黎，秦皇島，皆有日軍飛機偵察矣。楡關以西，尚未發生戰事。塘沽海面已開到日艦一艘，並運來輕便鐵道等軍用材料，但駐津日軍尚未異動，市面亦甚平靜。據聞日軍圖取楡城，有兩大目的。㈠熱邊朝陽一帶多山，地勢高亢，攻熱河甚困難，故擬占據臨楡，毘平陽大道，直取承德。㈡斷絕關內與關外義勇軍之聯絡。事件發展，正未可知。

張氏呈報經過

一日夜間事變發生之後，政府三日晨方接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冬（二日）亥電二件。其內容㈠據楡關電話報告，二日早十時後，日人要求我方開放南門，被我拒絕，即有日軍百餘人攀觀城垣，企圖爬入，經我軍守兵實行防禦。午間日兵車三列到山海關車站，兵約三千餘人，野砲二十餘門，戰鬪機六架，于午後一時開始爆炸。刻正在戰鬥中等情。㈡二日午日兵一列車到楡關車站，約步兵三千餘人，大砲二十餘門，飛機八架，鐵甲車五列，佔據南關車站及李家溝•五眼城•吳家嶺之綫，肆意

轟炸。復加飛機均係爆炸機，因之城內陣地，城樓均被破壞，市民傷亡甚衆。敵人並利用木梯爬城，我官兵奮勇異常，均用大刀，手溜彈與敵格鬪，前仆後繼，沈着應戰，敵軍不得逞。我士兵傷亡三十餘名。刻正在與敵戰鬪中。



究竟誰有力量　（華北明星）

㈢張學良三日中電京，謂頃接何旅長柱國二日亥電，叙述更較詳盡，文曰，一日夜日軍發動前，先由其憲兵隊自將其室門炸毀，並在他處投彈數枚，同時僞國警察亦在其駐地附近發槍射擊。職當派陳秘書向日方詰詢眞相，彼答不詳知，反令我方調查，復提出避免萬一場合時令我方居民避難，限五十分鐘答覆。十二期許，日方提出條件四項。㈠南關歸日方警戒。㈡撤退南關駐軍。㈢撤退南關警察及保安隊。㈣撤退城上守兵，限即時答覆，否則開始攻擊。其後要求開放南門，將南面城牆歸彼軍戒備。我方堅決拒絕。當即按原定計劃配置部隊。此時敵復將我南關外警察繳械，並令馬分局長監視，雙方即陷於對峙態度中。二日午前八時許，敵方由前衛開來兵車三列，步砲約三千餘名，另由前所開來甲車一列，位置於臨榆車站，十期許即向我開始轟擊。並以飛機向城內投擲炸彈。我方爲自衛計，當即還擊。至現時止，敵發砲約三百餘發，投彈約十餘枚，雙方互有傷亡。

關於退榆情形，張支(四日)電政府報告。㈠日人乘我兵力尚未集中，遽行襲我榆關。我守榆官兵，奮勇抗禦，卒以衆寡懸殊，兵器不敵，後方部隊增援，又來不及，不得已退出榆關城外。現仍厚集兵力堅固抗禦，後方部隊趕速集中，以便應戰。㈡據何旅長柱國江戌電稱，據榆關守城石團長報告，敵於本日上午十時許，以飛機向臨榆城內作大規模之爆擊，並連絡鐵甲車由野重砲連合之砲兵及海面砲艦，向我城內猛烈射擊。攻擊點爲南門附近，致城內外起火，破壞甚重。同時敵之唐克車又在其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南門猛攻，我

軍官兵，奮不顧身，竭力抵抗。至下午六時許，將我南門衛破，我軍卒因武器懸殊，我方工事均被破壞，城墻亦多處被毀，並於地形上受制於人，及兵力薄弱種種關係，致傷亡奇重，不得已暫行退集安民寨附近，從事收容。是役我敵兩軍戰鬥之激烈，爲歷次戰役所未有，除仍飭盡力抗禦，同時趕速調集隊伍以便應戰外，特電奉聞云。

三日晚十一時，何應欽以軍政部長名義發表榆關事件經過

日方竟提警告

駐津日軍司令官中村於二日午後七時向軍委張學良氏提出「警告」，謂『一日午後九時許，山海關日本憲兵駐所．日本軍驛監視所及「滿洲警察隊」附近，發現手溜彈數枚，且有步槍射擊，鑑於貴軍目前進兵熱境，煽動人心，宣言抗日等行動，認爲此次暴動係中國官憲之計畫行爲。我山海關守備隊履行與貴軍之協定，至南門時，不意貴軍竟出敵對行爲，射擊我軍，致死將校一人，負傷二人。所有變動，既發於貴軍之不法行動，一切責任，須由貴軍擔負，諒無置辯餘地。本軍不能默視。倘事體擴大，波及華北，其責任概由貴軍負之。本軍毫不負責，專此通告。』

駐平日使館代辦中山二日晚非正式訪謁軍委張學良氏，稱榆關日軍行動，係關內軍隊向熱河開動之反響云云。張氏答稱熱境治安，本人負有責任，他人何得干涉等語，予以駁斥。軍委會答覆「警告」大意謂日憲兵先在車站放炸彈，僞警亦開槍，日對于我方質問未待答覆，二日即有日兵車三列，兵士三千人，砲二十門開到榆關，並有日兵爬城，日軍此種情勢，已成作戰狀態，我軍爲自衛計，始開槍射擊，故榆關事件應由日方負責，並聲明嗣後如再有類此情事，請向中央交涉。另據外人方面消息，駐津各國武官於三日晨會見日軍司令中村，詢以榆關事件日方之目的爲何，據中村表示，日軍攻榆，爲斷絕關內與熱河之聯絡，對于平津無何意嚮云云

日決侵擾華北

去年年底屢傳日人進攻熱河，日本軍人，殆下最大決心，實行其『一不作，二不休』之野蠻政策，觀日本軍人元旦發表之文字，其野心已昭然若揭矣。日本陸相荒木貞夫於元旦之日發表一文，申述感想，中有言曰：

『乾坤一新，無限之希望與高遠之理想齊耀之昭和八年癸酉之歲，於茲肇始。恰好支干之酉配以月次，則爲五月，乃草木生成最暢茂之期也。酉，以方位，則當西方，正指願大陸也，且酉之一字，寓有「萬事成就時也」之意，意義深遠，（記者按，意指大陸政策必能完成之意）昭和八年之前程，微象皇國之飛躍之一兆，已炳然閃爍矣。由此觀之，今年正恢弘皇謨之瑞兆輝耀時也』。

駐津日本司令官中村中將元旦亦有『告同胞』一文，中

有一節，論及各國，尤堪注意，其大意曰：

『試問世界任何國家，對於帝國之正義之國是，孰能否定之耶？但今日列國之間，尙多不諒解帝國之眞意，徒侷促於偏狹之自己姑息，眼界爲妖雲所迷眩，盲目的曲解帝國之行動。其中亦有已了解帝國之精神，不過爲自圖利害打算，反使大局受甚大損失，如此狂妄，實屬可哀。即口頭上高唱世界和平，實際與和平相背馳而行，甚至加以破壞，又或爲保持自己勢力，犧牲自國民之福祉，使之陷於死滅而不顧惜。又或圖一時之安逸，而忘國家之永久潰滅，言之令人噴飯。帝國爲一掃此等誤謬，糾正此等錯誤，澈底的懲膺對於和平之暴敵，使之絕滅，以求眞之世界和平及人類幸福，實爲目前當務之急。吾人抱定此旨，無論如何艱難，有如何障礙，必擊破突進，以發揮此强固之信念及努力也』。

日本侵擾華北，蓋早具決心矣。

日閥極端狂妄

長春日軍當局對山海關戰訊，表示驚異，三日匆遽召集會議，武藤司令部宣稱，擬採「極强烈態度」。形勢似有漸次重大化之可能。日本陸軍省及參謀本部三日午後七時已接到公報。四日日本外務省與陸軍方面愼重協議之結果，均向所屬發出命令，命其採取適宜的處置。並作製說明書，電遞國聯・華盛頓・倫敦・巴黎及其他駐劄各主要國之日本大使・公使，俾傳達各國政府，以求諒解。又內田對四日正午到外務省賀年之蘇俄・英・美・法・義各大使及代理大使亦作同樣趣旨之說明，其說明內容如下，㈠此次事件之發端，因正月一日山海關之日本憲兵分遣隊附近有中國便衣隊投擲手溜彈，日本軍爲逮捕投彈犯人，蒙受中國正規軍發砲射擊，此項乃係不當的阻害一九零一年北清事件議定書所賦與日本之搜查逮捕犯人之所謂彈壓權之行使。㈡山海關南關附近有多數之日本僑民，因有保護之必要，曾於事件發生之前與中國方面交涉，約定請中國軍將南關之警備權讓渡與日本，乃日本軍前往折衝之際，忽受中國正規軍加以不法之射擊。㈢鑒於以上情形，日本軍爲自衛上遂開始戰鬭，迄至中國軍撤退止，若中國方面今後不再繼續抵抗，將無擴大之事。㈣日本軍最感遺憾者，爲中國於南京三中全會議決武力抗日，張學良陸續集中兵力於熱河，對日表示戰意，而對日本的感情予以不當的刺激。若中國態度不改變，今後事件難保不惡化。北平日使館發言人四日晨發表下列聲明。「如華方願意時，吾人對此困難事件，準備調解。余於此間得悉此事件時，即警告華方。但張學良對此警告，充耳不聞，大概係因星期一（二日）晚各將領與彼會議時，採取强硬態度』云。日本駐國聯辦事處於上月二十九日有函通知國聯秘書處，謂據最近報告，張學良調動軍隊，集中熱河。該函又謂，張擬將保護平漢及平綏線之軍隊

調平駐守，張學良軍隊於熱河東界挖掘堅固戰壕，津浦沿線，亦有同樣戰壕，此項文件已送達國聯大會及行政院各會員國云。

政府準備抵抗

政府要人，因新年休假，分赴甬滬，首都甚爲冷清。關於楡關戰事，迄三日正午止，政府共接張學良冬（二日）亥兩電。外部三日晨接電後，已將張原電轉日內瓦代表團，向國聯報告，請注意日軍行動，並在當地公布。同時電倫敦•華盛頓兩使館宣布。四日晨中政會議，討論日軍犯山海關問題，何應欽報告事變經過及我軍抵抗情形，各委甚憤，决交付各常委，會同軍事當局負責處理。國府因華北危急，電促在滬各中委入京籌商。官場中人對日軍犯山海關，現尚無何種表示。中央方面有電致蔣，促返京商議應付方針。蔣二日離甬，三日晨八時已到滬。當日赴杭。北平傳蔣氏三日有電到平，表示憤慨，並飭令前方奮力抵禦。三日南京路透電傳謂國府再訓令中國軍隊，如日軍攻擊華方時，從事抵抗。政府四日晨接張學良報告楡關不守電後，午刻即電令顏惠慶向國聯報告日軍攻佔楡關情形，要求立採有效辦法，制止日軍橫暴侵略。外部除向日本嚴重抗議外，擬同時發表宣言，聲明楡關事件之責任：全文已草竣。四日北平官方接外交部轉來駐日公使蔣作賓電，大意謂日軍部近以中俄復交，我國三中全會决議武力抗日，國聯又將開會，故屢次乘機挑釁，一面表示不受國聯制裁，一面造成第二重局面，以轉移世界視線。日軍部荒木柳村等原擬以政治手段強迫熱河歸附僞國，如不能達此目的，則進襲山海關，威脅平津，使熱河歸其掌握。惟此項計劃在滿日本軍人尚覺遲緩，此次楡關事變，既有日方預定計劃，荒木等自不欲加以制止，或更希望其擴大，亦未可知云云。京滬各地，聞楡關戰事爆發，極爲震動。北平軍事當局，連日召集河北主席于學忠及各將領會商禦敵方略。



這個討厭的報告（海牙 Haagsche Post）

大公報四日社論云：

『三省既陷，復侵關內，淞滬戰血未乾，榆關砲火又起，且以榆關論，上月無端轟城，擾攘一夜，曾幾何時，而又大舉轟擊。彼視開砲攻城，竟如家常便飯，草菅人命，蹂躪地方，疏通之路皆窮，保證之語無效。華北中國當局今縱欲再糊塗息戰仍求旦夕苟安，亦不可復得，此誠被置於掙扎求生之絕路，使之不得不爲最後的自衛者也。吾人願告全國官民：勿問日本行動欲如何！應決心，凡來侵犯，必誓死抵禦，亦勿問國際反響如何！我守我土，我盡我責。因此第一：中央政府宜亟決整個態度，領導華北軍民。第二：地方當局及駐守各軍須知報國盡忠，責無旁貸，尺地寸土，斷不棄守。第三：平津各界，勿悲觀，勿自擾，關於地方保安之事，自應盡其全力，但事關國運，超越個人，共維大局，甘受損害。』

中國今日已至雖欲屈伏而不可得之境地。困獸猶鬭，況我廣土衆民之國家乎？

（完）

今樂府梁作友

（陶在東）

三千萬。梁作友。聲言己財產。報効爲國有。幾成辦實業。幾成助國防。幾成供教育。用途堂哉皇。同時玻拉兩國正開仗。拉有商人哈斯翰。一捐飛機三百架。更加美金幾萬鎊。白人愛國何等樣。你有哈。我有梁。東西並世生瑜亮。愛國人詎分白黃。報紙拚命爲宣揚。邦人盻禱祝馨香。今日走南京。明日飛漢口。像煞有介事。翹望久之久。但聞南京旅館買脫空。二百餘元未到手。吁嗟乎。三千萬。梁作友。

如此十年！（續）

政之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共黨之變，實爲中國政治史上之一大事件，是月十四日國府宣告對俄斷交，而第三國際與中國革命之關係，始有許多秘幕，爲人揭穿。本報於第五卷一二三期連載『廣州共黨事變之大波瀾』，『第三國際與中國』及『武漢討共之重要發見』等文，足爲此幕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大政潮之信史，且正因黨政形勢之迫切，遂促蔣介石復職之儘早實現。十七年一月二日國府已電促蔣復職，三日國府議決，設建設部以孫科長之，而以宋子文長財政，並加推蔣，孫，林森爲國府常委，其後孫未就而改爲建設委員會，以張靜江主持。蔣於三日發電，謂非恢復中央黨部，速開全體會議無辦法，希望中央委員悉行與會，是爲蔣再度登台之正式表示。四日蔣由滬赴京，歡迎甚盛。九日發致各將士電及致國民書，聲明自八月退職後，糾紛益甚，認爲本人曠職之咎，故不容計私人得失，繼續舊職，專司軍政，至黨務政治，應由中央機關主持，本人當以一分子之責任與中執諸委共同負責云云。時蔣意圖結粵派以張陳容，桂系諸將如白崇禧輩則反對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等甚力，通電詆詰，賴李宗仁能持大體，不爲附和，故二月二日至七日卒在南京開成中央全體會議，其情形與容共時代民國十六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之漢口中央全體會議迥然不同。本報第五卷第五六七期連載『劃一時期之國民黨』專篇，紀敘明晰，饒有參攷價值。惟可惜者，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反對蔣氏優容左派，拒不與會，特於一月二十五日相偕由滬放洋，往游土耳其等國，是殆爲此後蔣胡合作時期所不及預料者也。本來蔣之復職，得力於馮閻之擁戴者爲多，蓋自蔣氏下野，軍事失其中心，北方革命，迄無進展，蔣既再出，則繼續北伐，自爲必然之事；然蔣於北方，初不欲專賴武力解決，北方少壯軍人如張學良韓麟春等，更痛心內戰，渴望和平。在蔣未下野前，曾派何成濬北來接洽，頗得同情；祇以孫傳芳張宗昌不願妥協，而奉方與馮閻又多惡感，故商談迄無端倪，學良麟春等當時亦不敢强爲主張，皆鬱鬱不得志，戰意淡然，學良一時至有出洋之念，麟春於十六年歲暮得腦溢血之病，自是已不

能任軍旅，蓋由牢騷過甚所致也。蔣既離職，南北協調，綫索益斷，蔣以馮閻力勸復出，更又不便對北方和。二月九日蔣過江視察津浦路軍事，時奉馮兩軍對峙，奉軍以楊宇霆代韓麟春，佐張學良指揮對馮戰事。此時桂系又於湖南用兵，胡宗鐸等由鄂入湘，會白崇禧解決唐生智，蔣雖有停止對湘作戰之主張，白胡等不之顧也，是爲後日蔣桂戰事之伏線。以上各節，五卷第七期以前大事述評，胥經縷敘。在此時期，北方幹部認爲南方多事，黨軍北進，實力有限，且蔣馮閻三部，終難呼應合拍，甚冀在相當機會，至少希望將馮部實力，逐諸河北以外，對於蔣閻兩方，設法妥協，由北方拿出整理國政辦法，運動各方罷兵，此爲奉方智囊楊宇霆之策略，嘗得北方幹部之贊同者，故雖以蔣氏再起，勢不能不對北取攻勢，而北方一切應付，仍祇在相當防禦方式下作消極準備也。在對方則蔣自三月九日北上，在徐州將津浦沿綫黨軍改編竣事，十六到開封與馮及閻之代表會晤，決定大計。其湘鄂方面，桂軍與唐生智舊部，漸趨妥協，葉琪何健已向白崇禧程潛投誠。三月四日李品仙劉興等並有通電表示服從；中央則發表以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司令，令即赴漢，收束上游軍事，以備共同北伐；另正式派蔣馮閻爲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集團軍司令，仍以蔣總之。三月七日，南京中政會議決，推蔣爲主席；武漢政分會則推李宗仁主之；廣州推李濟深；河南推馮玉祥；山西推閻錫山。凡此分治合作之規模，胥有調劑平章之作用，此又出於軍事準備中安定後方政局之一種苦心。要之，此際北方政治較南方爲簡單；南方則軍事較簡單而政情殊複雜。蓋自廣州共黨事變，汪顧陳及張發奎黃琪翔等，已成衆矢之的，蔣則欲保全汪派，調用張黃，此爲胡漢民及桂系諸將所不滿者；湘鄂軍事結束，程潛白崇禧等於三月十一日通電痛詆唐生智，謂寧漢合作之初，本已中央整飭全軍，一致北伐，完成統一；乃唐屯兵西皖，勾結孫傳芳，進逼首都，牽掣北伐之師。中央多方調解，唐終不服，至有西征之師。師抵武漢，唐氏逃亡，比即忠告唐部，息戰合作，一致北進，乃權奸政客，百端捭闔，致興長岳之師，更有衡寶常澧之役，稽延時日。末謂西征事畢，全軍護黨，業令各軍集中京漢南段，隨豫晉友軍之後，直搗北京，以竟北伐全功而遂初願云云。在此以前，李濟深等亦於三月九日發表宣言，有『汪陳(公博)等狼狽周章於港滬，張黃等移其兇焰，求出路於東江』等語，程等致電，未列蔣名，李等宣言則顯與蔣之主張異趣，此其複雜程度，從可知也。幸而當時李宗仁力顧大局，盡力調解，故北伐大業，依舊進行。蔣於三月三十一日親到徐州，七日通電各軍，加以激勵，十日

開始總攻；奉晉之間則四月一日起在滹沱河岸及龍泉關接觸，晉北軍事亦於一日發動；津浦線則四月上中旬間，北方部隊，已形不支，馮部更進擊濟寧魚台，破毀孫傳芳之戰鬥力。日本因魯局驟變，藉口保僑，又決出兵，先令天津駐屯軍急派三中隊赴濟，限於四月廿一日到達。經交長常蔭槐到津，為備車輛，廿日如期出發，當晚即到；其本國開來之第六師團先發隊則於四月二十五日運抵青島，隨即開濟。此事引起中國全國之憤怒，即北京外交部亦於二十日提出抗議，然日方不顧也。以上各情，本報第五卷第十六期止，紀之甚明。關於日本出兵一節，天津大公報於四月十九二十兩次著論，痛申反對之旨，具載第十五期中，迄今讀之，猶不勝其憤慨，而日軍到濟，果有五月三日之慘案，是尤令人悁悁也。先是蔣馮兩部迭破孫傳芳張宗昌諸軍，四月二十七日蔣由前線至蘭封訪馮，馮迎晤於野雞崗，會商軍事，當晚各歸原防，黨方利用魯匪劉黑七（即劉桂堂），突出膠濟路，四月二十七八日起，明水龍山等處已有戰事，二十八晚黨軍紆迴於魯東進逼濟南者益衆，二十九日張孫軍隊，隨即向河北撤退，三十日濟垣遂為黨軍所占，劉峙，顧祝同，方振武，賀耀祖等部於一日先後入城，蔣介石亦於二日抵濟，北軍集中德州，大勢益以不支。然五月三日，濟南中日兵竟大衝突，其事具詳於五月十三日出版之本報五卷第十八期，及廿日出版之第十九期，實為中日國民間永久之痛史，然天下事禍福相依，至不可測，濟案固令華軍大受損失，然統一之機，却由是促成，蓋自濟案突發，外交吃緊，京滬兩總商會有請求息爭禦侮之通電，頗得國人同情。北京方面，張作霖表示可以容納。五月九日特將張學良楊宇霆由前方召回商洽，二人皆主張息爭甚力，張作霖乃於九日發電聲明，彰德正太停止攻擊，國內政治問題，但期國民有公正之裁決，斷不作無謂之堅持，足為和平曙光之表徵。張楊於九日晚回抵保定，軍團部即由石莊移回，奉系舊派軍人如張作相吳俊陞輩尤主奉軍退保關外，以存實力，惟政治善後，殊無良策，而日本又於五月十八日提出嚴重警告於張作霖，藉口京津不安，滿洲亦且有蒙其影響之虞，聲明將取適宜而有效之措置，以是北方益形震動；黨方則受濟案刺激，團結較堅，如蔣介石於五月二十日特約白崇禧相晤於鄭州，白晤蔣後，即赴新鄉晤馮，蔣則以二十一日回抵徐州，自桂軍加入，黨軍聲勢彌盛。在此時期南京內部，又發生一小小糾紛，即程潛在湘，與白崇禧不相能，故李宗仁藉武漢政分會開會之便，程氏來會，於二十一日即予扣留，於是湘主席為魯滌平所得，魯乃譚延闓系人物也。南中內部既俱妥貼，乃各方合力北逼，奉軍卒於

五月三十日在保定實行總退却，京津防務則由吉林軍隊負責。張學良楊宇霆等由保回京後，即決計撤兵出關，蓋與日人商洽之結果，奉軍如果全師而退，京津平安則可免被日軍繳械於中途也。張作霖意既決，遂於六月一日接見使團，召見商民代表告別，二日發表通電，三日晨一時離京回奉，詎專車於四日午前四時將抵瀋陽站，忽有炸彈發於路軌，正中張車，舁歸帥府，已斷氣矣，黑督吳俊陞亦一同遇難死焉。茲案詳情見本報五卷二十二期專篇，題為『張作霖出關遇炸記』詳載云云， 張素有親日名， 實則應付日人，故以喜怒無常之質，奔走而運用之，終張之世，未嘗賣國，特以向不讀書，不近士流，生活性情，又逸恒軌，故為世論所譏詆，今於政治失敗之後，喪身於敵國外患，洗盡惡名，為張計，誠死得其所矣。方張氏出京，北京治安會復成立，張學良楊宇霆等將地方交代後，四日晚專車與內閣閣員顧維鈞羅文幹等同時出發，椎晉馮諸軍，自五日起相繼到達京郊。六月四日國府已下令任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閻於十一日到京，時天津尚在張宗昌褚玉璞手，至十一日晚始解決，張褚方以二十二日清晨行，其收復天津者，晉將傅作義功也。以上京津易幟情形，六月十七日出版之本報五卷二十三期有『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一文，皆為當時信史，蓋閻錫山白崇禧韓復榘抵平後，余均曾親往訪問而天津為本報所在地，知之尤為明瞭也。自北伐告成，南北統一，全國喁喁望治，中央決於七月十五日召集第五次中央全會，時胡漢民孫科等在法國，有電到寧，條陳黨國訓政意見。惟蔣介石於六月三日回寧，七日忽呈辭總司令及軍委會主席，經政府慰留始已。嗣蔣於二十六日赴漢，二十八日到達，三十日午前偕李宗仁一同北上，三十日深夜抵鄭州，馮扶病往迎，一日上午十一時蔣李離鄭北行，三日抵北京，馮則於四日到保定，據稱因病須暫駐保，蔣閻紛派員往迎，至五日下午馮始北來，預行發通電，申論六事，有統一軍機，化兵為工等項，馮於六日清晨抵西直門逕往西山碧雲寺，會同蔣李閻等謁祭孫中山先生遺靈，馮閻從來未曾謀面，今並立於中山柩前，亦一美談也。時財長宋子文已召開全國經濟會議於上海，係六月二十日開幕，首倡裁兵之議，軍人中李宗仁尤早倡是議。碧雲寺謁靈以後，蔣與馮閻李等在西山湯山會談數次，悉以軍事善後，編遣軍隊為議題。蔣馮各有具體案，國府先已發表禁止招兵令，七日何應欽並有裁兵條陳之通電，軍委會常委又通過國府裁兵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一時裁兵空氣，瀰漫全國，然各軍事領袖會談結果，裁兵標準，實難一致，是為後此各方破裂之素因，讀者殊不可以忽視。然而，七月六日碧雲寺祭

靈一幕，要為平津易幟後第一件大事，本報五卷第二十七期會有『告靈紀』之作，至堪紀念也。按自奉軍退京，張作霖被炸，張學良楊宇霆等師次灤榆，秘不發表，迨學良離軍隊中返奉，始行揭布，而主持有人，秩序晏然，日人無所施其破壞；顧日本阻撓張楊等贊助統一之謀仍急，故奉省易幟，屢次愆期，至八月八日日政府派前任駐華公使林權助到奉訪張，明白勸告，勿與國民黨合作，張允延期三月實行。南京此時正忙於五中全會，對東北問題，已不甚注意，蓋肅清津東張褚殘部，固早介白崇禧負責矣。五中全會，原議七月十五日召集，嗣改為八月八日，此為國民黨統一中國後第一次大會，自關重要；本報第五卷三十二三期有專篇紀之。茲會內舊粵委出席問題，又為各方反對之目標，蔣迄持調和態度，經過許多波瀾，其尤要之爭執為政治分會之存廢問題，以是又伏後日桂蔣破裂之一因。在此會中有大可注意之一案即胡漢民提議國府設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分掌國務案是也，審查結果，先成立監察考試兩院，是為胡漢民準備復問黨政之先聲，時胡已有出長立法之風說，其人亦於八月二十八日由歐回至香港，因各方正抨擊粵委，反對汪陳，於胡之歸，極表歡迎，胡旋於九月三日由港抵滬，蔣介石親往上海歡迎，晤談甚洽，胡對滬報界談話，仍主成立五院，其談話稿並囑示蔣始發表，自是而蔣胡提携之勢成，李濟琛周旋其間，與有大力，蓋李夙主胡戴主黨，蔣主行政也。胡隨於九月十八日偕李宗仁李濟琛等入京，十月三日中常委會公佈訓政綱領六條，四日公布國府組織法，八日中常會通過選任蔣為國府主席，譚延闓行政院長，胡漢民立法院長，王寵惠司法院長，戴傳賢考試院長，蔡元培監察院長，下午中政會開會，通過行政立法司法三院組織法，於九日公布，其他兩院之組織法，越數日方公表，諸法內容多出胡意也。未幾津東戰事結束，白崇禧與奉方之楊宇霆於十月七日會於灤州，東三省至是已精神統一，故政府益努力於黨政軍之改造。關於黨者原定於十八年一月一日召集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者以條約外交為最有成績，關於軍者決定開全國軍隊編遣會議，閻錫山特於十三日由北平到京，即與籌商召集編遣會議有關者也。

（未完）



美國總統與平民握手

子嘉

二十世紀的美國總統，從羅斯福起，每年必有多次，與民衆行握手禮，表示他們的平民精神。羅斯福的繼任者塔虎托總統，更喜歡接近民衆，因之在他的任期裏，白宮的宴會，竟達到最熱鬧最快樂的情況。後來威爾遜總統，雖也採行這種習慣，可是不久歐戰爆發，他的左右戒備嚴重，這種習慣，因之停止。在他的第二個任期，白宮的大門，簡直完全關閉。除非因爲接洽公務，誰也不能够見到總統的顏色。

哈定總統就任後，重新恢復與民衆握手的習慣。胡佛也繼續實行。不過把要和他握手的人，加以愼重的選擇。一年八次左右的白宴正式大宮會，客人全必須有正式的請帖。民衆要和總統握手，在平時須有國會議員的介紹，在競選時須有黨魁的介紹。這樣辦法，一方面可以免得總統受着有意的煩擾，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國會議員或黨魁在他們徒衆裏的聲威。

最近，因慶祝最高法院和恰在華盛頓開會的全國律師公會，胡佛夫婦在白宮舉行盛大的宴會。那天晚上有多數的律師政客，全想用力量和總統握手，來表示他們對於他的祝賀程度。更有不少的豪華婦人，把戒指上的大塊鑽石或寶石全反轉到手的裏面。

那時，胡佛總統大概已經和三千人左右握完了手，就覺得自已的手流了血。但是他看見在那裏排隊等候的，至少還有一千人到一千五百人。胡佛的夫人，雖然手上有手套保護，可是手臂也已經搖撼的異常疲乏。終久和胡佛一同婉辭謝絕了其餘的人，退到休息室裏。

第二天早晨，白宮的醫生對外宣佈，總統的手，已竟變成青黑的顏色，必得經過手術以後，纔能够起身去從事他的競選活動。

從此看來，美國的總統，眞可以說是以握手當做一件重要的事務了。

蘇俄最近外交政策

仲珊譯

中蘇復交以來，國人異常興奮，似以蘇俄政府，此後對中日糾紛，或將有造於我。殊不知蘇俄外交政策，今已迥異於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時代。蓋今日蘇俄之外交，在求和平，以完成國內之建設。我國不知自脩，乞憐於國聯，今知國聯之不可恃也，復有意求助於蘇俄，長此自誤，國祚休矣。本篇自塞蒙之（Frank H. Simonds）所著之「歐洲能維持和平否？」（Can Europe Keep The Peace?）一書選譯。立論正確，觀察透闢。爰誌於次，以諗讀者。　譯者

蘇俄自立國以來，即致力於世界革命，惟以實力薄弱，乃不得己，向其仇邦薄求諒解之途徑。然於莫斯科與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商訂外交協定之際，其對各國內部之革命運動，未嘗一日忘其鼓吹之目標也。蓋蘇俄之根本主義，為階級鬪爭，而其現行之外交政策，則為維持國際安寧。

蘇俄之外交政策，與其根本主義，既若是其矛盾也，則世界各國及其人民，當不易明瞭蘇聯之立場，以為恢復通常關係之基礎。試思以一仇視全世界之國家，吾人將如何與之求諒解乎？此實為各國政治家不易打開之悶葫蘆也。且自蘇聯創國以來，至今不過十數載，而其外交政策，則經三次之轉變。世人對此，益難言其內中之奧妙矣。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肇造，當時布爾雪維黨人，以自衛為外交之政策。彼等以受帝俄軍隊之攻擊，及協約國資源與武力之壓迫，不得不行自衛之方。溯自大戰告終，屆至克里米帝俄軍瓦解，及烏克蘭波蘭軍失敗，皆為共黨自衛時期。迨至一九二〇年，蘇俄始轉入侵略階段。

蘇俄侵略政策，雖能陵轢一時，如風雨之驟至，終於瓦薩城下，在猛烈如一九一四年第一次馬安河（The Marne）之役的大戰中，截然中止。自是役慘敗後，紅軍侵略之野心，突現灰頹。嗣後里加條約（Treaty of Riga）既成，蘇俄

革命之侵略時期，因乃告一段落。自革命至此，蘇俄均步法國之後塵。若其國內之統一，國外大規模之侵略，按之法史，有若符節。惟紅軍之異於一七九五年革命軍者，則在未能挾其新的主義，周行於歐陸之上耳。

里加條約之締結，乃示蘇俄已與敵國立於均勢地位矣。各國破壞紅色政權之企圖，固已先後失敗，而布爾雪維黨人，亦以勢窮力拙，退入國境。交戰雙方，固仍處於戰爭恐怖之下，惟以力憚精疲，已皆無再戰之心願矣。

自斯丹林秉政，蘇俄外交史，遂至第三次轉變之時期。斯氏深知二十世紀之革命，若仍以十四世紀之農工制度爲基礎，則絕無征服西方世界之希望。因今之西方世界，已處於機械時代。舉凡各種物質，皆以機械的及專門的方法，生產製造。故斯氏乃决定從事於改造蘇俄之偉大計劃，仿用資本主義之方法，冀於來日，對資本主義世界，作有效的攻擊。吾人苟能憶及彼得大帝之先例，當能明了斯丹林今日之政策矣。

惟於實施此項計劃時，蘇俄對其外交政策，則不得不持以消極的態度。蓋一國於實行改造農村與工廠制度時，根本需要者爲和平。且蘇俄苟欲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求得專門人材與機器，用作國家改造之資，亦必對各國維持相當之友誼關係。

蘇俄爲一時計，不得不與資本主義國家攜手，以求買賣與輸入輸出之出阻。因其對和平之需要，不減於彼之任何仇邦也。惟自另一方面言之，今日之蘇俄，對資本主義國家由共產集團之關心，仍不減於昔時。誠以蘇俄於侵略時機來臨時，此等共產分子，實彼最有效之生力軍也。

然蘇俄對其宣傳及鼓惑之行動，仍以勢之所迫，不得不隱忍自持，謹慎將來也。蘇俄今日之亟務，爲在國內創造一新的農工制度。其餘任何事件，皆應視爲次要。因世界革命，可待五年計劃之完成而後行，五年計劃，則不可有所待也。

資本主義世界，對蘇俄此種暗中演變的政策，似不能隨時認識。世界各國，既悚於蘇俄以往之政策，故對今後之政策如何，亦皆抱疑懼之心理。况各國共黨暴動，時有所聞，雖以受蘇聯之譴誡，未嘗大肆淫威，然各國政府，亦不能無所警惕也。

惟蘇俄自十數年來，非唯已摒除其作戰之目的，且以政府之政策而論，已拋棄其挑釁滋亂之意向。李維諾夫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即出入於日內瓦諸地，贊助軍縮，締訂經濟不侵條約，且每以和平之方案，使其餘諸國之假面具的和平使

者愧赧無地。

西歐諸國，向以紅軍侵越聶斯德河（The Dniester）為慮者，今皆懼蘇聯以農場及工廠上之出品，用經濟的手段，進攻現已四分三受經濟壓迫之世界。惟此種疑慮，似屬尚早因蘇俄雖為獲得利潤作實施工業化之資本計，不得不竭力向國外銷貨，因而時有「探併」之現象發生，但蘇俄自己民衆，對食品及貨物之需要猶殷，故其工廠與農場之出產，非經長時間後，將無大宗之過賸，以傾銷國外。

唯有德國不知廻避，能迅速的獲得俄國之市場，且同時企圖伸張其政治勢力於是邦。柏林年來一方於表面上，幇助紅軍之改組，一方於幕後，反以布爾雪維主義之危機，警告歐洲各國及其自身，藉作敵抗準備。蘇俄向以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易獲得諒解，故對德國之策略，並無疑忌之表示。且德國亦滿可供給蘇俄在材料上及債務上之需求，蘇俄又奚必遠德而近他邦哉？

惟布爾雪維黨，在原則上，非欲有厚於資本主義之德國，而薄於布爾喬亞之法國也。且按德國國會之民族黨，本為主張東進政策之極端派，對其境內共產黨之攻擊，亦為最有力者。乃蘇俄果何為親德乎？實由於德俄國情，有一根本不同處。即赤黨乃自由的集團，到處可遴選政治上之對方。故蘇俄之勢力侵入德邦易，而德邦之勢力，則不易侵入赤黨也。

以目下之情形論，蘇俄視德國之關係，應較法國尤輕。因今日之德國，志在顛覆歐洲之現存秩序，而法國則為歐洲現狀之有力的維護者。莫斯科最終之目標，雖在完全破壞歐洲大陸之現狀，而其目下之亟務，則為如何達其國內工業化實驗之成功，而不受外界之任何影響。倘於蘇俄實驗成功之前，歐洲秩序失調，社會崩潰，則蘇俄不得貫澈其計畫，而須於毛羽尚未豐滿之日，重溫其侵略式的外交。

一九三一年，莫斯科與巴黎進行商約，德國深為激動。法德對德奧聯盟之爭，已使德國陷入空前之慘敗。德國財政，當即大受摧毀，英國財政，亦以德國之失敗，受極重之打擊。維也納及布達帕斯亦不得不向巴黎求和。法國嗣以聯盟之關係，威權益振，終於世界法庭，宣布德奧聯盟之非法。倘巴黎更得莫斯科之好感，則法國勢力範圍圈，將愈鞏固而擴大矣。

法俄之不侵條約，對德國言，固無致命之關係，惟蘇俄若進一步而與法盟波蘭亦結此種條約，則德國國民對波蘭走廊問題之希望，必將摧殘殆盡。原德民心目中，時有俄軍侵波，波蘭為俄德兩國瓜分之信念。因是法俄公文之往還，不

能不引起德國外交部之深切注意也。

法俄會商前途若何，固不易推測，惟蘇俄此後必將參與歐洲政事也明矣。且此舉頗足預證德國國境修改之失敗。益以一破產之德國，必不堪與一黃金四溢之法國鬬富，而爭與國也。況今之德國，對法國貸款之需要，仍不減於昔日，則德國對法俄之聯合，益無力從中破壞矣。

凡此法俄之會商，以及此類之其他事件，皆爲蘇俄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休戰求和之有趣而重要之證據。說者謂經濟恐慌之結果，致令全歐崩潰，蘇俄必將乘機進攻各國，今證以上列事實，則知其爲荒謬也明甚。俄國於從事五年計劃之中途，對和平之需要，不減於英法，且今日關其切膚利害者，乃其資本主義之敵國，非其共產之同盟也。

拿破崙三世，於失意之時，曾謂法帝國政策，在求和平。斯丹林今亦確言紅軍之革命，在求安寧。斯氏之言信矣，惟此安寧時期之修短，則非吾人所敢斷言者也。但自表面觀之，蘇俄處處表現此種安寧之時期，或將較吾人所想像者爲久。今試高瞻遠矚，將來之偉大的斯拉夫民族，不論其爲蘇維埃政體，或共和政體，但對其西部國境，似已無意再尋釁端者。莫斯科雖時向布克來斯施以威脅手段，表露侵略比薩拉比亞之野心，而今日之蘇俄領袖，則已將其收復失地之意念，逐漸打消矣。

赤俄今有極大之陸軍，其訓練之精，用備之全，若與一九二〇年造成兩次最佳紀錄之軍隊——一爲由尼門河（the Niemen）向維斯杜拉河（the Vistula）之動員，一爲由瓦薩向格羅德諾（Grodno）之撤退——相較，則優越甚多，惟今之莫斯科，絕無利用此項軍隊侵略異國之目的，良以此舉必不能博得新的安全，且必使國內建設，因此失其協調也。

簡言之，目下蘇俄國策，爲建設的，而非破壞的。彼之急於求助者，正其將來所欲剷除之資本主義制度。今與巴黎之暫時妥協，亦不過爲其一時之需要耳。因今日之巴黎，非祗爲歐洲軍事之首都，且爲資本之皇城也。況莫斯科以理推之，知法國局面之耐久性，必不如德國計劃中之中歐聯盟組織也。因是俄法訂約，不至束縛蘇俄太久。

蘇俄國策，一如義大利，完全採取待機而動之方式。而布爾雪維主義，亦如法西斯主義，國內無反對派政黨掣肘。然蘇俄以幅員之廣袤，地位之優越，若與義大利相較，則得更大之自由。因今日義大利，多處於逆境，若羅馬所欲團結之省分與殖民地，其間現任官長，皆欲維持本身地位，故予義政府以失望。倘蘇俄一日能將其廣大之領土，完全作有系統之組織，則其國力之强大，將非吾人所能想像者矣。

故莫斯科政府，觀資本主義國家今日之危機，當然歡喜若狂也。以對蘇俄言，年來世界之景象，實爲最有力之興奮劑。惟蘇俄目前目標，不在促此危機之速發。當資本主義淪落之頃，蘇俄須於轉入侵略政策之前，盡量取得便宜。布爾雪維黨，觀歐洲「維持現狀」及「修約」之爭，均屬同無意義。而與巴黎柏林之諒解，亦均屬暫時之性質。德法每欲利用赤軍革命，其亦知蘇俄政府正譏笑彼等乎？

惟斯丹林今以忙於國內建設之偉大的計劃，故爲一時計，已向資本主義之世界，締結條約以自制。斯氏深以歐洲於蘇聯建設完竣之前，不能恢復常態。歐洲人民之志在維持現狀與志在脩改現狀者中間之裂痕，德法目的間衝突之深轍，及資本主義間之內爭等，斯氏視之皆爲達其目的之階段而已。其勢如昔時希臘各市之衝突，馬其頓皇帝裴利普視之爲其制勝之步驟相同。

斯丹林旣約柏林政府於桑中，復與巴黎政府談戀愛。蓋法國已以霸主自居，則斯氏又何必拒之以殺人家之驕枉，滅自己之威風乎？

雞公山 舊歷壬申末伏隨雲亭少雲在山上瑞典學校小住六日詩以紀之

澄園

扼荊控豫形勢陡，雞公山石肖雞首，俗說雞公是大王，詞涉荒唐無何有，自昔駐節吳將軍，地以人傳耳名久，人遠室邇只一瞬，世事滄桑變雲狗，我今何幸登雲巔，懷壯風雲捫星斗，石磴天梯縱易攀，非肩荀輿不能走，高聳一百八十丈，香爐五老越天姥，曲折計程十五里，鳥道羊腸盤左右，寨門洞開東山腰，市廛櫛比當谷口，人家散居二百餘，上棲巖壑下陵阜，石劍高插洵奇觀，梯航安得相贈脫分手，中原人物幾銷沉，閱盡冬松與春柳，歐化東漸耳自新，士女如雲萃淵藪，不憚千里來，避暑山莊亦培塿，樓閣玲瓏起半空，明窗淨几無塵垢，世外桃源不再尋，清涼幸福爭消受，國人艷羨學邯鄲，名公鉅卿步塵後，避囂積得買山錢，擇地結廬事南畝，年來羣盜旣如毛，烽烟幾遍神州九，赤燄西侵滿坑谷，驟潰幸有重兵守，遊者裹足懷戒心，絕佳風景呼負負，我尋詩料一登臨，空見雲氣生虛牖，虛此一行我無詩，更負在山林泉ㄣ，嗚呼噫嘻雞公山，遠移只待有愚叟，

漂泊者的歌

——黃浦江頭的悽韻——

征鴻

夜色已輕輕地蒙上江頭，
沙啞的聲調裏滿蘊着悲愁，

* * *

一曲，一曲地儘咀咒着宇宙：
女郎鮮血般的腥紅的嘴唇，

* * *

我也曾一度在那裏沉醉，
羅帳裏我身軀當倚睡；

* * *

可是如今，如今却成了堆瓦，
一切，一切呵都埋向墳堆；

* * *

祇留得漂泊的我，獨立江頭，
青春呵，已不爲我再回首，

* * *

我獨自悽愴，忽而空憶戀，
他洩我那滿懷的哀思悲愁！

漂泊者正拉開他的枯喉，
一曲，一曲地儘咀咒着宇宙

* * *

看吧！那紅窗綠幕的高樓，
我也曾一度在那裏沉醉！

* * *

紅燈下綠酒從未離手，
可是如今，如今却成了瓦堆。

* * *

紅燈綠酒和那鮮紅的嘴唇，
祇留得漂泊的我，獨立江頭！

* * *

怎能不觸景傷懷熱淚縷縷！
我獨自悽愴，忽而空憶戀。

* * *

我惟有托着這沙啞的枯喉，
但光陰呵，早跟着我的歌聲走！

* * *

顧代表在國聯行政院演說全文（二）

日內瓦通信

現內閣陸相荒木，固已世界聞名矣，渠在最近日本陸軍機關雜誌偕行社記事中，曾作一論文，鼓勵日本國民效忠於民族精神。又稱：

「東亞各國為白人壓迫之目的物，此乃不可否認之事實，日應不再坐視而不加裁制，日本民衆之責任，在反對列强一切舉動之不合日本帝國之精神者，蓋帝國精神，實為公平及正直之表現也。日本對東亞任何部份之擾亂，不能閉目不問，因日本帝國之精神，不能與騷亂並存。任何日本國民，應時時估精神物質上之準備，以恢復安定。即使乞靈於武力，亦所不惜。」

荒木此文，即日本政策之精神及範圍也。至於其實施方法，吾人但觀一八九四——五年中日戰爭時期中之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記事中所載，即可知其大略。陸奧宗光在中日戰爭中之地位，極為重要，中日戰爭之起因，數十年來成為一般輿論爭執之點，陸奧記事出版後，羣疑始息，蓋日本之迫使中國不得不作戰之責任，至此乃無可遁飾。一八九四年六月間，日本大批陸海軍被遣赴鮮，由日本駐鮮公使大島圭介統領，是時朝鮮情形漸告平靖，對華作戰計畫，有未能即行實現之勢，陸奧乃急電大島，謂斷然行動之時已至，可用任何藉口以開始積極行動，蓋日本政策之主要原則，如陸奧所言，為「在軍事行動中，日本應以先下手為强，惟同時仍應設法製造形勢，使一般觀察者，以為日本之動手乃出於被迫無奈」也。昔日之朝鮮如是，今日之東三省亦如是。日本之侵略行為，必有原因，必有藉口，然無論此項原因藉口之能被全世界接受與否，日本非獲得侵略行為之目標不可。調查團報告書七十七頁中稱：日本在日內瓦提出保留後，即繼續依照其計畫，處理東三省情事，非其確證耶？

關於中國人對日本經濟絕交之一點，日本已數度抗爭，余僅願對報告書有味之陳述，加以若干意見。經濟絕交者，不過為一種自衛方法而已。經濟絕交，僅為一種對外來固定原因之反動，絕非中國所能約束。過去十五年中，中國人對日貨之排貨運動，計有九次，報告書一一五頁中言：

『如將此種經濟絕交運動詳加研究，則知每一運動之發生，與某項確定事實事件或事變有關，此類事件概屬政治性質，且常為中國所認為與其實質之利益有礙，或與其民族之威望有損，是以一九三一年之經濟絕交，係直接因同年六月間萬寶山事件及七月間韓人之屠殺方始發

生，而同年九月之瀋陽事件及一九三二年一月之上海事件，復使之變本加厲。於此應指出者，在韓華僑之慘被屠殺，自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起至十三日止，延綿至十日之久，屠殺場所凡七，均爲朝鮮之城鎭，屠殺結果，無辜華僑死一四七人，傷五四六人，失踪九一人，財產損失逾日金四，〇〇〇，〇〇〇圓。出事時，日警即未指使，亦未阻止。日軍對東亞大埠，中國富庶之中心之上海之攻擊，殺傷華人二萬四千人，毀滅財產十五萬萬元，而目下東三省中國生命之正在被殺害，財產之正在被損毀者，更不可算計。」

夫上海固爲經濟絕交活動之中心，然上海中國人民於熟聞東三省日軍不宣而戰之事實後，身受二月至三月五個星期中之種種痛苦，再覩日軍於五月間撤退滬境後，立即調赴東北繼續殺戮工作，試問吾人尙能責其不應採取此種報復方法乎。當余於本年五月中旬，與調查團同在哈爾濱時，目覩由滬調哈之日軍第十四師團，列隊經過余所寓居之旅舘外之大道，而砲火槍聲，復時時入吾耳目，一日一夜，蓋不知殘殺吾多少無辜同胞，然竟無法可阻止此項悲劇，在此情況中，吾人豈不能想象中國他處人民中心之對於其同胞之慘酷運命之悲憤爲如何乎？中國人民之經濟絕交運動，即爲抵制是項日軍之暴行而開始繼續者也。吾人於此種事實，加以考慮，即知中國人民無論個人團體之所以拒購日貨而參加抵制活動，俾獲得充分之效力，渠等深知其祖國軍備薄弱，軍器不充，故不能不有採用此自制制人之報復方法，藉以表示其對日本對華暴行之憤慨。蓋抵制日貨者，尤其商人於採取此項方法時，自身不免亦受損失，此乃一種自身的犧牲，更絕無娶取日本人民所有之日貨之事。有時即因誤會，一待事實判明，亦即歸還原主，決無留難者也。在此自然的民衆運動中，無論任何政府，當然不能完全取不聞不問態度，在人民之眼光中，政府爲保護人民安全使不受外來侵略之主宰，是以中國政府一方面深覺中國所受之日本之暴行，一方面乃不得不表同情於此等經濟絕交之運動而容忍之，尤有進者，經濟絕交，爲合法之自衛方策，政府決不能加以取締。同時民衆以日本對中國不宣而戰，憤慨至於極度至政府有時乃不得不命令各地方當局隨時開導人民輿情之激昂，使其入於合法的軌道中，而對於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亦加三致意。自日本侵略東三省以來，中國國內極少發生對日僑暴動之事變者，即由於此。調查團報告書中對於此點，固已有證實矣。有人以爲中國政府，對於目下有組織之對日經濟絕交，如有正式指導，則似有引起責任問題之可能。關於此點，以中國政府觀察，實絕無責任之可言。吾人在日本此種殘暴預定軍事侵略行動之前，認爲任何形式之抵抗，均爲合理合法。吾人雖已依照盟約規定，將本案提交國聯，以求和平解決，並靜候其

結果，然同時不能不就可能範圍，設法制止日軍繼續的前進，以增其形勢的嚴重，深恐任何情形一經造成，即將以其爲既成事實之故，而加以重視也。中國既已堅持其和平容忍之政策不變，故對於抵抗上，亦採取此種和平方略。深信此種加於侵略國之壓力，並無殺人流血，故當然人道多多，否則，如以武力對武力，結果殺人流血之事，決不可避免也。經濟絕交，對日本有不利影響，乃在意料之中，然較之日軍在東三省上海天津各處所殺害之數萬華人生命，所毀滅之數十萬萬之華人財產，則相去天壤矣。在此種愛國憤慨中所激成之民衆運動中，有時或有二三激昂之徒，運用並不完全合乎嚴格的法律規定之方法，以求該運動之加倍有效者，然吾人一念及中國最富饒之東三省，爲日軍無理侵略而佔據，則此種行爲，殆亦可認爲合理。試問任何其他國家，若承受同樣暴行至於威脅其生存，則情形又當若何？故就目前狀況論，即使中國政府宣佈今日全中國之對日經濟絕交爲合法，以求實行該項運動之更整齊之方法，亦不能謂爲全無理由也。然中國政府，則尚不出此，即此可見其政策之溫和容忍矣。中國對日本實行經濟絕交，乃出於無可奈何，此點吾人最應注意。蓋經經絕交，雖爲對日軍暴行之一種抵制方法，然對中國人民自身，亦有不少損害。中國酷愛和平，對國際爭端，尤時時以和平政策爲主，故對日本此次侵略，亦極望以公斷方法獲得解決。日本在軍備上，雖較中國爲強，然亦爲國際聯盟會員國，若能依照國聯盟約中規定之和平方法之一，向中國提出任何要求，此爲中國所最希冀者，然日本軍人計不出此，自始即以武力爲政策，實行其預定之侵略計劃，故就中國政府觀，對日經濟絕交之精密的施行，乃爲必要者。且國聯之補救方法，即需時日，此種抵制手腕，尤不可緩。過去十四個月之經歷，似已證實此項見地之不謬矣。日本政府非特未曾履行其在去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一月十日之理事會決議案中所接受之義務，將日軍退入南滿鐵道區，反變本加厲，繼續活動，至今日而東三省各處，乃幾無一地不在日軍鐵蹄之下，而國際聯盟在此長期內，亦尚未覓得一種有效方法，可以阻止日軍在政治上或軍事上對於當地情形嚴重性之增進，或迫使日軍履行諾言，退入鐵道區，以符決議案之主張，吾人若不承認中國對日軍暴行運用經濟絕交以爲抵制，即是不承認和平合法之自衛方法。尤有進者，在現代世界經濟上，舉凡保護稅率分配制及限制滙兌之運用，悉已被認爲合法，此等方法猶被視爲合法之經濟侵略之自衛方策，則中國之經濟絕交，其性質既極相類，似何獨不准其運用，以爲抵制武力侵略之自衛方策乎？至中國對日實行經濟絕交是否與對日友誼及條約義務有衝突，此項問題，更非今日所

應問。蓋欲决此問題，吾人必先詢在日本政府在朝鮮屠殺無數華僑，在滿洲上海及其他各處，侵略中國國土，殺害無數中國生命，毀滅無數中國財產，種種暴行之下，中日邦交是否尚可認爲友善。在日本有意破壞一切條約義務之下，中國是否猶應努力履行單方面之義務。此後二問題，吾人若獲得答案，則前一問題，自可無庸提出矣。

余深望上述各點，在考慮中國對日經濟絕交問題上，及對於此項運動之眞正意義上，多少有所闡明。中國國家思想，近年雖極迅速發展，然實際並無排外意味。中國一般輿論，雖希望若干政治性質之特權歸還中國，以符中國國權之尊嚴，然任何富有理解性之華人，除運用世界公認之談判及協定方法以達到其目的外，决不主張其他方法，有時吾人或可在街頭牆角，見得一二標語，或在學校講壇上，聽得一二演說，對中外國交之現行根據，有所指摘，然此種標語演辭，决不能代表全國之謹愼態度，適如西方各國之共產報紙，不足代表各該國之一般意見同也。中國國民黨孫先總理所倡導之民族主義，爲三民主義之一，其性質全爲自衛的，和平的，建設的。此項民族主義，實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接後所得經驗之結果，爲一種民族的期望之表現，欲求中國從不平等條約中求解脫，以求與世界其他各國平等之地位，是以其性質純爲自衛的。和平的。同時該民族主義，又爲建設的，何以故？蓋其最後目的，實爲經民族主義之途徑以達到世界大同也。中國願望逐步進展，成爲一堅强繁榮之大國，俾全世界和平幸福上，可以有所貢獻。深知世界各國，其前進之最後一步，終將成爲一種「國族」，共入於大同之境，此種政治上之最高見解，中國古聖賢之言論中，已每每有之，孔子即其一也。孫先總理更從而發揚光大其意，乃或爲國民黨主義上政策上之主要點焉。雖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之控制克服中國之傳統政策，則上下一致反對之。中日邦誼，每經一次衝突，日本之傳統政策，亦愈見顯明，而其足以危害中國之安全生存，亦愈益無疑。中國人民之視目下東三省事件，並不視爲局部事件，而視爲日本全部大陸政策之一端，善哉報告書二十三頁中之言云：

「近數年中日本之要求，在中國方面已認爲對於中國國家願望之一種嚴重挑戰，較之列强所主張之一切權利，尤有甚焉」。

中國人民之作此觀念，並非出於疑懼，實乃出於過去數十年之經驗習知所得也。至對於其他各國，則中國絕無排外之意，上自政府，下至人民，皆誠心願望中外各國間邦誼之敦睦，以爲互相利益，關於此點，殊無需余之多言，今僅舉數字爲證，現在各國僑民之在中國平安工作生活者，其有三

十六萬人，外商行號，共有八千二百家，僑民中，有七五六七人爲敎士，在中國內地各處傳道，幷無困難艱險，即有肇事，亦屬例外。即在中國本部之許多日僑，雖當此中日情感緊張之秋，在中國政府保護之下，亦仍能安居樂業，絕少不測事件之發生也。更有一事可證明者，中國許多國營事業中，雇用外籍人員甚多，中央政府各部會中，即有八國專家四十餘人，襄助一切行政，此後人數，且更有增加之勢。報告書中對於此點，亦曾提及，其言曰。

「國民政府近來對於解決中國各種問題，均尋求及接受國際之援助，如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之財政事宜，自一九三一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以來，聯絡國聯專門機關以辦理經濟之設計及發展事宜，又於同年辦理水災救濟事宜等等皆是。」

最近國民政府曾請國聯爲介，聘請專家多人來華，研究敎育衛生濬河農業及絲業等等問題，中國對外若果有仇意，則此種合作計劃，當未能獲得若是之成功也。日方所提出對於中國之指摘，其目的顯然爲求淆惑聽聞，藏飾眞問題，其所有比較重要各點，余已爲指出其不當矣。遠東和平之眞正威脅，實爲日本之大陸政策，亦已如上述矣。然則關於本案最關重要之各項事實，其已在報告書中闡明者，果爲何乎？試爲諸君一道之。日本對於其九一八事變及其後種種行爲之解釋，曾提出許多誇大異常的要求，中國政府對於調查團報告中各節揭徵發隱，甚感興味。日本曾聲請中日懸案，多至三百餘件，日本之所以取武力行動，實爲求此等懸案之圓滿解決，然調查團報告書六十六頁中言：「惟所謂兩國間有三百件未決之案，又爲解決各該案件和平方法，已由一方逐漸用盡等語，則均未能證實。」報告書又稱：「於是必要時，應以武力解決一切懸案之語，遂爲一通行之口號。」又稱：「凡武力解決之決議，陸軍省參謀本部等討論武力計劃之會議，以及關于必要時如何實行此項計劃所發致關東司令官及駐在奉天九月初被召至東京且主張從速以武力解決一切懸案之土肥原大佐之確定的訓令，均在各報中隨意引載。閱各報關於此種種方面及其他團體之情感之記載，即可知情勢日趨于危險的緊張」。報告書六十六頁，又指出日本陸相在東京之激烈演說，主張日本在滿洲軍隊，採取直接行動，並指出在瀋陽日軍夜操之挑釁行爲，及其不時的開火，最後乃述及九一八事件。該項事件，就報告書中所稱，乃爲「武力佔領滿洲之初步。」觀於此，可見目下中日爭端之導線，並非一國對另一國之懸案之未解決，而實爲日本軍事當局之干涉行爲。又關於中日懸案，調查團在報告書中，固已表示其性質可用公斷或法律的方法解決者矣。然則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月

十八十九之武力行爲，是否果如日本所稱純爲自衛行爲乎？此問題之答案，不特對中國乃且對國聯含有最大之重要性，蓋此點與國聯盟約之規定大有關係也。日本聲言日軍犯滿，實爲自衛行動，然調查團對日方此說，並不同意，其言曰。

「中日雙方軍隊間情緒之激昂，實無容諱。本調查團曾得一種證明，日方於事前確有充分計劃，以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之戰事。此計劃於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夜，見諸實行。迅速證確中國方面遵守上舉之訓令（見六九頁）既無進攻日軍之準備，在彼時或在該地亦無危害日人生命財產之計劃，對付日軍，並非集中應戰，亦未奉命開火，故對於日軍以突擊及其以上之行動，莫不認爲詫異」。

日方聲言九月十八日晚約十時間，中國軍隊在瀋陽附近曾炸毀該處之南滿路軌，日方製造此項藉口，無非借作其軍事計劃之導火。報告書之言曰：

時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至十時半，在路軌上或路軌旁發生炸裂之事，雖無意義，惟鐵軌縱有破壞，實際上並未能阻止長春南下列車之準時到站，斷不能引日軍行動之理由。故前節所述日軍在是夜所採取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爲合法之自衛手段」。

此點極關重要，瀋陽附近之所謂炸裂事件，如不能認爲日軍在附近各處軍事行動之合法理由，則同時日軍在數百哩外之中國其他各處如長春吉林營口等地之軍事行動，當然更不能認爲合理。日軍攻擊華軍軍營，並放火焚燒之，而華軍則因曾奉令不得對日軍衝突者，此點報告書中亦曾道及矣。

日本當局對于剷除東三省之中國文官，不遺餘力，報告書中對此亦甚加注意。九月三十日，國聯理事會通過決議案後，正在該議案之有效時間，日本對東三省華人文官勢力之摧殘，進行尤猛。吾人試觀該決議案之內容，其第二節則云：「理事會對于日本政府之聲明，謂對于東三省並無[illegible]領土之意，認爲重要」。其第三節則云：「理事會知悉日本代表之聲明，謂日本軍隊業經開始撤退，日本政府當以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有切確之保證爲比例，仍繼續將其軍隊從速撤退至鐵路區域以內，並希望從速完全實行此項旨願」。其第五節則云：「理事會知悉中日代表已保證各該國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防止事變之擴大或情勢之愈加嚴重」。此項決議案，係由日本所接受，然事實昭示於吾人者，則如何乎？中國遼寧省政府之官員，如代理主席，財政廳長，教育廳長，公安局長等等，被日軍之壓迫，不得不退出省政府所在地之瀋陽，而避至瀋陽以西數十哩之錦州城。報告書中稱：日本不准中國當局避出瀋陽以至錦州設立省政府，且設法以毀滅之，十月八日，日軍飛機即從事轟炸錦州省政府所在地之交通大學，火車站，樹有紅十字旗之醫院，及其他絕無武裝之各地點，日機低飛時，更作機關槍之掃射，是日本用意在完全

擯除中國當局之勢力：彰彰明甚，而此種中國當局，其對於南滿之政府組織及治安維持上，實均為不可缺者也。錦州吉林及滿洲其他各處之華當局勢力，遂一被日軍消滅後，日方乃從事歎惜痛恨滿洲各處之無秩序，日方目的，無非在取華當局而代之，此項目的，中國知之，而日本則否認之，其裝腔作調，國聯理事會及大會，殆已熟見之矣。日首相犬養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曾表示中國即以滿洲奉送日本，亦決不接受，然同時各中立新聞機關如聯合新聞社路透電報社等，則不斷的報告日當局竭力直接的或由其傀儡間接的攫奪滿洲治權之事實。余之所以請諸君對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轟炸錦州事件及其後錦州乃至滿其他各行政中心被佔據事件特別注意者，其原因即在指出日當局之絕無誠意，一方面繼續阻撓本案之和平解決，一方面更對國聯盟約及其他法理加以踐踏也。日本藐視國聯尊嚴之結果，其所加於中國人民之痛苦，不知凡幾，余亦不願詳細指述，重增在場諸君之不安。惟有一二點可道者，試為諸君陳之。日本先於九月三十日，旋復於十二月十日，對國聯保證，不再作何行動，以增加事件之嚴重性，所謂任何行動者，當然包括殺人流血事件之導火行為在內，然保證儘保證，而行為自行為，在中國近代史中，中國土地上及行政上主權之所受攻擊，當以日本此次暴行為最，日本軍事行動，已將三千萬中國民衆與其大部同胞隔絕，東三省效忠於政府之官員悉被除名而代以日本之傀儡，東三省之關稅鹽務機關悉被強佔，郵局電線礦產鐵道無線電台及稅收機關以及稅收悉被攫奪，至今日而任何行政方策求得日方允許等等，不能在東三省實行，凡此種種，皆日本違反其對國聯莊嚴之保證而獨斷獨行之繼續的恐怖政策，及同化政策之表現也。調查團報告書一二七頁有云：

「日本軍隊未經宣戰，將向來毫無疑義屬於中國領土之一大部份地面，強奪占領，使其與中國分離，並宣布獨立，事實具在，此事經過所採之步驟，日本謂為合於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義務，而實則各該約之義意，正在防止此種「行為」。

不特此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更繼續侵略華土，進攻上海，殺傷華人二萬四千餘人，毀滅並未武裝之城之上海及其附近各處之財產，價值至十五萬萬元之鉅，駐滬之新中國軍隊，即與日軍接觸，其抵抗成績，不啻對有關各方作一通告，謂中國人民固能極度容忍而採取消極抵抗，然亦能奮發有為作強有力之武裝自衛。然日本雖在滬遭遇惡運，並不中止其野心，一意孤行，更可於其公然承認所謂「滿洲國政府」之一舉中見之。日本承認「滿洲國」，乃在本年九月十四日，與偽組織訂立所謂議定書，蓋已完全不顧其對國聯盟約及其他國際條約之義務，及其屢次對理事會之諸

言矣。關於東三省狀況以至「滿洲國」之被日本承認，調查團報告書九十七頁有言云：

「故獨立運動，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滿洲從未聞得，所以能有此項運動者，僅由於日本軍隊之在場，甚爲明顯。與第四章所述之日本新政治運動有密切關係之現任或已退職日本文武官吏，曾考量組織並實行此項運動，認爲一種解決九月十八日事變後滿洲局面之方法。該官吏等利用某種華人之名義及舉動，並利用不滿於前政府之少數居民，企圖達到上述目的。日本參謀本部自始或至少在短時期內，明瞭此項自治運動之可以利用，又毫無疑義。故該部對於獨立運動之組織分子，予以援助及指導。調查團認爲滿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證據，確信助成滿洲國成立之原動力，雖有若干種，但其中兩種，即一爲日本軍隊之在場，一爲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兩者聯合發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判斷，若無此兩者，新國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現在政體不能認爲由眞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

吾人觀於報告書上項意見，則對於日方所稱東三省之獨立運動，乃出於當地人民之自願者，可以無須再加反駁矣。

上述種種，皆爲調查團調查所得之較重要各點，及其合理的結論，然則吾人應有何解決方法乎？此問題之答案，自應由特別大會供給之。蓋自今年二月間起，中日爭端業已移交大會處理也。調查團對於此點，爲便利討論以求解決辦法起見，曾對理事會列舉解決辦法之條件原則及意見數點，俾供參考。中國代表團對該數點之意見，保留其俟下次討論時發表之權，但同時余欲提出報告書意見之一點，以爲諸君道。

報告書一三〇頁中稱：任何解決方法，應符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規定，此乃一最重要之原則，爲莊嚴簽字於各該和平條約上之各國之所不可不尊敬者也。中國政府屢次聲言，尊敬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之必要，蓋各該約文正式的或暗示的均表示尊重中國國權及其政治上之獨立及土地上行政上之整個性者也。中國代表于去年十月二十三日理事會席上，曾稱：「中國及任何他國間之交涉，必以中國在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下之權利義務爲根據，並須尊敬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中所立之原則。」中國政府對於此點，仍堅持不變，故對報告書之同意於中國政府之態度，不勝滿意，此後對於任何建議，如能符合此項重大原則者，則中國必樂於討論者也。吾人根據此項主要原則，乃可得補助原則數點，從此對於中日爭端之主要爭點，乃更可獲得明確之見解，以爲世界和平基礎之助力。茲謹爲諸君略陳之：

吾人不應鼓勵侵略。報告書中稱日本之軍事行爲，不能視爲自衛手段，斬丁截鐵，斷然無疑，易言之，此種軍事行爲，即是侵略行爲也。國聯盟約第十條稱：「國際聯合會各會員國，對於全體會員國之領土的統一，及現行政治的獨立，應

尊敬維護之，使不受外方之侵略」。是以中國既毅然保證決不受外國侵略在前，自不能因此項侵略而遽放棄其在被侵略前所有之權利，反之，侵略國在實行侵略行為前所不應有之利益，亦決不能因其侵略行為而遽使其獲得之。此項維持世界和平正義之原則，吾人若不尊敬而履行之，則即是獎勵侵略行為，因其足使任何一國以不當行為獲得不當利益也。此種先例一開，世界和平前途之危險，即不堪設想，而調查團報告書中，固稱「要之，維持和平之旨趣，舉世相同，倘國聯及非戰公約原則之實施，在世界任何部分失其信仰，則此項原則之價值及效能，將無往而不受減損，」此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職是之故，任何一國既受保證不受外來侵略，則一旦竟受是項侵略之後，自有要求賠償損失之權利，中國政府是以對解決本案事件上，保留其提出要求賠償之權。關於此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中國代表在理事會會議席上，已聲明「中國推定本辦法（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派遣調查團之決議，及主席之聲明），對於中國及中國人民因東省事件而發生之損害及賠償問題，無論直接或間接，均不生影響，中國對於此點，特提出特別之保留」。理事會及特別大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就其尚未實行之各點觀之，自應該認為繼續有效，如日本政府依照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之規定，應將其軍隊撤回鐵路區，日本對於此項義務，自仍應履行，須知中日爭端解決之先決條件，即為日軍之撤退也。中國政府在不背其對於本案之屢次宣言，並深信國聯其他各會員國並未變更態度之下，以為本爭議之全部若不先認定，舉凡一切軍事佔領壓迫或在軍事佔領時用武力造成之既成事實之壓迫，不先解除之，則決不能進行公平的解決。以上種種原則，在中國政府之意，應在任何公正永久的解決方法中受承認，蓋吾人對於調查團報告書中所有重要而詳密的事實的研尋。自應加以尊敬，而對於為人類永久和平希望所集中之國際新生命之維護，更應加以注意也。以上余所言各點，茲再為諸君概括陳之，以為總結。（一）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對於調查團之成績表示感謝。（二）中國代表在東三省時忍受種種不需要的阻撓，使其未能充分完成其對調查團的責任，乃致調查團於其重要之工作上，增加不少困難。（三）中國現況在表面上雖有不安定之現象，實則中國人民全體有一種主要的共同目的，正以全力赴之，惟中國在統一努力上，屢因日本之傳統的干涉阻撓政策而增困難。日本因恐懼中國統一之故，一方對中國之前進力加以阻礙，一方則向世界大聲疾呼，表示遺憾於中國之分裂，言行絕不合一。（四）東亞及全世界和平之最大威脅，實

爲日本所謂大陸政策，其目的在征服亞洲乃至全世界，又其進行之步驟，則係由朝鮮台灣而滿蒙而華北而華中而華南而南洋各處，乃推進至於全世界。(五)中國並無仇外之意，中國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僅爲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之一種自然的反動。此項運動，雖使中國人民自身感受鉅大損失，然爲自衛故，及不得不採取此合法而和平之方法也。(六)余已提出調查團報告書中重要之事實，及關於滿洲狀況重要之結論，請諸君注意。(七)余已提出尊敬維護國際和平條約之主要原則，及其補助原則，此等補助原則，乃可從報告書之事實之報告及結論中合理的獲得之者，此種原則，在中國政府之意，應爲考慮任何永久解決方法時所不可或忘者，調查團之報告書，在過去十個月中，國聯無日不望其早日完成，俾從中可得一解決中日爭端方法之根據，該項報告書已經完成，而在諸君前矣，調查團對于中日爭執之主要各點，一以端詳精密之觀察赴之，結果吾人乃得一對於東三省情況之明確報告。舉凡事實之臚舉，及意見之表示，均條列清晰，明白了當，今日者，已至國聯採取迅速有效舉動之時矣，若再遲延時日，則非特使東三省三千萬中國民衆多受流血痛苦，深恐公衆輿論對此尊嚴的世界和平組織之國際聯盟之權威之信仰，亦將一落千丈萬劫不復。猶憶努力世界和平最力之故白里安氏，于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理事會會議主席時，曾言，若再將此種形勢延長，則是對此已經綿延過久之憂慮，更從而加甚之，自氏之作此言，迄今又逾一年，在此一年中，日軍繼續在東三省上海天津進行其侵略行爲，致中國無辜人民之被殺害者，又增多萬千，中國財產之被損毀者又增多數十萬萬元，吾人目前之地位，已達于不僅中國之生存感受危險，抑且國聯之命運橫行被挑戰之境，吾人若求中國之不平得一補救，世界之和平得一保障，則亦惟有依照余所屢次提及之國際和平各條約所規定之正義的原則，以求迅速有力之解決方案耳。

（完）

架子

季森

㈠文人書生的酸架子。

㈡假大老官的臭架子。

㈢荷花大少的空架子。

㈣摩登少女的蕩架子。

㈤大學生的西裝架子。

㈥小癟三的窮神架子。

㈦大老板的市儈架子。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起至二十二年一月五日止





國聯休會中之爭辯

十九國委員會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宣告休會後，對於中日問題仍進行非正式之調解。關於日本修正案有所接洽，並經日代表杉村將屢次與德留蒙交換意見之結果，報告日本外務省，據該報告稱：國聯最終之意嚮爲無論如何堅持於某種形式下，承認中國對滿洲之宗主權，業已明瞭。故日本政府對於再開後之國聯大會決定採取斷然的態度。且國聯之意嚮，對於中日問題將拖延至明年三月。一俟四月美國大總統就職之後，則一舉而訴諸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之狀態，頗爲顯明。故日本爲澈底的破壞此項企圖起見，外務省正在考究方針。我國關於解散僞國一點，堅持不能讓步。如日方對此點不能放棄其謬妄主張，任何調解絕難生效。故當局對調解前途甚表悲觀。

二十五日法國「文藝報」載顧維鈞及松岡之談話：顧氏略謂，「余願詳述一簡單而重要之事實，日本不斷向世界訴述中國不統一或無政府，但同時又不遺餘力，破壞中國之統一。故目下之問題，即日本是否欲中國統一？日本畏懼中國之統一，阻礙日本之吞併政策及侵略之夢想，調查團報告書亦暗示日本之恐懼，報告書述說東北實情，極爲淸晰。此時國聯宜取澈底而有力之步驟。國聯如再猶延，恐將再演流血慘劇，並增加東北三千萬人民之痛苦。關於中日問題之談判，已逾年餘，如此案再延遲不決，則增加中國人民之犧牲，日本可擴大在東北之勢力，或侵略中國其他部分」云。松岡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並非完全不利於日本，調查團能明瞭最複雜及一般人所不深悉之局面，日本政府極爲感激。但調查團在中國之短時



他要去加以考察

（紐約時報）

中日糾紛國聯行政院的進行曲



自右往左(西)馬達里亞加，(主席)凡勃拉，(秘書長)德留蒙，(捷外長)貝尼斯，(英外長)西門，(法)彭考，(義)亞路易，(日)松岡，(巴拿馬)康拉，(瓜地馬拉)瑪德斯，(德)紐拉斯，顧代表，萊頓爵士，(波蘭外長)貝谷，(諾威)布蘭得南特，(墨西哥)巴尼。(大阪朝日)

間，及其調查地點之範圍，未能深切認識中國之情形。調查團祇悉中國不重要之地方，而對重要之事件，祇能得不可靠之宣言或報告。幸而調查團能得見中國之排外運動，此種運動，實由國民黨所指使，惟報告書未提抵制日貨運動，中國以此種運動爲內政之工具，以奪列强本合法條約得來之權利。報告書承認日本爲受中國無政府狀況影響最大者，日本政府相信本盟約第十一條，只國聯行政院有權討論中日問題，吾人希望中日問題，能速解決。此次日內瓦之辯論，使日本國民印象極惡，凡歐洲外交家深知日本在東北之犧牲者，皆不歸罪日本，外間對東北之政治及經濟情形，似尚不確切了解，但余希望局外人將能了解」云。

我代表顧維鈞二十六日又致國聯秘書處備忘錄一件，駁斥日本之狡辯，共分四章，共要點：(一)將委員長之剿赤工作，迭受日本侵略之影響，非常困難，但至今日卒告成功。(二)所謂一八九六年中俄秘密盟約，今已不復有效。(三)當日俄戰爭時，日本拒絕中國參加，要求中國中立，其後由美故總統羅斯福之主張，始將滿洲歸還中國，並明定於樸資茅斯條約中，日本信譽，因此役大受貶損。(四)日本所稱一九二七年蔣總司令會請日軍留駐濟南，及日本對張學良勿聽從南京之勸告，實由張氏自已主動之兩說，均屬絕對無稽之讕言。

元旦國府獎忠勇

歲序更始，國難依然，首都新年，中央黨部·國府·元旦均舉行民國成立紀念會，由居正·林森報告。大意均謂國難仍極嚴重，自今日始，應加

緊努力，以應付一切困難。國府紀念會畢，即舉行授勳典禮，受勳者爲蔣光鼐・蔡廷楷・張治中・戴戟・俞濟時五人。行禮如儀，蔣・蔡在閩未能趕到，由林按次傳張治中・俞濟時・戴戟至前，授與青天白日勳章，主席與受勳者皆無演詞，但禮節甚隆重，尤以授此勳章與抗日之淞滬將士，極引起一般人之注意。

二日晨中央黨部紀念週，何應欽講演題爲「自力生存以救中國」大意謂我國內憂外患，原因雖多，而全體國民之自暴自棄，確爲一基本原因。從今日起應立一最小原則，此原則即爲「自力生存，」中國整個國家，固有國力，未會盡量發揚使用，徒欲倚賴他人，以圖徼倖生存，此實不易，且不能容許，關於培養國力之要點，㈠國防上力求自衛，㈡經濟上人能自給，㈢政治上走入自治，㈣學術上獎勵自創。今日中國只有全國上下集中意志，團結精神，一致在三民主義信仰之下打破其自私自利爲個人爲家族的心理，一變而爲公忠爲國的心理，各發揚其固有知能。共謀在短期內肅清匪患，防救天災，抵抗强權。

日軍侵熱已具體化

自東北義軍先後被挫後，日方攻熱，益形積極。南京十二月二十四日電，日方暗中由朝鮮增派一師團至東省，於熱邊調集大軍，每日派飛機擲彈，形勢緊張，隨時有進寇之可能。二十五日日本軍部召開全國師團長會議，確定今年對滿對華及國防上一切主要計畫。同時參謀部亦召聯隊長會議，討論應付非常時機之作戰事項，及其一切對策。由是可知中日問題所決愈緩，日本侵熱之心愈劇。日人日造出種種謠諑，謂我方將有軍事行動，以掩飾其侵略陰謀，與前侵佔錦州之故技，如出一轍。據確訊，日方計劃擬於一個月內進占熱河，使東三省問題，更加擴大，轉變國際空氣，使明年一月十六日國聯十九國委員會重行集會時，更陷於無法解決之困境。又聞日人企圖先占據熱河北部數縣組織蒙古政府以割裂我國領土造成滿洲第二。二十九日東京電，日政府對滿洲軍事決再增兵一師團，限於陰曆年內進占熱河。駐熱邊之劉桂堂部軍官某氏二十九自魯北赴平，向某方報告日軍攻熱及威脅與利誘蒙人之陰謀。據談日軍攻熱計劃：第一路爲朝陽。意在截斷對於凌源以北我方之聯絡，且可直搗承德。惟此路因我方實力頗厚，故日軍主力係集中此路，將爲正面之衝突。第二路爲開魯。此路除熱軍騎兵第九旅崔旅外，餘爲馮占海部及各部之義軍，並因距洮南通遼一帶之張海鵬部頗近，故除利用蒙匪擾亂，則決以張海鵬部進攻，日軍則在後方督戰，連日則在開魯前方與我軍之零星接觸，概爲此項日張混合（日對張部頗存戒心，故張軍中多有日軍混合，所有監視張軍也）軍隊。第三路大本營似在洮安。由洮安再至突泉。其目的完全集注於熱邊極北各部之蒙人。其所採手段，先利誘而後威脅，收買蒙人，鼓動蒙古獨立，並予以種種優厚條件之煽動，否則將採嚴厲之處置。蒙人無知，多有受其愚弄，起而抗我，劉部在魯北兩方，迭與此項被日軍收買之蒙匪衝突，奪獲蒙匪槍械中，時見日本最新式之步槍，由此可以證明日軍對蒙匪之武器已有援助，其促成「蒙古國」之陰謀，亦爲不可掩飾之事實云。大通路錦朝路沿綫情況甚緊。每路日軍兵力各爲一聯隊，錦西縣近開到新編之僞軍六旅，每旅約六百人。日皇侍從武官町尻視察遼西，已畢。元旦，日軍在榆關挑釁

，血戰二日，於三日占領該地，塞北屏藩盡撤，華北日愈危急矣。

我外部上月二十九日將日軍最近在熱邊情況電日內瓦我代表團向國聯報告，萬一發生事故，應由日方完全負責。三十日日政府答覆我外部上次對山海關事件抗議。謂該案業經當地軍事長官了結，抗議各節似係誤會，語頗滑稽。

上月二十四日，日本陸軍方面，就國民黨所開三中全會之對日態度，非公式的作如左之聲明。軍部方面所應注意者，爲所謂澈底抗日案，其內容含有收復東北失地，由熱河方面採取積極行動，充實一般軍備及空軍，援助義勇軍，及澈底實行排貨等項。因是遂即依傳統的遠交近攻政策，而圖與俄美兩國成立提携。按國民黨之主旨在挑撥對日惡感，使國民之一時的感情作用，集中於日本，而期獲在對外方面，掩飾其無政府狀態，故此舉可謂爲足予東亞和平以重大威脅者也。當孫科提出抗日案時，曾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圖誘致其對於日本之壓迫，詎知此實無異於自進而使極東成爲世界爭奪之舞台，並導中國入於沒落之境。故各國有識之士，因鑒於此次事變之性質，而漸知與其强事維持中國此種不安定的現狀，毋寧從事整理其屬於和平禍根的問題之爲愈。蓋視此種方針，爲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建設永久和平唯一之道也。要之，我國須宜對危及極東和平之國民黨之存在及其外交政策，施以清算。

二劉內江分職會議

川省混戰，自十二月十一日起，即爲二劉主力決戰。劉文輝以生死關頭，作孤注一擲，將所部六七萬之衆，集中井研仁壽一帶。劉湘亦以對方全軍出動，未可輕視。故先期將善後督辦行署移設自井，以便指揮軍事。二劉鏖戰達半月之久。劉文輝至終不免失敗。其原因，(一)由於部隊集中一隅，給養發生問題(二)由於田頌堯再入成都，軍心搖動，故其心腹將領陳鴻俊，亦不得不倒戈相向。由劉湘改編充第五師師長。劉文輝自知難與爲敵，乃派冷寅東杜少棠携其親筆函件，到井謁劉請和。並要求條件四項：(一)自動辭去省府主席兼民政廳長職務。(二)全部改編四師。(三)以川康軍防邊總指揮名義退守西康。(按傳中央有以劉爲西康省主席說)，(四)成都財產完全予以保留。劉湘以此次作戰係聯軍全體意旨，個人不便單獨主持，乃電約鄧田楊李羅等到內江會議，商決一切。據官方消息，田頌堯於二十五日出省，沿途在晤楊森，李其相，直至二十七日午後始抵內江。鄧錫侯派李蘊明爲代表。楊森派喻孟羣爲代表。均與田同行。劉湘亦由自井動身。二十九日開會，決議內容：㈠設立四川善後委員會，各軍長均爲委員。㈡民政由善後督辦主持。㈢二十四軍仍須讓出岷江流域。㈣准劉文輝留少數部隊經營西康，餘部由聯軍處理。關於省府主席一職將爲各將爭謀之焦點。數月以來小民祇供彼等爭權奪利之犧牲矣。三中全會對於川事雖決議，由政治會議妥籌善後辦法，新年政務停頓，至今仍無下文。

蔣委員長歸籍掃墓

二十三日三中全會閉幕後蔣氏原擬二十四日飛奉化，因雨未行，下午乘車赴滬，藉促孫科早日入京就職。二十七日晨二時半抵甬，十一時抵奉化溪口。劉珍年聞訊，於二十七日午後由溫乘輪到奉，謁蔣報告。蔣抵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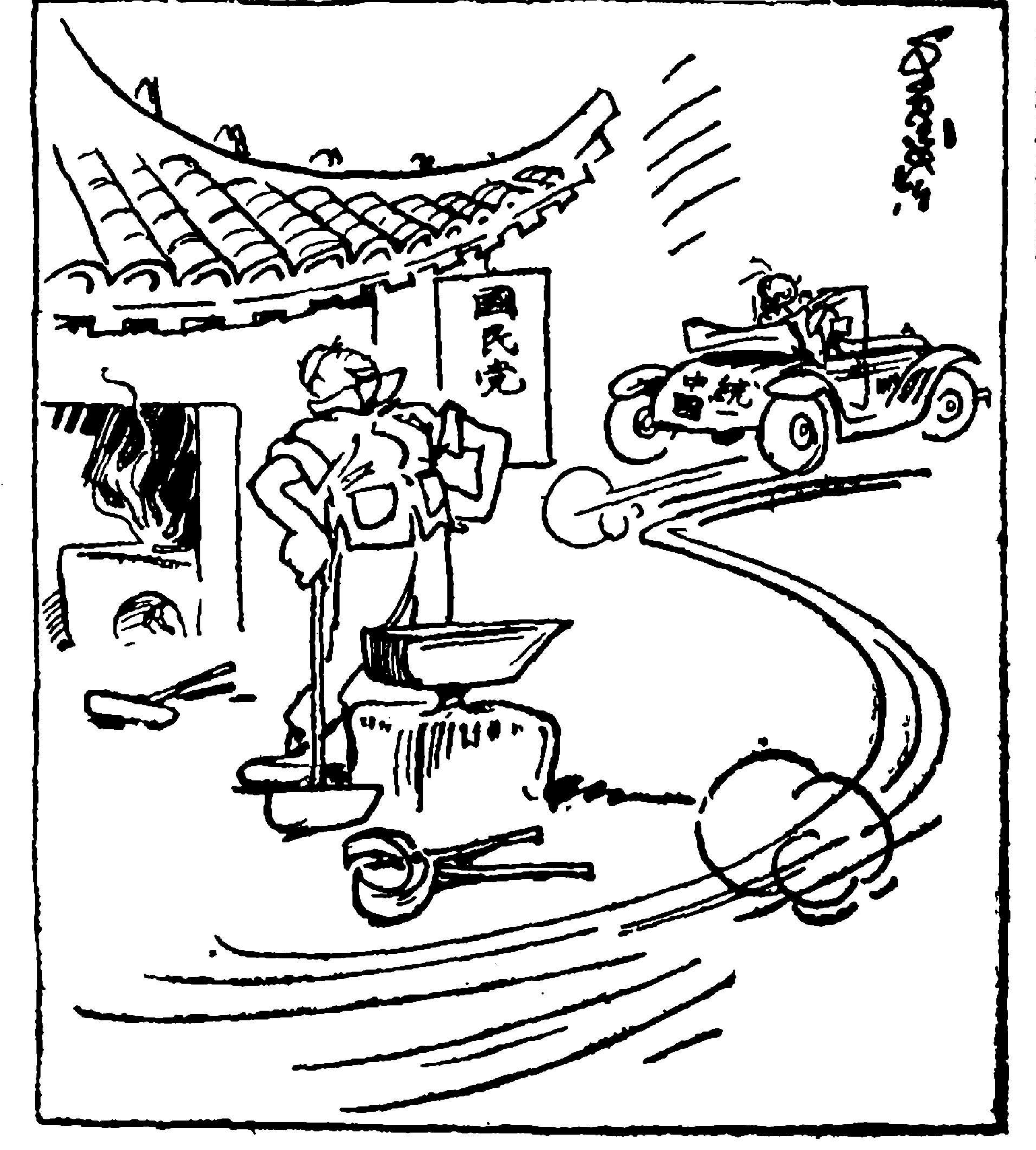
口後，即至文昌閣私邸休息，偕夫人往魚鱗奧祭太夫人墓。二十八日往武嶺學校視察，九時遊妙高台千丈巖等處。是時天雨，回雪竇寺，方丈太虛率僧歡迎，即在寺午餐。四時回魚鱗奧墳莊夜宿。一月三日返滬，轉赴杭。五日在杭視察航空學校，返京期當在六日。新任立法院長孫科，原定元



（上海新聞報）

旦赴京就職，後改四日，又延期定七日入京。外患如此嚴重，華北如此危急，袞袞諸公，如此鎮定安詳，從容不迫，毫無準備，空言抵抗，不知究竟是何心腸？中俄復交後，雙方大使，急待派定。我方已於四日中政會議通過任命顏惠慶爲駐俄全權大使，顏氏於國聯會議完畢後，即赴俄履新。

蘇俄方面於一日正式宣布，任命波格莫洛夫爲蘇聯駐華大使。據聞波氏久即將啓程赴華。



三中全會後（上海字林西報）

國外

新年前後國際情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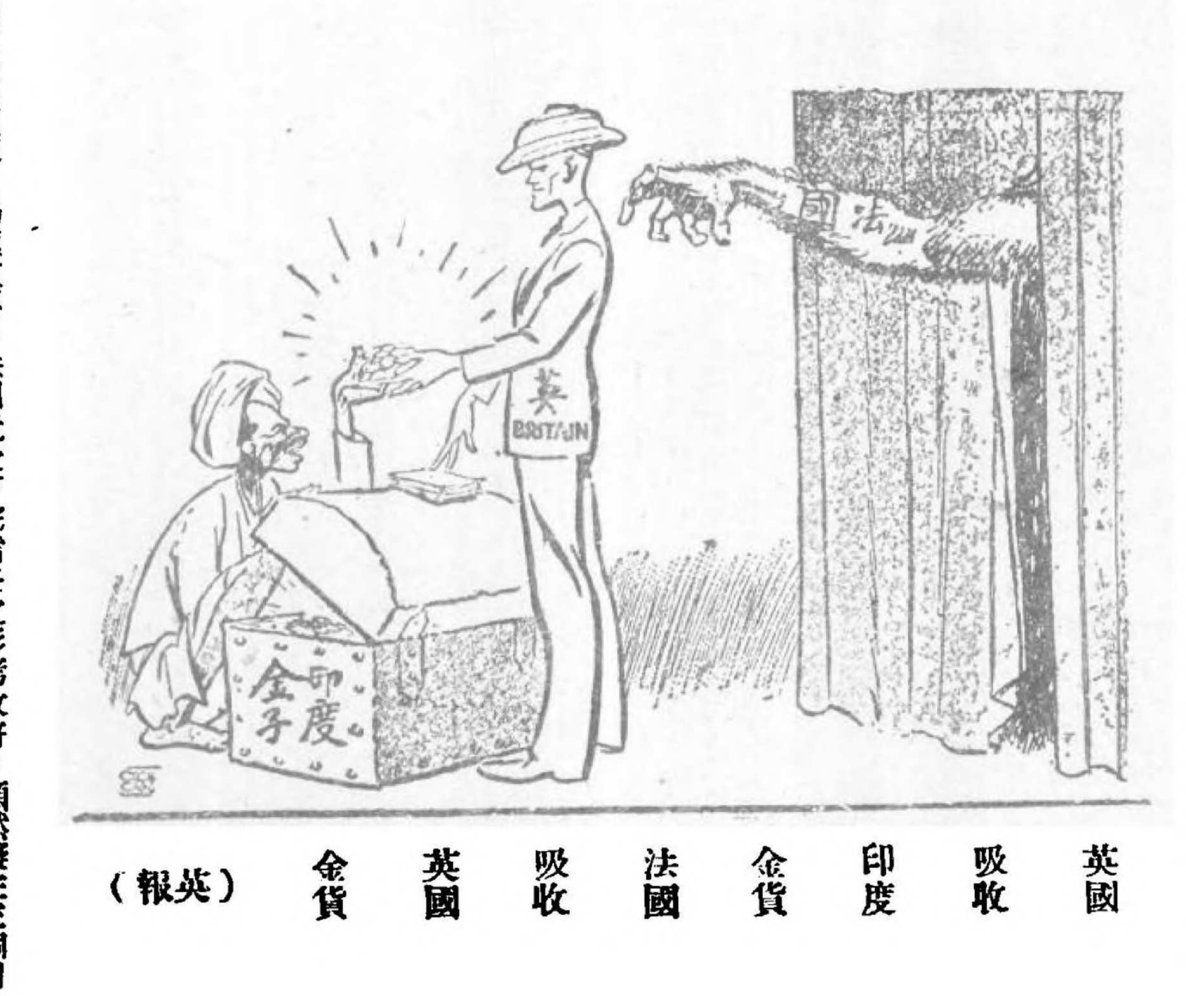
戰債談判擱置

法閣揆彭考去職二十三日晤美大使艾奇，法美政界與外交界極爲注意。據暗示：彭氏曾建議請美方提出某種方案，俾戰債談判可以恢復，彭氏指陳

彼受下院某種拘束，拒絕在戰債會議召集前，償付十二月十五日到期之戰債。倘令美國表示願意談判此事，下院之決定或可改變。胡佛總統嘗示：彼除照例辦公外，不作任何新動作云。二十五日未來美國務卿之挪門•台維斯氏近自歐返美，謂彼相信國際戰債問題之解決，將長行拖延。除非新總統羅斯福在就職後，立即召集特別國會會議，一年之中，修改戰債殊少可能。第二次歐洲應償欠美戰債六月中，各國或付，或不付，因屆時不能解決也。預料羅斯福三月就職，將召集特別國會，但彼是否提出戰債問題，仍有問題。羅斯福之意，召集第一次特別國會，處理救濟農業及失業問題，多人認如特別國會考慮戰債，亦將努力解決禁酒問題。華盛頓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因法國未能償付十二月十五日之戰債，英法關係確陷僵局

初次考察密室（美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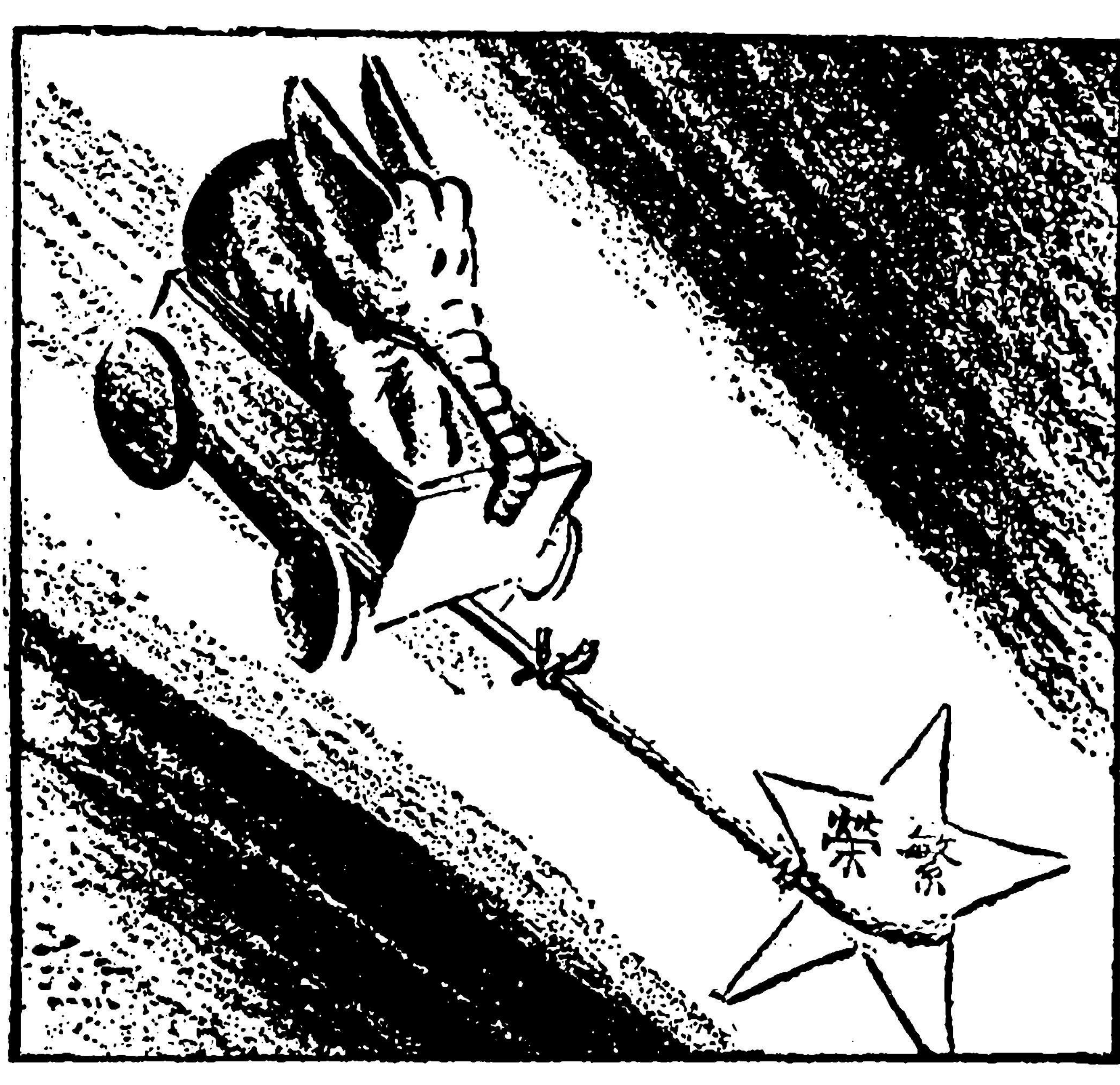
。國務部宣稱：國務卿斯蒂生訓令駐法美大使艾奇照會法政府，除非法國償還十二月十五日欠美戰債二千萬元，法美間各種談判如修改戰債締結商約，皆行停止。現下巴黎消息，謂彭考政府認在新總統羅斯福就職前，國際戰債問題，仍極重要。法國近受下院信任之彭考政府，顯然擬在三個月後，再作進一步動作。至此戰債問題無形擱置矣。



英國吸收印度金貨　法國吸收英國金貨　（英報）

羅氏準備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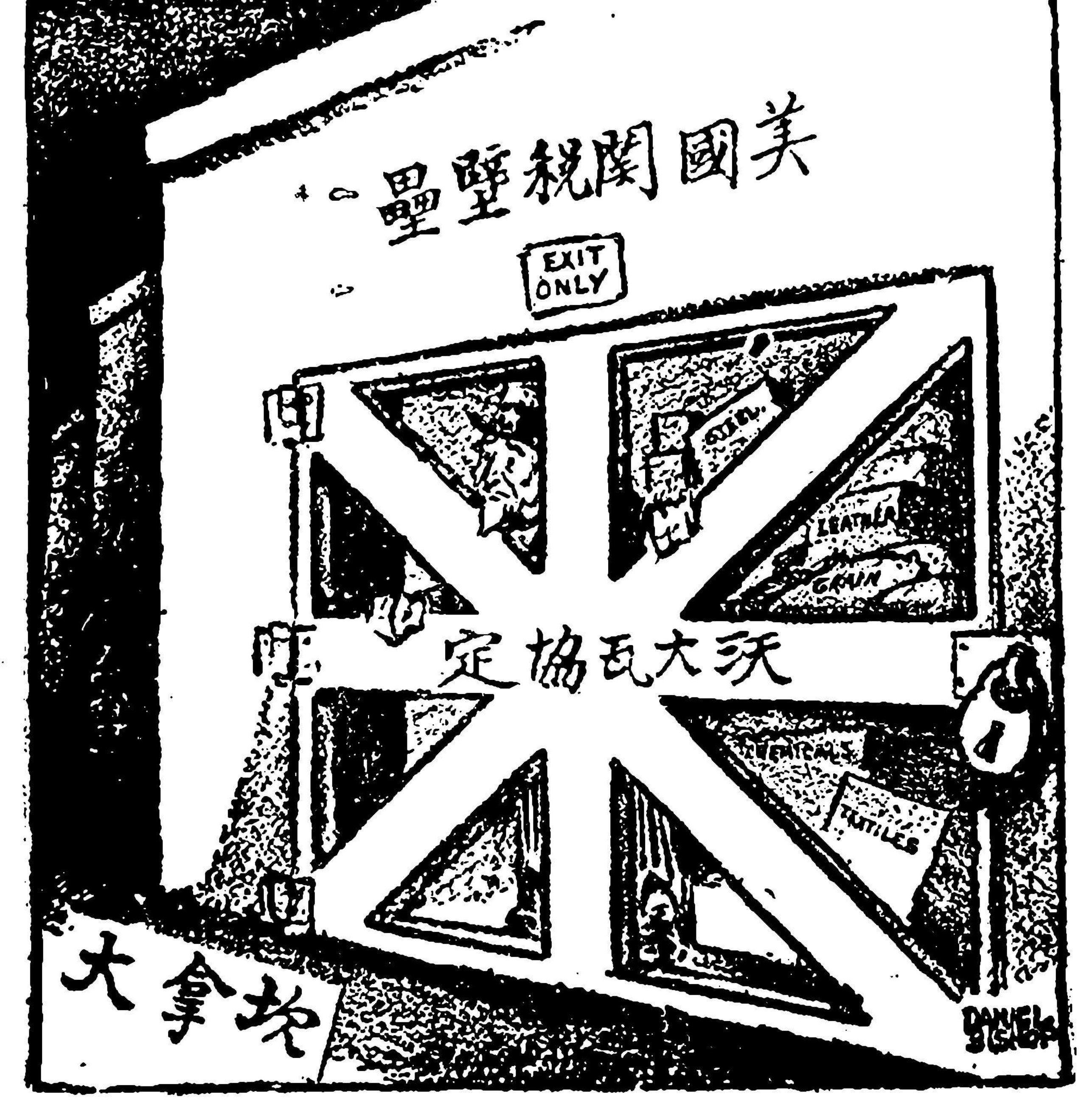
美國新總統羅斯福現與其親近左右楊沃溫等討論所有之重要問題，談話內容，嚴守秘密。相信國會將於羅斯福就職後，召集特別會議。召集目的在均衡預算。救濟農民。並早日開放啤酒禁令。此外將通過法案，以因應



美國共和黨將他的車繫在一個星上（美報）

戰債。國外物價緊急事件。美當局現時極注意世界經濟會議，前美政府曾提出條件，須不討論戰債與關稅，方允派代表出席，關於戰債之保留，頃已取消。羅氏贊成取消不討論關稅之條件。據預料，自本年起，美國外交政策將有更改。蓋自哈定總統就職以來十二年中，美國對世界大局，採取隔離政策，未能居於領袖地位。新總統羅斯福氏深明此項政策之失敗，故於現時至三月間就職期中，將與上下兩院民主黨領袖協商將來外交計劃。其第一次會晤定九日在羅氏紐約私寓舉行。

美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上月二十五日在美國新聞記者俱樂部之耶誕節聚會中，作重要演說。主張以聯合之國際行動，挽救長期之財政經濟



由外向內瞧（美國明星報）

蕭條。波拉宣稱：惟有聯合之國際行動，可以拯數千萬受失業打擊瀕於餓斃之人民。人類受世界普遍經濟衰落之困難，幾不能作適當之救濟。波拉稱各國政府，必須認識貨幣制度必須恢復，如欲拯救人類困苦，必須開拓市場，振興貿易。氏承認各國政府之工作，甚為艱巨，但並非超過人類成

就能力之外。氏警告反對不正當之信心，謂經濟問題能自行糾正。氏警告勿過樂觀，謂繁榮即在目前。新年中蕭條即告終了。

菲律賓獨立法案下院以一百七十一票對十六票通過聯席會議對浩維斯・嘉丁法案之報告，即呈交胡佛總統。該法案規定十年之後，允菲島獨立。對入美菲貨及入菲美貨，皆施行差等稅率。胡佛對此法案，態度未定。多數觀察者相信，白宮將否決此法案。共和黨屆卸職之期，反對菲島獨立者，因其經濟上尚未準備，此法案雖經美國會通過，但在施行前，尚需菲島立法院接受。現時菲島輿論，反對此案。菲人相信，如胡佛否決此案，擁護菲島獨立之民主黨不久執政，彼等將受較寬大之待遇。



美國禁酒令取消販私酒者大感失望（美報）

美國高里爾啤酒法案，規定認包含酒精百分三・二之啤酒為合法，早由下院通過，上院司法委員會，已提出贊成報告，觀點上院民主黨勢力之優越，通過當無問題，惟胡佛是否批准仍有待也。

裁軍會議因五強會議毫無進展，已陷停頓。今年美國預算百分之四十三用於軍事。胡佛總統所作之預算，共計四・二四八・七六九・七三一元，內

日美軍備競爭

有一・六二三・五一七・三一九元為發展國家軍力。國防費為五萬萬一千五百萬元。軍用飛機一千五百萬元。海軍建築四千五百萬元。下餘之百分之三十三，用於償還國家公債。

需要一個利劍（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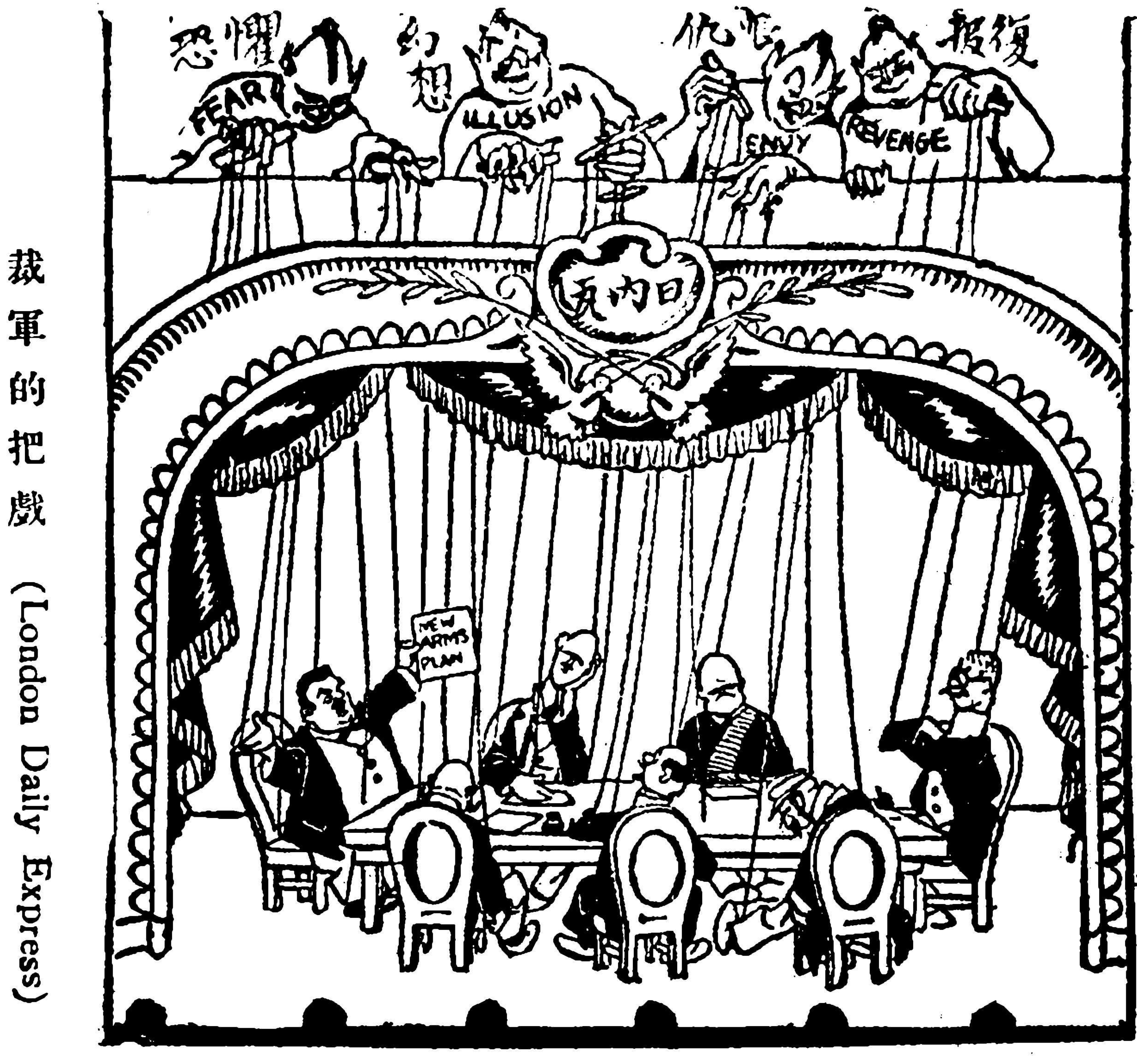
日本陸軍方面，擬於六十四屆議會中獲得協贊後，即於六年度起，實施兵備改善案，內容已於上月二十七日發表，㊀充實在滿兵力，遵照日滿議定書，以維持滿洲治安為目的，補充必需之兵力，現時派遣部隊，因係以平時編制為基礎，致有團體數雖多，而實力則不相伴，殊不便於發揮戰略。故擬自今年度起，縱不另行增加團體數，亦當充實各團體之內容，而使其所有之飛機，汽車，戰車，重砲與鐵道通信等技術部隊，較前增多，

藉便於其散駐各地時，亦獲遂行其較感困難之治安維持任務。至對內地預守部隊，則行極度縮減或予以廢止，以資作該方面戰略上之補助。㈢充實預備教育。此爲在依所謂兵備改善，而養成另增之新式部隊所需人員，故宜對平時軍隊人員或在鄉受教育之將校，及下士官兵等，施以臨機應變的



齋藤老翁說：『你們快「交」「匡救時局」「策」的答案吧』（大阪朝日）

教育。㈣改善各種緊急制度。大部分均屬軍制改革案所期望實現之緊急設施事項。例如爲充實下級幹部及中少尉，而採取短期志願將校制度，增加特務曹長，并修正幹部候補制度等是。㈤整備作戰史料。此係關於所謂充實並改善兵備本體之事項，如軍服·糧秣·衛生材料·獸醫材料等軍需品之整理，而特置其重點於重輕機關槍·輕溜彈砲·重砲·高射砲等兵器，及子彈·飛機·戰車·汽車·與瓦斯防禦機件等兵器之改良整備。因是特於八年度支出此項經費八千七百八十五萬元，九年度以後，亦擬視財政狀態何如，而要求增加此項經費。



裁軍的把戲（London Daily Express）

元旦法國海部宣布，自元旦起開始建築鄧可克號之世界最新式之戰艦

矣。三日倫敦訊，英國亦計劃立着手建築超過德國之袖珍巡洋艦矣。縱觀大勢，裁軍殊難有進展矣。



日本財政險灘（大阪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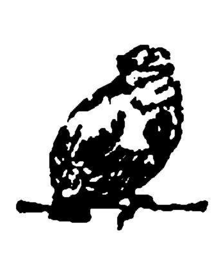
德法關係進步

二十八日法德商務協定兩件全文已發表，第二件亦經發表。第一件對一九二七年草約加以修改，其主要規定，對於現行稅則得於兩星期前通知後，即可修改最惠國條款之應用，或將予以限制，以代認為通則。第二件規定在巴黎設立一法德聯合辦公處，解決匯兌困難。自此簡短而饒有意義之法德新商約發表後，得悉其重要性超過預料。近頃發生之各種政治經濟與財政糾紛，使法德商務關係，蒙受影響不淺。「伏錫時報」論調即注重此點，謂據政界人士觀察，此約為洛桑會議取消賠款以及日內瓦五國會議同晉軍備平等後促進法德關係之一大步驟。該報尤讚揚新約富有彈性，俾雙方得充分自由行動，以因應經濟蕭條期中之困難。各報並注重新約中對最惠國條款定有新方式，可以避免將來發生誤會之危險。



德國母親掉在水裏，他的兒子爭執，誰應擲救命圈。

(Simplicissimus, Munich)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一年十二月廿五日起
至廿二年一月五日止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毛澤東竄回瑞金。

▲蔣在滬訪宋慶齡未晤孫科。

▲何成濬出發赴陝。

▲韓復榘至平謁張。

▲日本軍部召開全國師團長會議。

▲日軍增兵岫巖。

▲蒙藏地震。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蔣乘逸仙艦赴甬。

▲蒙旗宣化使章嘉在京就職。

▲劉文輝乞和。

▲顧代表致國聯備忘錄。

▲猶國材代理黔省府主席。

▲商震來平。

▲戰債難望速決。

▲日第四十六屆議會開幕。

▲高凌百抵平謁張。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通過顏惠慶駐俄大使。

▲招商局案宣判，李國杰徒刑三年，七十萬沒收。

▲日軍雲聚熱邊。

▲蘇俄通令全國積極生產。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何成濬抵西安督剿徐向前。

▲蔣遊覽妙高台千丈巖。

▲中政會通過西京設市案。

▲宋子文發表水災賑務報告。

▲章嘉抵平。

▲馬鴻逵抵平。

▲美法戰債談判停頓。

▲法德商務協定公佈。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日軍計劃三路攻熱。

▲于右任到滬接洽西北賑務。

▲中常會討論國民參政會案。

▲張繼來平。

▲徐向前被圍，賀龍回竄川鄂邊界。

▲川省內江會議開幕。

▲愛爾蘭發生政潮。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五

▲孫夫人努力保障民權。

▲韓復榘返濟。

▲日軍部要求蘇俄承認偽國。

▲國聯秘書處發表顧代表通牒。

▲西安各界歡宴何成濬。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日本決定攻熱策略。

▲內江會議結果圓滿。

二十二年一月一日　星期日

▲國府授抗日將領青天白日章。濟南閱兵。

▲薩托渠交援。

▲夜九時日軍無端砲擊榆城。

▲蘇俄駐華大使任命波格莫洛夫。

▲德總統與經理致新年詞。

▲法軍部宣告造艦。

一月二日　星期一

▲榆關我軍抵抗暴日。

▲張學良電中政會。報榆關戰事。

▲日軍警告軍委張學良。

▲英議員蘭斯伯雷發表正論，主制裁暴日。

▲徐向前將竄鄂西。

一月三日　星期二

▲日軍攻入榆城

▲蔣電平表示憤慨。

▲美報主張歐美作合。

▲蔣介石返滬，當日赴杭。

▲英外交記者稱法德反對五强會議在倫敦開會

▲愛爾蘭國會解散。

▲美方對榆事鎮靜。蘇聯無表示。德責日本。

法報主張經濟制裁。

一月四日　星期三

▲榆城全毀，民死數千。

▲外部令顏代表呈報國聯。

▲中政會開會，商華北問題。

▲我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

▲外部向中外發表宣言，述榆事經過。

▲北滿戰事緊急。

▲德希特拉要求整個政權。

▲美詹森一主張對賴債國强硬。

一月五日　星期四

▲蔡廷楷請纓抗日。

▲胡漢民談決心抗日。

▲孫科談對日只有抵抗。

▲徐向前竄通江。

茶館壁上的歪詩

春冰薄。非薄。人情最薄。

老來苦。非苦。無錢最苦。

論評選輯

國民參政會之召集

此次三中全會開會之際，中央常務委員會有定期召集國民參政會之提議，且通過原則四條(一)二十二年內召集參政會議，(二)其產生方法，選舉與延聘並用(三)職權以約法為基礎(四)四個月內由中央常務會議制定法規，頒佈施行。

參政院之法規，待四個月後，由中常會議決發表，此時不應憑空懸斷，然立國之原則，初不繫乎條文而定者，固有若干方向，姑擬之以為討論之資可乎？

放眼以觀歐戰後之政治，厥有兩大類，一曰專政，二曰憲政，若俄若意屬於第一類，若英若法屬於第二類，至於德國之現狀，則為介於二者間。意俄之制，彼等只知有法西斯黨與共產黨，法西斯黨與共產黨以外，皆不容其生存，安有如提出參政會原案者集中國民力量共負責任以渡國家難關之言耶？

既曰集中力量，而設此民意機關，則民意之參加，以何為度，此不可不研究者也。目前之黨治，全國大政決之於全會與全國代表大會，其在平時，則為中央常會與政治會議，假令今後參政院果成，而法案賦以立法與議預算之權，參政院所通過，是否須再取決於黨之中執會或全國代表大會，果其然也，民意立於黨意之下，以民意為黨治之參攷而已，此與所謂共負責任，頗有間也。吾人之意，初不以黨治為必惡，民意政治為必善，然此二者之間，應有所取舍 ，擇其一而澈底施行之，若雜糅二者而一之，則成為非虎非狗之局，兩方之衝突無已時，而徒為政治上添無數話柄而已，故為主張黨治者計，與其貽後悔於將來，不如及早澈底思索一番之為得也。

既有參政院矣，其權限之大小雖不可知，要必有預算與立法之權，然民國二十年來向不聞政府有預算案之提出，即曾有之，亦徒以之擠塞議員之口，非眞有奉行之決心者也。近五年來軍政統系與行政統系全加紊亂，各軍招兵買馬，絕不待中央同意，各方稅收，則據為己有，他日參政院果開，財政部即有預算案之提出，會而議，議而決，以云實行，則幾乎遠矣。蓋行政尚未入軌，則立法權決不能善其用，質言之，在今日情形之上，即以英之巴力門移至中國，亦復無用，而況於國民參政院之薄弱乎？自治國之程序言之，要必有善良之行政，而後有善良之立法，若政府欲依賴立法以矯正行政，非惟不可得，徒以損害立法權或曰民意機關之信用而已。

國民參政會原提案之文曰，民意機關之成立，實為本黨早具之決心，

又曰非一心一德，不足禦侮，足徵政府之欲與民更始，相與更始，必先互信，即國民應以善意待國民黨，國民黨應以善意報之，一面國民黨保障人民言論結社之自由，一面國中之政治團體相約不爲出軌之舉，在此互表善意之下，而後有眞正一心一德之可言，而後參政院乃有效用之可言，是則有待舉國上下，寬宏其度量而後可者也。

嗚呼，寇深矣，禍燃眉矣，三省之存亡未可知矣。吾人猶憶一九一四年歐戰將開之日，德皇威廉第二出席國會，有與一切德意志人攜手之言，即其平日素所仇視之社會黨，亦與之釋嫌取好。其在英國，八月初日，保守黨立致函於自立黨首領爰司奎斯，有一致對外之言，吾之遭遇外患，已一年矣，及今圖之，猶未晚焉。西諺有言曰，「晚勝於永不」，朝野上下之人其既覺悟及此歟？

（錄十二月二十九日時事新報）

◇　◇　◇　◇　◇　◇

熱河與錦州

近來日本方面，在熱邊屢屢挑釁，且盛行宣傳中國對日備戰，查與去年此際日軍攻錦時之手段策略，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證明日本不久將於熱邊有大舉動。按去年日本於未攻錦州之先，特在國際聯盟，力爭所謂『剿匪權』，要求載入紀錄，以爲擴大軍事行動之口實。會值黑省馬占山抗日劇戰，日軍無力兼顧，及馬部挫敗，乃轉師西進，一面則造中國軍隊計畫收復瀋陽種種謠諑，淆亂觀聽。當時各國武官多在錦州，迭爲華軍並無調動之證明，日方造謠如故，蓋其策略固如此也。至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左右，日方聲明致最後通牒於張學良，令其撤退錦州駐軍。二十三日由日本派遣飛機重砲，更假瓜代之名，向滿洲大事增兵。英美法三國，雖嘗警告日本，認該國占領錦州爲「極不幸事件」，二十六日日本對三國答覆，極爲頑強，悍然不顧一切，卒分三路攻錦，至一月二日完全占據之。吾人迴溯去年此際之日本態度，即可知最近日方種種宣傳與舉動，純係執行有計劃的軍略作用。最可注意者，爲日本電通社東京二十四日電傳日本軍部對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之聲明，謂『軍部方面所應注意者，爲所謂澈底抗日案。其內容含有收復東北失地，由熱河方面採取積極行動，充實一般軍備及空軍，援助義勇軍，及澈底實行排貨等項。因是遂即依傳統的遠交近攻政策，而圖與俄美兩國成立提携。按國民黨之主旨在挑撥對日惡感，使國民之一時的感情作用，集中於日本，而期獲在對外方面，掩飾其無政府狀態，故此舉可謂爲足予東亞和平以重大威脅者也。當孫科提出抗日案時，曾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圖誘致其對於日本之壓迫，詎知此實無異於自進而使極東成爲世界爭奪之舞台，並導中國入於沒落之境，故各國有識之士，因鑒於此次事變之性質，而漸知與其強事維持中國此種不安定的現狀，毋寧從事整理其屬於和平禍根的問題之爲愈；監視此種方針，爲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建設永久和平唯一之道也。要之，我國現宜對危及極東和平之國民黨之存在及其外交政策，施以淸算』云云。彼所引爲根據者，殆即伍朝樞等在三中全會之抗日提議，實際幷未成爲議決案，此與日本議會開會時，議員個人之外交言論相等，自不能認爲係表示黨及政府之方針也。查伍氏所提該案，自本月十六日經中央秘書處發表，上海各西文報即誤認爲政府意見，概以大字刊載，十七日即由政府負責發言人表示，絕對否認十六日大會中會有此種決議。日本軍部於相隔一星期後，故意撫拾中政府業經

否認之消息，架辭挑撥，愈見其意在藉端尋釁，麻醉國民，所謂『現宜對危及極東和平之國民黨之存在，及其外交政策，施以清算』數語，猙獰面目，栩栩若活，仇視中國，肺肝如見矣。本來日本對於熱河，向即列入僞國，何嘗放棄，祇以遼吉黑尚未統一，暫未力征經營而已。自蘇炳文失敗，三省義軍，多被各個擊破，日閥志得意滿，戰興益濃，而國聯無力，美國多事，在外交上尤無可以顧慮之處，比較攻錦時期，更爲自由，於是再用去年故技，擬移攻黑之師，轉洮遼以圖熱省，且又利用蒙人之無知，地方之痛苦，一意招收匪類，資以金錢武器，使其爲虎作倀，供侵略之前驅，以時與地考之，熱河戰事，殆終不免也。

夫中國與日本之國交，早已陷於絕地，蓋中國對日立場，誠如本月二十一日外長羅文幹在三中全會報告所稱：『我方始終堅持之最要原則：一曰任何解決東北事件之辦法，決不容以維持東省僞組織爲前提，一曰中國認爲解決東北事件之合理辦法，必以不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之文字與精神與夫中國之主權，同時又確能鞏固遠東永久之和平者爲必要條件。』此兩點易辭言之即：中國絕對不能承認僞組織；絕對不許領土被人割裂。是乃中國全國民衆之要求，抑又吾人對國際公法公理應負之責任。其在日本，無論外交家政治家，新聞家 ，莫不希望於中國承認僞組織的條件之下，與日本恢復友誼，此猶之强盜入室，擄人之財產，殺人之子弟，而乃迫令事主與之把臂爲歡，盡忘前仇，此豈人情所能堪？況强盜欲望猶奢，事主憂懼未已，如荒木貞夫最近語人：縱即傾國傾家，亦須强橫到底，是其心目中豈止要一熱河？依此種兩極端之情形，試問中日關係何從好轉？吾人猶憶去年除夕中國錦州退兵之先，中日之間，何嘗無人奔走，又何嘗非甘言如飴，試問後則何如？吾人以錦州與熱河比較，敢告當軸：日閥進攻熱河，遲早必須實現；錦州可退，熱河又有何處可退？且也，熱邊有事 ，勢將牽及平津，背水之陣，更無去路，此不可不猛省也。抑吾人尤有言者，日閥近雖迭次造謠，謂我方派遣軍隊，分道對日作積極行動，實則中國主旨，在於消極自衞，不容再受侵略，事實所示，中外共見，日本造謠，適彰其惡。惟此際吾人自衞準備，益應加緊進行，萬勿使熱河成錦州第二。再則日閥計畫，近頗側重利用華人，供其驅策，此際舉凡失意之人物，無業之羣衆，切宜自重自愛，勿作外人之鷹犬，甘爲民族之罪人。須知中日之間，惡感太深，國難期間，禦侮爲急，此時任何名義之舉動，一有日本關係，必爲國人所唾棄。中國歷史，凡賣國求榮之人，無不貽千古之惡名，値此彼方陰謀盛行之會，尤望社會公衆，共喻斯義，輾轉糾督，遏止亂萌，是乃國家民族本身之利害關頭，非爲一時的政府與當局謀利益也。

（錄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元旦辭

▲今後抗日救國應注意根本問題

一年容易又新春，吾人屏息戰慄於河山破碎國危民困之危機中，迎民國二十二年之元旦。撫過去之巨創，凛來日之大難，吾人不能不蠲去一切藹藏迎春之浮辭。依據本報從來一貫之立場，伸討抗日救國之根本問題，以與全國同胞作一商權。

吾人確認今日之中國，爲在國際帝國主義共同控制下之半殖民地的國家。從而一切救國運動，不問任何理論，不問任何路線，不問欲使中國由

帝國主義之附庸經濟政治進而形成民族獨立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乎？或謀使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之統制經濟而轉生於社會主義乎？其第一階段必爲中華民族對外之解放鬬爭。此乃天經地義不能抹殺之客觀的現實。此一階段如不能通過，則中國終爲印度朝鮮之續，國家且將失其存在，遑言改革，更遑言革命。

自嚴格的意義言之，半殖民地的中國與資本主義體系下之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均爲普遍之對立。在此一系列的對立之鏈中，中日之對立爲現階段最重要之一環。救中國自民族解放鬬爭始。中國之民族解放鬬爭，自斬除日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之枷鎖始。此皆既定的鐵的原則也。

民國承前清之弊，二十年來政治上社會上一般的黑暗腐敗，授强敵以可乘之機，併發而有「九一八」。自九一八以來，迄今一年又三個半月之長時期，我國一切抵禦暴日之掙扎，無論在枝節應付之外交上，在不澈底的局部的軍事抵抗上，在時張時弛之抵貨運動上，全部歸於失敗。此不可諱言。亦不必諱言。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政府若仍不能樹立整個對策，國民又不能起而自救，則熱察平津，瞬將成爲三省之續，中國土地雖大，人民雖多，終於同歸於盡已耳。

國際聯盟爲帝國主義各國間的矛盾之相對的妥協機構。自一九二六德國被邀加入以後，國聯本身乃由戰勝國處分戰敗國之分贓機關，更進而變質爲帝國主義列强壓制弱小民族之機關。國聯之處理國際間糾紛，若當事國雙方同爲弱國小國，多少尚有公理正義可言。若雙方爲一弱一强，則必犧牲弱者以就强者，以維持所謂世界和平。吾人自始即指明國聯之絕不可靠，而政府則捨依賴國聯外，更無對日外交。不特政府如此，即智識界少數有力的領袖及南北數家比較有力之報紙同業中，對於國聯皆嘗致其過分之期望。聞會場中形勢稍有利於我，則色然以喜，頌讚不置。迨上月國聯大會，英法公開袒日，政府依賴國聯之外交，完全失敗。於是曩之歌頌國聯者，始駭然奔走相告，大聲疾呼國聯果不可信恃。夫以少數有力之智識界輿論界發言人，而認識不足如此，曷勝浩歎。若實知國聯之無能爲力，貿然跪倒於立足在巨大軍備之上的世界和平之神座下，姑存僥倖之心，直與村婦禱子何異，此則亡國心理也。

時至今日，吾人愈益確證吾人之所信爲不虛。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侵略，絕非任何和平方式所能解消。已失之廣大疆土絕非口舌所能爭回。民族獨立自由之花，必須以民族之血灌溉之，方能生長繁榮。一言以蔽之，吾人爲保持祖宗基業，爲求自身生存，必須準備對日戰爭，任何犧牲，皆所不避，事實上亦已不能逃避也。

雖然，抗日云云，國際戰爭云云，談何容易！吾人絕非盲目衝動，如義和團時代之主戰論者。吾人以爲今日而言抗日，必須具備四種前提，始克有濟。第一，非澈底消除內戰不能抗日。第二，非確立現代政治不能抗日。第三，非在國際上爭取同盟國，不能抗日。第四，非注重工業與科學建設，不能抗日。此四者，看似老生長談，吾人願得從新發抒所感。

第一，廢止內戰久成爲舉國上下一致之呼籲。顧呼籲自呼籲，內戰自內戰。即在二十一年度之國難年中，最初有廣東二陳之戰，次有山東韓劉之戰，次有四川羣魔之戰，近復發生貴州王毛之戰。鼙鼓殺伐之聲，前後不絕。何者，軍閥對立之原因根本未消，則內戰必然爆發，不可避免也。

吾人以爲廢止內戰應兼顧消極的及積極的兩方面。消極的方面，吾人

甚同情於平津及東南資產階級領袖份子所發起的廢止內戰大同盟之活動，此種活動之範圍，應盡量的擴大，使之深入全體民衆之腦海中，造成一種全體厭惡內戰之輿論力量。同時，內戰二字之意義，亦應盡量的擴大解釋，即一切國內政治問題，皆應在政治方式內求解決，絕對不許訴之於武力。依此義言之，不僅去歲粵桂川黔之戰，應加制止。即鄂湘贛皖陝豫等省大規模的對共軍事，亦應儘可能的試求政治的解決。中國不欲抗日則已耳，如談抗日，則萃中央軍六十萬以上的精銳武力，尚可使其分作他用哉？

內戰廢止之積極方面，要在剷除軍閥對立之基因，消滅軍隊私有之事實。此問題已進入吾人所提出抗日之第二前提，即確立現代化之進步政治是。軍閥之所以成軍閥，現象甚多。割據地盤一也。以暴力榨取民衆二也。勾結帝國主義，不惜作賣國工具，三也。而軍閥之本質的基礎，則為軍隊之私有制。蓋自曾李編練湘軍淮軍以至今日，軍隊私有之惡習，始終尚未打破。軍權高於一切，軍人支配一切。試從戊戌變法說起，無論政治之形式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聯省自治以及今日之黨治，其內容則皆軍權政治也。軍權政治為軍隊私有之必然的結果，他方則為中國不能建立現代政治之重大的阻力。

中國的客觀環境所能容許之現代政治，究應為何種方式，英美之議會政治乎？議會政治中之總統制乎抑內閣制乎？義大利之法西斯蒂式之獨裁乎？蘇俄式之黨治乎？吾人於此，暫未能論列。但以為於此有一確乎不易的原則，即須如何使軍隊真正的隸屬於黨於政府於國家，而不隸屬於任何個人，俾得防止以軍制黨馭政之軍權政治。必如此，中國方能踏上現代政治的正途。必如此，政治之法的基礎乃能由軍權移至民權或黨權，政治之人的基礎乃能由脫離生產過程之軍人移至參加生產過程的某一階級或數階級的民衆。必如此，國民方能自動參加政治，以國家之存亡為存亡。必如此，政府方能動員大衆，使其奮不顧身起而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之戰。

抗日救亡之第三個前提，為必須爭取同盟國。所謂爭取同盟國，與依賴他人希冀僥倖之心，迥異其趣。前者為國際上以共同敵人為目標之力的結合，互相共休戚存亡者也。後者則本身毫無力量，毫無辦法，希圖第三者出面干涉以利于己者也。今日外交方策之國論，紛歧極矣。吾人以為中國之爭取同盟國，要不出兩個原則。其一，中國之民族解放戰爭，客觀上必與全世界之反帝戰爭合流，更加上歷史的及地理的密切關係，則中俄之携手，固最具有現實性者也。其二，帝國主義間之對立關係，微妙複雜。苟能善加運用，在我抗日圖存之現階段言之，則英美法義皆吾友也。惟是外交活躍，貴能自主自動，確實的把握與國，方能收穫實果。不然，則現政府自十七年王正廷外長時代以來，固曾特別着力於英美外交，英前公使藍普森與政府當局之往還，何等密切。迨九一八事變發生，美國以講壇外交自足，事實上絲毫不能助我，英國初則噤若寒蟬，近且公開袒日。人之視我，與我之倚人，相去何其遠耶！目前中俄復交，已成事實，此為比較可喜之現象。不審此等舉動是否為政府在外交上新陣容新步驟之發端？抑僅我國在國聯大會失敗後之一時的反響乎？故中俄復交之為禍為福，及其對于遠東大局的影響，尚有待於第二步第三步的佈局，不可忽也。

第四，近代戰爭為科學的化學的機械的工業的戰爭，非徒恃血氣之勇，所能制勝者也。吾人習聞市井意氣之言，以為我國擁有人口四萬五千萬

，約七倍於日人，以七人拚一人，足可了事。此種錯誤觀念：必須痛加清洗。吾人固然萬分重視國民之精神的力，尤須能在物質製造上迎頭趕上敵人，以期避免因技術落後所受之慘烈犧牲。故科學與工業建設之有計劃的邁進，蓋為吾國長期抗日奮鬪中之最主要的工作也。

以上所陳，皆卑之無甚高論。吾人深願從二十二年元旦起，舉國上下，下一新的決心，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以及經濟建設，皆須從新樹立計劃，從新調整陣容。至於抵制日貨及援助東北義勇軍二端，前者足使日帝國主義內部之企業組織崩潰，後者足以動搖日帝國主義者對東北三省統治之穩定，使我國多少留有從容應戰之餘地，事機之順，足以改移全局，尤望全國同胞輸財輸力以共赴之。　（錄一月一日北平世界日報）

◇　◇　◇　◇　◇　◇

日軍又在山海關尋釁！

日軍終必攻熱與夫攻熱之必牽動平津，數日以來，吾人申論，何止十次。今距去年十二月八日砲擊榆關，不滿一月，又以元旦之夕，在山海關尋釁！吾人固言日閥好戰成性，侵略發狂，祇問其準備已否充分，更何恤公法之違反，又何顧國聯之干涉，即其國家本身之利害，僑華商民之苦痛，復何嘗有些須留念？吾人又恒言：日閥主旨在於中日同毀同盡。今觀一月中間，榆關兩次挑戰，足知彼軍自將北滿義軍各個擊破以後，已認為統一滿洲，肅清反抗，不成問題，遂欲舉榆關之烽火，用為進擾平津之先聲，遙作攻熱之應援，牽制華軍之自衛，此皆預定步驟，時時可以發難，故昨日榆關警報，絕對在吾人意料之中，不值驚詫，所當問者，吾國上下今後果如何應付而已？

按山海關地面，自九一八以還，日本人久認為『六不管』所在。良以在該地有權力而均不能充分行使者：計有第九旅，臨榆縣政府，臨榆公安局，日本駐屯軍，日本憲兵隊，『滿洲國國境警察』等等，早已不成其為中國統治區域。何柱國氏駐軍其間，職司警備，然而政府無整個的方針，地方處複雜的環境，周旋應付，視決死疆埸，尤為困難。日本於此，亦初非有所顧忌，祇以南滿北滿，馳逐方殷，無暇兼及，姑予委蛇，冀成甌脫，今熱河進攻，方略已定，榆關尋釁，遂趨積極。上月八日，日鐵甲車突到石河，開砲三十八發之多，石河橋樑，幾被炸毀，其藉辭曰：城內華軍助義勇軍對之射擊也。此次鐵甲車進犯，聞有八輛，石河橋樑，傳已被炸，其為蓄意挑釁，事極顯然，且聞三數日前，駐平日方要人，已向我當局要求撤退其處駐軍，而其軍部更公然聲言，將對我華北軍事當局警告，課其個人責任。由此判斷，彼欲挑戰，則任何口實，胥可硬造，即如昨晚日方宣傳，前晚之事，係因日本憲兵部發現炸彈而引起，其實駐榆華軍，忍耐避事，歷有證明，負責當局，幾至負謗獲譏，何至對日軍有挑釁之舉，矧山海關久為日韓浪人莠民叢集之地，預伏炸彈，乘機尋事，更為習見，而一日上午，日本憲兵，即已通知日僑，倉皇遷避，更為準備大舉軍事行動之表示，其堪重視，又在歷次嘗試挑戰之上，事機已迫，無可苟免，吾人故曰：所當問者，吾國上下今後果如何應付而已？

不特此也，日本陸相荒木貞夫於元旦之日發表一文，申述感想，中有言曰：『乾坤一新，無限之希望與高遠之理想齊燿之昭和八年癸酉之歲，於茲肇始。恰好支干之酉配以月次，則為五月，乃草木生成最暢茂之期也。酉，以方位，則當西方，正指顧大陸也，且酉之一字，寓有『萬物成就

時也」之意，意義深遠（記者按，意指大陸政策必能完成之意），昭和八年之前程，徵象皇國之飛躍之一兆，已炳然閃爍矣。由此觀之，今年正恢弘皇謨之瑞兆輝耀時也」。國人讀此，當作何感想？又駐津日本司令官中村中將昨亦有『告同胞』一文，中有一節，論及各國，尤堪注意，其大意曰：『試問世界任何國家，對於帝國之正義之國是，孰能否定之耶？但今日列國之間，尙多不諒解帝國之眞意，徒偏促於偏狹之自已姑息，眼界爲妖雲所迷眩，盲目的曲解帝國之行動。其中亦有已了解帝國之精神，不過爲自國利害打算，反使大局受甚大損失，如此狂妄，實屬可哀。即口頭上高唱世界和平，實際與和平相背馳而行，甚至加以破壞，又或爲保持自已勢力，犧牲自國民之福祉，使之陷於死滅而不顧惜。又或圖一時之安逸，而忘國家之永久潰滅，言之令人噴飯，帝國爲一掃此等誤謬，糾正此等錯誤，澈底的懲膺對於和平之暴敵，使之絕滅，以求眞之世界和平及人類幸福，實爲目前當務之急。吾人抱定此旨，無論如何艱難，有如何障礙，必擊破突進，以發揮此强固之信念及努力也』。國人讀此，更當作何感想？夫日軍進逼之事實如彼，日本負責軍人發表之抱負如此。試問我國上下，尤其華北軍民，立在背水之陣，豈復尙有絲毫苟安旦夕之希望，精神弛懈之餘地？吾人請正告我有血氣有知覺之華北軍人曰；抵抗到底，一雪『不抵抗』之恥！更請正告我愛國家民族之華北民衆曰：忍耐奮鬥，爲國家民族爭人格，爲吾子若孫留生路！義利認明，身心泰然，豈特彼軍在榆關挑釁不足畏，縱令戰事擴大延長，要不過貫澈中日同毀同盡之主義，相與偕亡而已，復何懼哉？

（錄一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抵抗要有整個計畫

國事到了今日，對外上除武力抵抗外，沒有第二條出路。因此，對這次日本進襲山海關事變，中央政府與華北當局，有武力抵抗決心，我們絕不懷疑。不過抵抗的決心是一件事，抵抗的計劃另是一件事。有決心而無計劃的抵抗，其愚笨程度，遠過於束手待斃，這又非我們所敢妄加贊許。

年餘以來，中國當局把『抵抗』兩字意義，完全誤會。中國當局以爲『抵抗』云云，敵人不來，我方不先逃走，不先崩潰，敵進則我退，敵止則我守，這就是『抵抗』。至於設險備防，以攻爲守，在抵抗上一切積極預謀的計畫，在當局眼光中，都以爲足以引起敵方的口實，都以爲這是違背禮讓的動作，都以爲這是過分的行爲。這一年來，當局所標榜的『抵抗』，其目標就完全如此。

舉實例來說，東北三省失落以後，榆關是我國國防上險要重地。這次日本軍隊，在幾小時以內，竟能破關而入，佔據榆城。試問，今日榆城的失落，與前日瀋陽錦州的失落，其輕易程度，所差眞又有幾？瀋陽錦州的失落，號稱不抵抗主義。榆城失落，算是經過抵抗。試問這種抵抗，與前日的不抵抗，所差又有幾？歐戰時代，一村一鎭，一壘一堡，可以相持幾年幾月，雙方可以用十萬或至數十萬生命互相拚取。日本以如此些微損失，換取榆城這般的險要重鎭，中國所謂的抵抗，意義眞又何在？準此『抵抗』成績以推算，敵人取平津，佔熱河，登堂入室，眞有破竹之勢。試問抵抗與不抵抗，眞又有何分別？

我們百思不得其解者，日以『抵抗到底』標榜的當局，這一年來，到底所爲何事？我們姑舍榆關，且來觀察目前華北整個軍事佈置。榆關失落以

後，始有當局在灤州秦皇島一帶充實防守的消息。當局果有抵抗的計畫，灤州秦皇島各要地，一年來應早有佈置，此日又何以弄成臨時張皇的局面？如此臨時張皇的局面，又是否可以當敵人長驅直入之勢？秦皇島灤州介榆關塘沽之間。塘沽若有變動，秦皇島灤州成首尾夾攻之勢。當局在抵抗上果有計劃，塘沽方面，又應早有佈置。然而華北當局在塘沽方面的防備，果又何在？總之，今日當局所謂的抵抗，絕對是『敵進則我退，敵止則我守』的抵抗。絕對爲缺乏通盤計畫的抵抗。整個局面，不但沒有『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聯絡，並且一手之上，指與指亦各自爲謀。今日中國抵抗的局面，有類於此，敵攻小指，小指抵抗，結果小指失落。敵攻食指，食指抵抗，結果食指失落。敵人全力來攻，我則各自爲守。結果，敵人節節勝利，我則着着失敗。這種缺乏整個計畫的抵抗，絕對是敷衍國民的抵抗，不是眞誠禦侮衛國的抵抗。這種抵抗，於國事無實利，於前敵將士，實爲無意義的犧牲而已。

中國今日所以成此無計劃抵抗局面，原因所在，仍不外當局者幸存苟免的念頭，未能泯絕。當局始終以爲如此或可和緩日本敵視的觀念。始終以爲如此中日衝突或有調解的一線希望。其實事到如此，今日中國人對日本即或頤鞠躬稽首，稱臣獻貢，亦不能轉移敵人侵略的野心。事已到此，中國當局眞又何所顧忌，何所遲疑？我們以爲事到今日，中國當局，果眞怯懦，果眞畏懼，儘可貫澈前此不抵抗主義，讓敵人惟取惟求可耳。若有抵抗的誠意，就應有全盤抵抗的計劃。在禦侮衛國上應絕無顧忌，絕不遲疑，公開的派兵，公開的遣將，公開的動員，公開的佈陣。應先發制人的地方，就先發制人，應出奇制勝的地方，就出奇制勝。國事至此，我不置人於死地，人將置我於死地，明乎此，則依據整個計畫，與敵人決一勝負，拚一生死，更爲痛快。

（錄一月五日天津益世報）

鈔相思詞　（衣萍）

菩薩蠻

看月樓上年華老，
別離那有相逢好，
懶看白雲飛，
相思天一涯，
楓橋音信斷，
望極江南岸，
秋暮不歸來，
黃花莫亂開！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曉枕雜詩　疑盦

遺老嗟大難。坐臥無所事。強名曰頤娛。實孕滿腔淚。我生性樂鹿。跳蕩不任轡。逡巡窺賢關。恐懼踏佛地。重重抉網羅。一擲勇自棄。雖甘儀狄誘。無人飲文字。又無蟄蟲術。莫學陳摶睡。倀倀當何歸。破涕且兒戲。

吾祖起孤寒。保有此室廬。胼胝手與足。始事多辛劬。吾廬誠湫隘。敝舊難爲娛。驕孫意鬱鬱。欲別營樓居。夜中乃有夢。夢入仙山隅。仙山居處優。迥與人間殊。歸來詬初祖。奮臂掀構櫨。旁皇成露宿。中野涕漣如。

神山誠有之。非可強求索。憑依須自爲。屹屹勇立脚。無貴賤智愚。邪許責偕作。艱難策以果。頤遠咨用博。固應致弘毅。尤貴互忠恪。生死呼吸中。詎忍稍前卻。人情癖新異。解網不再縛。悲哉儻橫潰。吾族行委壑。戒懼聽雞鳴。其聲固非惡。

題超山遺愛圖　映盦

唐棲萬戶魚稻鄉。越海結子青滿岡。林間錯雜衆果豔。杭子火赤盧橘黃。從來富給資水利。鑿河不僅通千檣。五林江漲一衣帶。波路滋蔓生菰蔣。陳侯胼胝率縣卒。一旦疏濬夷其荒。自茲百穀充庾倉。復有果墮盈籬筐。縣民祀侯猶不忘。比以斛土成錢塘。

白石翁携示近詩即題其後　釋堪

詩中有畫畫有詩。畫意詩心相與追。齊翁詩名爲畫揜。畫故雄恣詩尤奇。自云不學無所師。得天獨厚得人稀。苦硬清峭壽門遺。詩如其人復奚疑。

次和纕蘅中秋懷人詩韵　庸盦

才擅研都並練京。江花五色綵毫生。書來遠道乘風便。客到中秋望月明。畬部烽烟驚旅夢。清門文采締宗盟。皖公山翠橫瑤席。醉後題詩走筆成。

大觀亭上望神京。哀樂中年百感生。聽水春風人矍鑠。（來詩寄懷弢庵先生）看山秋色日晴明。煑茶瑝院思前度。置

酒容臺話舊盟尚說府中需孟博宗資書著報功成

過東方圖書館舊址有感　拔可

萬學歸根本一墟燒城烈火太狂且上甎永誌浮圖
矢裂壁難留魯宅書敢避當關攖虎豹誰容執簡注
蟲魚家居撞壞無人問肯惜區區到五車

哭貞壯　一浮

海漚電拂本如然文豹豐狐亦任天亂世容身同守
獨勞生歇念勝安禪陰陽舒慘關憂喜凡楚存亡盡
蓋纏賴有遺篇眞語在尚餘心目互相憐

壽散原老人八十　梅泉

自劚黃精酌瀣泉山民指點地行仙乞身不預鷹揚
野秉筆難爲鶴紀年萬本傳鈔雙井集一家穩住四
禪天相從莫問還丹訣此老遵生別有箋

奉和小魯移居詩韵　叔進

字合言司得易安如君淸福世間難秦嘉徐淑聯吟
好天女維摩丈室寬定有黃花詞妬趙未應衰柳歎
如桓南來忽作臨江客知寫雲箋到夜闌

纕蘅寄示中秋懷友詩次均奉答　曉耘

夢寐蝸廬憶舊京榮枯隨分困治生閒追往事茶甌
冷坐守殘宵爐炬明雲樹敢忘天末意風塵誰補歲
寒盟濕高載酒君能賦一角荒祠畫不成大觀亭下有元余忠宣公祠

聞倉老葬超山梅花麓以詩寄奠　蘭史

便作梅花主逋翁立碣同鶴歸華表上魂定衆香中
我羨詩人福亭還結搆工地有宋梅亭倉老作畫刻石何時來酹
酒想像更臨風

和溯伊　什公

鄦書君已傳家法喜聽淸談似飲醽今展新詩三四
讀白蘇以後恐無倫

石州慢　壬申重九後一日過彊村丈吳門寓居　榆生

急景彫年涼吹振林雙鬢微雪傷高展卻重陽眯眼
驚塵飄瞥庭空鳥噪映帶幾朶黃花秋魂棲穩餘芳
歇辜負百年心逐寒流嗚咽　悽絕聽楓人遠結草
庵荒舊情都別留命桑田萬感哀絃誰擫獨憐憔悴
料理爾許騷懷荒蟬消盡啼鵑血異代一蕭條愴無
邊風月

清代殿試考略

附繆彤臚傳紀事　殿試策目錄　（續）

舊史官傅增湘輯述

一制策題目

案會典載、順治二年、定殿試用時務策一道、然考國初發策、或僅二三百字、所詢亦一二事。如順治丁亥科其題爲求得眞才、痛革官弊、及籌餉三項。順治乙丑科、其題爲聯滿漢、養民力、化頑梗三項。康熙以後、策題乃長至五六百言、分列四項、其題目向由內閣預擬、恭候選定、乾隆二十六年、奉諭禁止。以杜洩漏揣摩之弊。屆期令讀卷大臣於殿試前一日、密擬八條進呈、候裁定發刊、光緒中、策題漸尙瑣屑僻事、如蒙古地理西藏地名之類。與鄉會試無異。非大庭所宜也。考乾隆四年、曾有朕親製策、不拘舊式、以免諸生揣摩之諭。乾隆四十八年、癸丑科、問保泰持盈一條。即特命發問。非讀卷官所原擬者也。

翁文恭歷充丙戌壬辰甲午各科讀卷官、日記紀此特詳、大率點派後、羣集於文華殿廬、先一日擬策題、先呈標目八道、每題四字、後改爲二字、進御後圈出四道、再擬題呈閱、交內閣、由讀卷官二人親書、入夜傳匠刊刻、用刻印工至四五十人、至翊晨乃畢、

一讀卷事宜

國初定制由內三院詹事府五部（無禮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官開列、請點派十四員。（明代爲十七員）乾隆二十五年、減爲八員。又奉諭、向來讀卷官例不回寓、各覓公所散住、地非鎖院、人得自由、既不能同居糾察、恐有潛通消息、且三五日始行進呈、於形跡尤未協云云、旋議定住所於文華殿西廊、及傳心殿前後房、與監察收掌等官、一同住宿、刻期竣事、閱卷日、讀卷官及監試諸人、集于文華殿中、收掌官取試卷出箱、攤于案上、分讀卷官八人爲次第、每人約分三四十本、每取一束、依次分布、分盡再取、第二三束亦如之、不得任意前後配置、然其中亦微有權衡。若其人秩位崇高或名輩在前、而所分獨少佳卷、則中流可登上選、倘佳卷聚於一人、則雖異才亦難脫穎矣。蓋序定名次、例以官資高者爲首、其下每人各進一本、以後輪流排列而下。蓋甲第所爭者、祇在前十名、十名之中、又重前三、其餘則同在二甲中、高下無關輕重也。第此進呈十本之中、凡閱卷者俱願以己卷居前、因之計較先後、評騭優劣、時啟爭端、如甲午科翁同龢讀卷、名次第三、而欲將己卷置第一、張之萬初不謂然、既而仍徇其請、讓翁第一、而己遜居三、緣翁方在政地、又爲帝師、其卷即張謇也。惟擬進名次、雖審愼再三、而御覽時、常有更變、如乙未科拆封時、以第三改第一、第十改第二、係由上特拔、即駱成驤喩長霖也。此類故事、尙多。姑舉近科言之、較爲人所習聞耳。

又閱卷時、先就本人分得之卷、大率三四十本、各爲標識高下、再輪閱他人之卷、就各桌上互

看。謂之轉桌。各桌轉畢。即於卷後本名下。加圈尖點直各記。以符公同閱定之旨。及最後總核。序定甲乙。多推首席任之。而有權勢者。亦得參預焉。此事翁文恭曾記之。

一立制防弊

國初殿試。常於讀卷時。面加訓戒。如順治二年。有宜虛懷詳慎除師生陋習之諭。康熙四十二年。有校定名次勿稍存私意、諸臣考試出身、尤不可失本心之諭。五十二年。殿試時、又諭云、適閱第二卷。未及拆封。早知爲南省人。昭然不爽。聞來京應試之人。將伊等所作文字。各處投送。其應開考試官。悉令寓目。以博己之聲譽。以求人之採取等語、按是科榜眼爲任蘭枝、江南溧陽人。當時南人互結黨援。交通關節。師生子弟。汲引科名。聖祖固已洞燭其弊。故諄切告戒如此。乾隆初政。迭頒諭旨。首革呈送頌聯之習。力杜預撰請託之事。後又嚴定士子撰擬策冒先期分送治罪之條。然晚近以來。此風仍熾。以余所聞。殿試前期。士子、摹寫試卷數十、開奔馳、朝貴、望門、投進。名爲造請。致盆實力。暗通筆跡。至預擬策冒。尤爲盛行。而朝中卿士。亦陽博網羅才俊之名。而隱爲庇蔭親知之計。故每科上選。半爲京朝郎官貴游子弟所占。而寒門下士。毫無憑藉。擯抑沈滯。而不獲申者。比比皆是也。蓋同光以來。幼君當祚。女主臨朝。國家掄才之典。久爲大臣市恩之地矣。豈不重可歎哉。至其他防閑之制。後出爲多。如進士不許在紫禁城住宿。送考人員。不得闌入探伺。唱名散卷。不得前後參差。錯誤汚損。不許輕與換卷。皆在道咸以

後因事而發。光緒三年。有爭奪題紙任意喧譁之事。特頒諭旨。以嚴戒之。旋定扣卷指參之例。可知宮廷法度。漸形柔弛。雖嚴申禁令。亦等於具文。至光緒丙子。御史梅譽晉。請明定殿試搜檢章程。幸樞臣以政體攸關。未便議行。第飭監試嚴行稽查而已。

一讀卷評定標識

國初卷背粘簽上書讀卷官姓一字。下加標記。分○、•△乂五等。或記其疵纇數字。嘉慶以後。則改印木記。上列八人姓。下加標點。各記。凡進呈之前十本。非有八圈。不能入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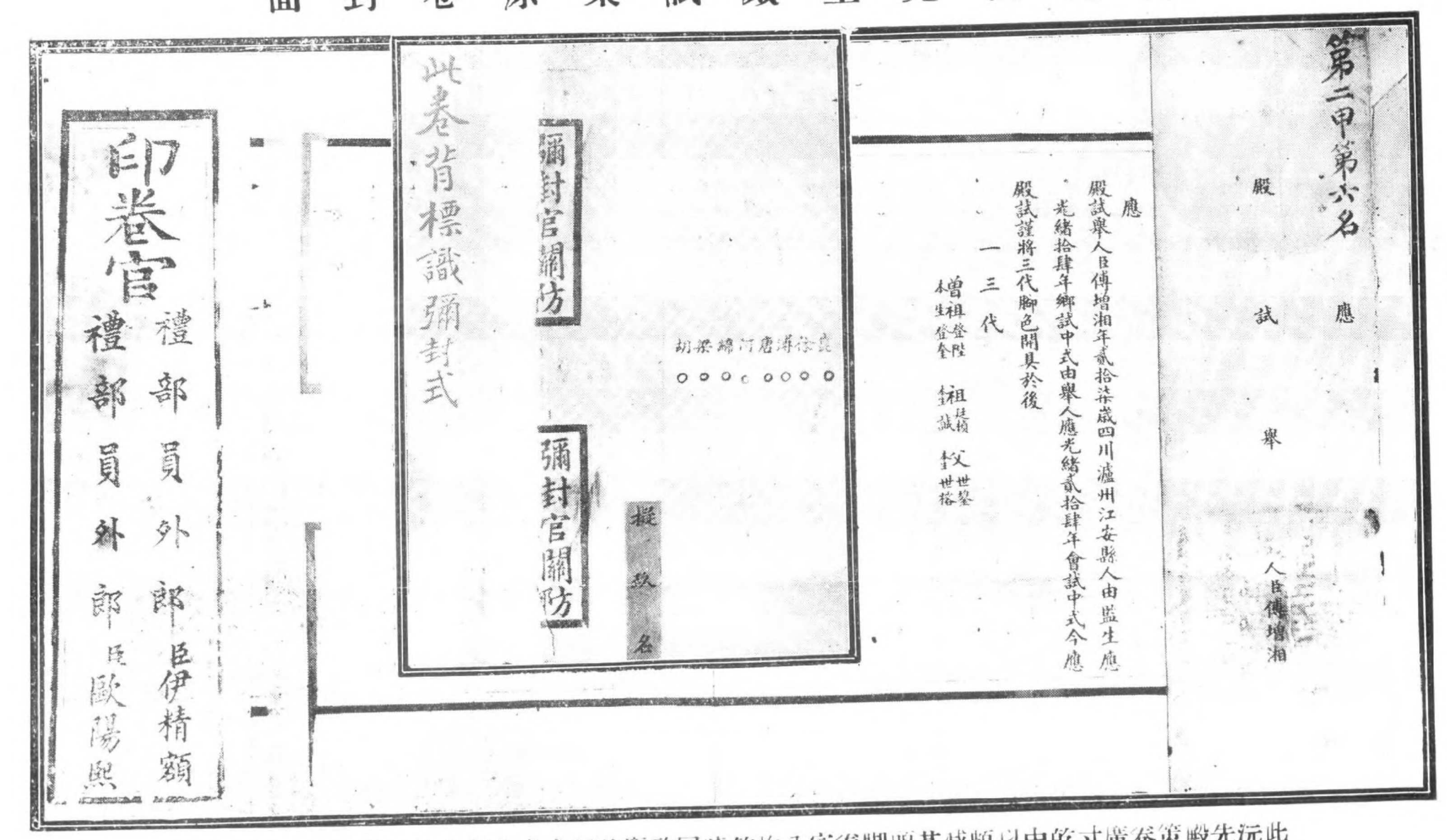
按會典載。順治二年。論讀卷等各官所閱試卷。黏貼浮簽。止書次第。不必書各官姓名。以除師生陋習。乾隆二十六年。奉旨以諸臣讀卷。向俱各加圈點。分別標識。其間各有參差。或相去懸絕。必有高下其手之弊。嗣後另派大臣。復行察看。如有標識懸絕。即揀明進呈候旨。以昭公愼。五十二年奏准。嗣後殿試。於卷後彌封之外。列讀卷八人之姓。就卷標識。不用浮簽。庶免移換之弊。嘉慶九年奏准。嗣後殿試各卷讀卷官圈點。均於策尾空幅背面記認。以昭畫一。

乾隆辛巳殿試。將軍兆惠。方自西陲奏凱歸。高宗隆其遇。特派讀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即爲佳卷。兆檢得趙翼卷九圈。遂定爲第一。後拆封。以第三卷王杰爲陝西人。時正西師凱旋。遂定王第一。趙爲第三。此亦讀卷之逸聞也。（又以連科狀元、均爲軍機章京、時頗有微言、趙翼亦現充章京、故改列第三、）

傅沅叔先生殿試策原卷

臣對臣聞古無富強之策也惟修明政教整飭紀綱而已
然海內充盈威棱四暢富強莫與並焉遍觀累代以來若
秦若隋若元雖富強而未聞長世若漢若唐若宋時患貧
弱矣而享國永久家給無涯何治效之異也夫富強乃政
時之宏略後世多爭尚之而其本末次第往往未得其要
領大抵富之綱有二富民爲本富國次之強之綱有二強
政爲本強兵次之執其本萬事理引其綱萬目張循此道
以廣羅異才宣揚武略蕭齋歸誠府庫殷足不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天亶神聖臨御萬方近以時局艱虞求治愈切設施
新政大振綱維聲献所至罔已天下同風寰宇聳聽矣迺
聖懷沖挹詢及芻蕘深維富強之謀要有本原之計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儲才經武柔遠理財諸大端臣智慮短淺何敢妄
言第念束髮受書略覽大義深服賈誼董仲舒劉貢蘇軾
諸人咸能以言輔治用敢竭其愚忠以爲壤流之助伏讀
制策有曰天工人代俊乂所以旁求而因切究夫累朝取士之
法臣案此即富強之本也兩漢得人實重而外若蕭錯賈
山以直諫顯劉向匡衡以經術顯徐樂嚴安以言事顯咸
流光於青史由漢迄唐學者最重經術師弟承受流派至
廣以科第進者亦最衆北宋以後儒修尤爲純粹若王曾
韓琦寇準及蘇軾諸人治功學業冠絕千古備其始進亦
由科目保舉兩路識人才之數澤也明洪武三年詔設科
舉有觀德觀業觀能觀政諸格其後專用制藝而一代人
才咸出於是夫科目取士垂千百年英傑相望故論者以
爲難驟改宋神宗設廢詩賦蘇軾嘗爭之議非不偉然古
今之法有則必變由漢以來若將帥藝術諸科代有所作
所以廣進奇俊光輔治道效咸可觀則多設數科以取人
司馬光之議洵可行之於後矣近來翰詹需才本年恭奉
諭旨文武兩試均設特科經畫詳明誠可謂踵漢代制科之美
而鮮後世貢舉之失矣然臣尚有進者人才之原在於興
學必儲之以十年然後可取之於一旦若能大興講舍學
以樸學廣以新義而又嚴定條格詳加考察英奇日起浮
濫自除富強之基由是而立雖與科舉之法並行焉可也
制策又以古之帝王有征而無戰而因詳求古來兵法之要臣
案此即以強保富之道也司馬兵法言動靜繁簡之數至
爲精密軍禮列於五禮然今之存者益鮮雖或見於他書
而規制未詳陰符六韜穰苴尉繚諸書見於漢書藝文志
各有卷數今所傳者或疑爲僞託可信法者其孫子吳子
乎練士而十利著治軍而五鼓嚴後之言兵者宗之李靖
之對以步教足法兵教手法爲主畫方點圖洵要道也嗣
後若戚氏之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法制亦號精審武備志
金湯十二籌則有不切於用者矣左氏兵法通鑑兵法集
錄殊不乏人寰宇志郡國利病書籌海圖編皆爲兵法形
勝家言而籌海圖編言海事爲詳談地志者自以切於今
爲貴也方今天下自東南七省有大海環之而起東三省
迄秦隴川滇延長二萬餘里疆土相交錯邊事之籌茲爲
最急則夫嚴防江防之制屯田轉運之法攻守戰伐之器
偵探間諜之變風雨晦冥之夕懸崖絕壑之境未事而圖
隨時而變以建威銷萌保疆圉土統中外古今之法而詳
究之其亦謹臣之重責將帥之急務也乎本年正月曾奉
諭旨以方今時局艱難自以練兵爲第一要義仰見圖計周遠
自強之道無過於是若能申節制精器械裕屯政簡畜牧
考形勢恢方略鎮蠻夷則威武遠揚甲兵轉可以永戢矣
制策又以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因深察馭遠之略臣案此亦富
強之要圖也古者白雉楛矢白環皆由異方上貢中土東
章來王稱茂與焉豈徒服以威亦服以德也秦漢而後邊
患間發然如漢之和親匈奴遣兵出塞論者謂其於馭外
之略威德交至矣陳湯之擊郅支揚大漢之聲靈震域外
之強虜功莫大焉故以矯制被罪當時咸爲訟之竇憲登
燕然刻石徒以張大己功等諸金微宜矣諸葛亮以伐魏
無效自請貶官然屯田之制實爲籌防善策趙充國既行
於前矣後世欲當邊防以禦夷患者豈能外此唐之中興
李郭之功爲最而當時召回紇以入援卒賴其力則爲國
者不徒尚馭夷之方當益講用夷之略焉方今海禁既開
各國踵至交涉日廣窺伺屢形近年於練兵籌餉造艦奉
諭旨實力舉行具見俯察外交匪文約所能恃操縱在握惟有
富國強兵以杜外侮富以保利源馭遠之宜識得其綱領矣
制策又以周禮一書半論理財而備舉往代會計之法臣案此
即能富而後能強之道也周禮理財最密言會計者守之
其善在出入有稽中外有制漢時之創均輸法以布帛爲
租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唐自太宗立法財賦盡入於左藏
太府檢以北部臨以宮院而參將假取宦官司藏征斂無
度矣劉晏理財以養民爲先故賦税廣而戶口蕃殖兩得
之若夫蘇軾之策曾鞏之議其於宜去宜存宜杜宜從諸
說指陳計畫何其至也夫開源節流之說司農類能言之
然臣以爲開源之策莫要於墾荒開礦節流之策莫要於
省官汰兵今既迭次行之矣然富效未臻者乃行之未力
非法之不善也至如理財之本尤在首恤民生恭誦前日
諭旨停辦鋪税藥牙體念民艱無微不至洵得藏富於民之道
將萬方咸頌衆志成城不期富而自富不期強而自強矣
夫殷憂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近因事變日蕃圖維益
密然觀富強之效則尤有進中庸之言曰好學近乎知力
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政令之根本即富強之樞機伏願
皇上內觀經訓外念時艱知則法舜仁則法堯大勇則法武王
學業勿弛於萬幾行政獨奮乎剛斷以此儲才何才不成
以此經武何武不揚以此柔遠何遠不服以此理財何財
不裕上揖三古橫被九區以云富強之效曷足多焉則我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傅沅叔先生殿試策原卷封面



此傅沅叔先生殿試策原卷高廣尺寸視乾隆中葉以後頗爲減縮其抬頭落脚及卷尾空白八行均與乾隆時不同詳攷嘉慶以後通行格式大率如此附印卷背一葉有八人加圈即讀卷大臣之標識也編者附記

又考道光丙戌科。大學士托津派讀卷官。以已不嫻漢文。屬同事七人代閱。錢儀吉給諫爲監試御史。有詩紀其事。今幷詩及注錄之左方。以見托公之質直不欺。猶有古人風度云。

文華殿即事

簪筆晨趨朵殿中。雲窗碧瓦旭升紅。緘箱密送詞臣退。列案臚陳椽史同。卷以循環爲甲乙。人皆席坐各西東。從容幸接黃扉語。不待曹羲論至公。新貢士對策、由受卷所翰林送至、御史職分卷、欽派閱卷大臣八人、即以八爲數、次第分投大臣、不得更易先後、殿爲經筵講論所、有御座、故諸臣皆席地而坐、將受事、大學士托公津拱立曰、吾被上命、恩寵逾分、然於漢文實未能諳習、今以試卷分請七公代閱、合告諸侍御共知、不爲訝也、

一拆封先後

按舊章、閱卷擬定十名後。讀卷官會同監試。拆去彌封。不得復行更調。乾隆二十八年奉旨。嗣後進呈殿試十卷。不必豫拆彌封。候朕閱定後。再行按名傳齊帶領引見。道光十三年奉旨。本日殿試前十本進呈。經朕親定。拆彌封塡寫名次。其餘二甲三甲卷。應在內閣嚴密關防。候前十名帶領引見後。再行拆閱塡榜。是前十名卷。其始會同監試、拆封後、改爲御前拆封。所以防弊者蓋密矣。

乾隆庚辰科。尚書秦蕙田等閱卷。奏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許進十二本。乙卯科、大學士和珅奏稱本科無佳策。止進八本。此皆變例也。

一標定甲第

讀卷後。擬定次第。粘一黃籤於卷前彌封側前。十名曰擬第幾。以後書二甲三甲第幾字樣。拆封後。即以朱筆標第幾甲第幾名。於彌封條後。其朱書皆讀卷官所親標。至乾隆中葉以後。遂改書於卷面矣。標名以後。即爲定案。據以塡金榜。然臨時。亦間有改動者。如雍正時張若靄卷。即由一甲第三名。改爲二甲第一名。其原卷今爲合肥李經邁所藏。世好劉詩孫言。曾親見之。卷上有內閣典籍廳粘簽云。此卷調入內重改。余按姚伯昂竹葉亭筆記。曾詳誌其事。茲撮述如左。以存一時科名佳話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殿試。卷進呈。世宗親加校閱。見第五卷字畫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第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世宗大悅。遣人往諭張廷玉。廷玉聞命皇恐。再三懇辭。謂現居政府。而令子與寒士爭先。於心未安。願讓居二甲。上允其請。於是與二甲第一名沈文鎬互易。世宗至特頒諭旨以褒稱之。洎五月。特旨授若靄爲翰林院編修。蓋仍照鼎甲榜下即授職之例。以寵異之也。文和當國最久。君臣魚水。恩禮絕倫。其子晴嵐閣學。亦藻翰翩翩。清華妙選。乃於取士之典。雖渥荷宸恩。終不敢令其子。冒登上甲。其小心謹畏。要亦別具深衷。然以視後來公卿子弟。獵取高科。視爲吾家故物者。固猶存大臣之風範也。

一交卷時限

舊例、殿廷考試、以日入爲度、例不給燭。余生平與殿廷考試者六次、咸日昳納卷而出。然考乾隆四十六年諭旨、有近來殿試新進士、有至次早始行交卷、連宵達旦、防閑未周、朝考例作四題、尙不過日入完卷、而殿試對策一道、竭日之力、寫作已可從容、何必焚膏繼晷、始得成章、云云、因此嚴申不准給燭之例、是國初固有給燭者矣。五十三年、又諭令監試各大臣、逐卷畫押。以作標記。

自同光以來。殿庭考試。規制日弛。監察多不舉職。日暮未完者。多携至左中門補寫。甚至撚紙引光。照寫數行。（光緒科、曹鴻勛、甲携卷至門外補寫數行、竟得大魁、）有羣聚親友代爲綴補字畫者、光緒元年、御史張道淵、專疏劾奏、交卷遲延、請嚴行查禁、於是有旨嚴責監試王大臣、認眞畫押、有視卷內書至何處。即何處標畫之諭。其後六年、議准、由御史稽查、不准携出補寫、逾限交卷者、附三甲末。幷定受卷收掌彌封監試各官扶同贈徇嚴議之例。九年、又議、殿試正卷、由監試王大臣、畫押查收、如携出補寫、由監試王大臣、隨摺聲明、幷查明姓名、俟交卷時、註明補交字樣、降附三甲末。仍停朝考三科。

聞咸豐庚申科殿試。肅順正當國。新進士高心夔。江右名士也。在肅邸幕中。肅欲以大魁畀之。及廷試。肅爲監試王大臣。主張整肅場規。請內庭頒壽字御印。出而除告監場御史及收卷官。候高心夔交卷。即傳撤卷。時甫屆酉戍交。凡刻意求工者。均未完卷。於是盡以御印鈐之。皆置

三甲。余藏有是科王慶祺卷。尚餘一開未寫。即鈐有此印者。然其後高竟未登前選。而狀元鍾駿聲。轉以五開半得之。（近科試卷。多尚七開半。至少者亦必五開半。蓋欲希前列者。皆寫七開半。是科七開半者。率以時迫未完卷。於是五開半之工整者。亦登上選矣。）蓋其時舉朝士大夫皆深憤肅之專橫。不惜扼抑羣士。以庇一私人高遂爲人所指目。時末席某公。新進也。爲人素倔強。高卷適分其手。某公識之。即加一直點。置之次等。幷語閱卷諸公曰。今科廷試極不公。外議藉藉。此高某卷。吾已勒抑之。倘蒙上詰。吾當自陳。於是諸人遂亦不敢加圈焉。舊時閱卷之例。標識不能懸殊。曾奉嚴諭。且有專派大臣以察看之。翁文恭公日記所謂圈不見點。尖不見直。反是則爲凌躐。有處分者也。緣是高卷竟不得登前列。及朝考又因試帖詩出韻。降列四等。以知縣歸班。高自歎詩。有半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之句。即紀此事也。其後竟沈滯不遇。晚乃得任江蘇吳縣知縣。而巡撫適爲吳公元炳。吳爲庚申朝元。其殿試時。身受此阨。至此未忘前事。遇事齟齬。終於投劾去官。可見命運前定。雖憑權藉勢。終無迴天之力。或轉投荊棘之叢。余故詳述始末。以爲後人之鑑戒焉。翁文恭日記中亦曾紀及此事。附著於後。以備參稽。

是日監試者。有尚書肅公。湖北陳炳勛。帶坊間副本起草。實無他物。坐以懷挾交訊。傳旨戌初撤卷。甫屆戌初。即紛紛撤取。有賸一行者。數字者。均不得免。發出壽字圖印。完卷者鈐於卷尾。不完者就所止鈐之。肅公頤指氣使。視士人若奴隸。掣卷畢。日猶未落也。（翁文恭庚申四月二十一日日記）

一文字風尙

查試卷每開十二行、未書橫格、每行不限字數、第自國初以迄季世、皆每行連抬頭二十四字、從未有或增減者、至其篇幅長短、乾隆初曾議定通卷無橫格、通達治體者、任其發抒、不必限以字數、惟最短者、亦必以千字爲率、其前幅策冒十四行、後幅空白十四行、原非古式、不必拘泥、然乾隆時多寫八開另十行、嘉慶以後、則多寫七開另四行、相沿至同光、幾同定式、其策冒十四行、亦仍承不改、但後幅空白、祇餘八行耳、曾見乾隆時高賜禧卷、爲六開半、謄卷者於浮簽上、標達式二字、抑置三甲後、可知當時已視七開半爲功令矣、

歷觀乾嘉以前試卷抬頭落脚、初無定位、減筆帖寫、亦所不禁、字小而勻、四周布白、乾隆、中葉、忽尙大、書充行、溢幅、然尙有疏放之致、字體仍所不拘、至光緒中葉、則羣以黑大圓光爲美字必正、體文必到行邊、皇背旨禁忌孔多、而破體帖書、尤懸爲厲禁、點畫小疵、輒加黃籤、（黃籤者、裁黃紙一分許、遇字有疵失、貼於其旁、然如乾隆三十一年秦湖卷、原擬第三、覆閱加兩籤、一云位定而後官落位字、一云沿流以討源、討訣詩、遂抑置二甲第四名、可知從前黃籤、尚有加字者矣、）號爲院體、實同吏書、縱有天人三策之文、而不嫻字學舉隅之法、則決難入選、父詔師勉、以楷法爲元燈、偶有研求實對者、咸相嗤笑、相師成風、牢不可破、間辨正字體、始於道光時曹文正實開其端、蓋陰敎上爲此、以示精察云、夫憑文取士、入彀已鮮眞才、況舍文而重字、於立法之意、固已遠矣、今乃更於書法之外、不論晉唐、不講體格、而斤斤焉惟點畫疵病之是尋、吹毛索瘢、其

細已甚上以是求下以是應豪俊視爲桎梏外人騰爲笑端馴至詬病及於科舉一旦遂舉而擢廢之無復遺留以快其意是豈始議者所及料耶余嘗考之聖訓實錄知歷朝所以申誡者其用意固深且至也康熙四十二年有較定前後名次必須憑文論定之諭乾隆二年有但取文理明通敷陳切當不必拘於成格之諭二十五年特降明旨言廷試士子爲掄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法而於策文則惟取其中無疵類不得充選而已敷奏以言特爲拜獻先資而就文與字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如果文藝醇茂字畫端楷自屬文字兼優倘爲及格之選若其繕錄不能盡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視文字均在乙等可以調停入彀之人自當使之出一頭地況此日字學稍疏將來如預館選何難臨池學習倘專以字進退兼恐讀卷官有素識貢士筆迹者轉以藉口滋弊非射策決科本義也是取士不重書法累朝降諭至再至三無如中朝大官習於謹畏祇圖委蛇免過決不敢毅然破除積習或易啟文字觸冒之嫌且閱卷諸臣學問弇陋者居多本無鑒衡之眞惟遁而講求楷法黑工拙易於識別迨久而變本加厲并工拙之不計而惟點畫之是求以大廷試士之尊崇等於家塾課兒之筈畢毋亦輕朝廷而褻當世之士乎

道光丙申科何紹基夙負書名其試卷文字冠場已擬前列卓相國文端讀卷檢其文中有大行二字恐觸忌諱遂降置十名外其實二字並非連綴乃前後行中此二字適並列耳苛尋若

此寘匪夷所思矣。然聞卓之爲此。於何氏實有宿嫌也。相傳文端初入都。往謁何文安凌漢。（卓與何爲前後科翰林）適座有他客。文安謝之。因戲語客曰。此蜀士殆卓文君後裔也。其人以此語洩於文端。因深憾之。故報之於其子焉。一時謔語。遂搆怨端。禍從口出。可不戒哉。

一對策相沿成式

對策本無定式。會典所載。惟云承問逐條詳對。起處臣對臣聞。訖處書臣草茅新進云云字樣。以昭畫一。嘉慶八年、因宗室應試。以草茅二字未協。一體改爲末學新進而已。自嘉慶以後。第一開策冒中。必有頌聖雙抬頭兩行。單抬頭一行。以後每條末。均有頌聖雙抬一行。策尾亦有頌聖雙抬一行。（在第六開、第十一行）沿襲日久。儼同規制。然余觀乾隆末年之卷。其前後抬頭。皆隨文爲之。不限行格。與後來迥異。光緒時有上引祖訓用三抬頭者。則首一字須寫在上闌紅格外。不過藉以立異。於體制未爲合也。順治六年己丑科殿試。頌聖處皇上之後。即繼以皇父攝政王。並行雙抬。殊爲非體。時正睿親王當國。其策題中。即稱奉天承運皇父攝政王令旨。是科狀元爲劉子壯。榜眼爲熊伯龍。其策文尚存。皆遵此式。此又一時之特制。應試者雖知其非禮。而不敢有違。此亦廷試中之掌故也。

國初對策。尚多駢四儷六之文。如丙戌開科。聊城傅以漸。裒然舉首。其文即通篇駢體。榜眼呂纘祖。頌揚之詞。亦多至七聯。至次年丁亥開科。制策中即有勿用四六、不限短長。毋得預誦套

詞。拘泥舊式之語。已丑科再申前禁。故是科劉子壯熊伯龍二卷。其文皆直陳利弊崇論閎議。樸茂沉雄。如誦古名臣奏議。其後承平日久。諛頌成風。乾隆二年又有禁用頌聯、並一應膚泛套語之諭。高宗復雅意崇文。常親加甄選。故乾隆一朝二十七科。鼎甲之選得人極盛。名卿碩儒。項領相望。可知衡量之權。足以造成風會。後人以末流之弊。遂集矢於科舉之。不足得人非篤論也。

余自己丑以後。六上春官。每見榜發之後。新進士所皇皇奔走者。惟鈔撮策料調治筆墨之爲急。用墨必一得閣之雲頭豔。取其膠輕爽利。可以揮洒如意。不畏殿廷風日之乾燥也。有力者更進而訪求明煙。參以乾隆御墨。或取能膽調之。用時醮筆如水。不浸不滯。一揮數行。而光采煥發矣。卷必松竹齋之七層卷。以其歷科承辦試卷。格式適宜。與場內無異也。更領前科鼎甲原卷。張之肆壁。與試者爭往觀之。可以揣摩風氣焉。至預備策文。則懸擬數十門。如兵農刑禮工賑河鹽諸大端。述事纂言。敷佐成篇。每條約二百餘字。分繕入簽衣格中。其策冒十四行。策尾六行。亦皆精選制句。裒積而成。冠冕堂皇。包羅萬象。至場中得題後。只須略加點綴。嵌入題旨。不逾寸晷便可振筆直書矣。

鄉人駱成驤公驌。素不工書。乙未科殿試。竟大魁天下。聞德宗閱文中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言。大爲感動。遂特拔之。時新敗於日本。上方憤國勢積弱。漸有變法圖強之意。自此以

後乃稍寫作兼重矣光緒庚寅科一甲第二名文廷式試策中閭閻誤作閭面卷出之後羣議譁然御史劉綸襄糾劾文負當代盛名其學問才識迥越時輩即魁多士寧有媿色乃緣茲小眚竟挂彈章亦可覘一時風氣矣

殿廷策士本竟一日之長然新進士自黎明入中左門歷經點名散卷贊拜行禮頒賜克食（每人賜宮餠一個即古綾餠也並備有茶湯）策題頒下已近十時全卷二千字紙幅闊長而試桌逼狹兼以具冠束帶連袒接席展卷伸筆頗不自如每小時所書可盡一開而止約七小時可以終卷迨蕆事已近日暮若加以補綴誤字略事遷延則晷刻更虞迫促是終日之間操筆爲文者不過巳午之交一時許耳祇此俄頃之際而欲上下古今發抒胸臆以仰答九重之清問世無枚臯禰衡之敏才寧能咄嗟而立辦勢必出於分門宿搆以佐一時之急上以誠求而下以僞應而欲晁董劉蘇出於其途幾於南轅而北轍矣然推原其弊皆由偏重書法者階之厲也設能恪遵明諭寬示繩檢俾應試者得出其全力盡抒素抱從容諷議暢所欲言以其餘晷從事繕錄第期明整不務精工大率不越三時可以寫竟何必羣驅天下之才登之丹墀之上勞精敝神以從此雕蟲刻楮無益之事乎

余昔年薄游南中於淮陽世好家觀其儲藏古籍兼得覽其所庋殿試策一百餘本此君久官徽省於宣統初元得之京師者也其中名臣儒林文苑諸先輩自國初以來迄於叔雫鴻

文妙翰。滿目琳琅。披翫竟日。情不暇賞。勳臣。如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理學。如陸隴其李光地楊名時。經學。如淩廷堪胡培翬秦蕙田金榜張惠言臧震武億王念孫劉逢祿。博學。如顧棟高何焯紀昀朱筠王鳴盛錢大昕阮元翁方綱趙翼李兆洛。文學。如趙執信姚鼐諸人。原卷咸燦然在列。即近代名俊如龔自珍魏源何秋濤俞樾李慈銘康有爲輩。亦搜羅畢具。彙而閱之。於一代人才盛衰升降之原。可以見其大略。洵文海之鉅觀也。茲著其目於後。俾後來者有所考證焉。又有一卷。失其姓名。策文後方鈐有范文程剛林祁克格洪承疇宋權等十餘人朱文木記。意此爲順治三年開科之卷。故其閱卷官具全銜於策後。與後來迥別也。竢更考之。至余仲兄堉濬二甲卷。亦存此君許。異時當百拜以求。歸而藏之於家。俾子孫永寶之。

余所藏諸卷中。如沈近思爲理學名臣。廷試時年甫十五。論齒爲最稚矣。海寧之許焞。蕭山之王宗琰。江都之秦黌。震澤之楊復吉。湘潭之袁芳瑛。皆以藏書名家。如蘄榮藩鄭方坤錢塘端木國瑚徐鼒。皆以著述傳世。諸人翰札流傳。嘗爲世所珍弆。況爲大廷之鉅製乎。其李化楠李鼎元李調元父子三人。咸吾川先達名輩。存之足備鄉邦文獻。若座師準仲萊。外曾祖樊公鑒新。外祖趙公沅青。竟於無意中搜得之。尤可庋之家塾。傳示子孫者也。至余之原卷。不知何時流入市間。爲遂陽袁君潔珊所得。甲寅歲持以見貽。坿書於此。以志良友之高

誼焉。

家藏有康熙丁未科繆彤臚傳紀事、寫本一册。述當時考試。及一切典禮。頗爲詳盡。特取以錄附簡末。其體制與後來略有殊異。閱者比而證之。可自得也。

壬申冬至日舊史官傳增湘識

戰士

江叔良

置酒高堂，
悲歌臨觴；
喂！朋友，
喝吧！喝吧！
飲個乾杯，
喝個暢爽；
振起精神，
荷我槍，
實我彈，
敵人的肉軀，
是我們的乾糧。
敵人的血漿，
是我們的飲泉。
碧血的江流，
是我們的歸宿。
白骨的山巔，
是我們的故鄉。
不管那血彈橫飛砲灰瀰漫；
向着血流曠野屍滿寒江的途上。

醉歌

德馨

一杯復一杯，
良朋笑相陪。
莫憂明日事，
且抑今宵哀！
雄談人意遠，
淺酌醉顏頽。
安得持長劍，
出關斬渠魁！

＊　＊　＊　＊

一卮復一卮，
不醉欲何爲？
北國寒風厲，
問君知不知？
敢談高萬丈，
孤軍難久支；
分當出關去，
馬革裹吾尸！

遼寧省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書錄	卷目	藏本	附記
遼東志九卷 正統八年 遼東都指揮僉事畢恭、左府都督僉事王祥修、有正統八年癸亥畢恭自序、畢恭前屯衛籍、其先山東濟寧人、王祥固始人、	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土、山川、形勝、坊郭、屯堡、烽堠、工產、貢賦、戶口、學校、軍衛、廳宇、鋪舍、壇場、寺觀、橋道、驛程、宦蹟、人物、雜志、詩文、（畢恭序）	據千頃目明志又嘉靖十六年遼東志　未見	案遼寧省、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尉、十年改遼東都指揮使司、其疆域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原、故曰遼東、又曰全遼、又嘉靖十六年遼東志修志名氏、正統八年始修、汝南王祥、東魯畢恭。董越序、國朝永樂中、遣使投輯遺稿、前掌都司事左府都督僉事汝南王祥、繼都指揮畢恭。茲據董序、
遼東志 弘治元年 遼陽副總兵韓斌、巡按御史陳寬修、自在知州陳塏纂、有弘治元年寧都董越序、又陳寬後序、韓斌定遼中衛人、陳寬新河進士、	編次、如風俗形勢、舊合為一、今析為二、人物流寓、不著所自、今錄加詳、以公署冠分司監苑衛所、而關梁遞驛、在所不遺、比科目節義於武弁人材、以皆出自軍衛、外徼如朝鮮女直、今雖不內屬、以昔多遼地、亦仍舊附錄以傳、（董越序）	據千頃目又嘉靖十六年遼東志　未見	案嘉靖十六年遼東志修志名氏、弘治元年修定、新河陳寬、廣陽韓斌。董越序、分守遼陽副總戎廣陽韓公斌、久有志未果、會監察御史新河陳公寬、奉命出按斯土、議既克協、乃命屬草於遼產致政大尹邵君奎、校詳於吏屬自在州守陳君塏。茲據董序、
遼東志		據千頃目又嘉靖	案嘉靖十六年遼東志修志

嘉靖八年 巡撫潘珍修、嘉定徐文華、洛川劉琦、嘉定程啓充纂 潘珍婺源進士、嘉靖七年任、八年修志未成以憂去、徐文華進士、大理寺左少卿、嘉靖六年謫戍鐵嶺、劉琦進士、兵科給事中、六年謫戍瀋陽、程啓充進士、監察御史、六年謫戍撫順、		十六年遼東志 未見	名氏、嘉靖八年、東巖徐文華、北郭劉琦、初亭程啓充、潘珍。史褒善跋、先年都憲婺源潘公倡之于始也、若東巖之徐公、北郭之劉公、初亭之程公、迓潘公之雅而肆之成也。是主修者潘珍、編纂者徐文華等、茲據史跋、
遼東志九卷 嘉靖十六年 左僉都御史任洛、工科左給事中薛廷寵、巡按御史史褒善、苑馬寺卿馮時雍、行太僕寺少卿李翔、分守參議高登、分巡僉事張九敘、太僕寺丞呂朋修、徐文華劉琦程啓充纂、有晉安龔川卿序、又武進吳希孟後序、薛廷寵後序、史褒善跋、任洛鈞州進士、薛廷	首序目錄凡例圖、(遼東河東、又河西、城堡地方總圖、都司治衞、又廣寧、又廣寧右屯衞、又義州衞、又廣寧左中屯二衞、又寧遠衞、又鐵嶺衞、又開原控帶外夷、又開原、又廣寧前屯衞、又瀋陽中衞、又海州衞、又復州衞、又蓋州衞、又金山衞、山川地理圖、)卷一地理志、(沿革、疆域、郡名、形勝、山川、風俗、物產、	千頃目 天一、遼陽金氏、日本前田利爲尊經閣、又大正元年重刊、	案是志遼東有衞二十五、州二、定遼中衞、(遼東都指揮使司治、)左衞、右衞、前衞、後衞、東寧衞、自在州、海州衞、蓋州衞、復州衞、金州衞、(今遼陽海城蓋平復金等縣、)廣寧衞、中衞、左衞、右衞、(今廣寧縣、)義州衞、廣寧後屯衞、中屯衞、左屯衞、右屯衞、前屯衞、寧遠衞、(今義錦寧遠等縣、)瀋陽中衞、中

屯衞龍福淸進士、史褒善開州進士、馮時雍交河進士、李翔上海進士、高登內黃進士、張九叙石州進士、呂明武進進士、

宮室、寺觀、陵墓、古蹟、）卷二建置志、（城池、公署、監苑、學校、關梁、坊表、驛傳、祠祀、）卷三兵食志、（武備、邊略、財賦、徭役、）卷四典禮志、（公式、祀典、賓興、鄉飲、鄉射、夷人入貢、）卷五官師志、（爵命、使命、職官、名宦、）卷六人物志、（薦辟、科貢、通事、將選、武學、封贈、任子、家世、忠節、孝行、宦績、學術、隱逸、貞烈、流寓、方伎、仙釋、）卷七藝文志、（聖製、表、箋、經略、奏議、記、叙、詩、行、詞、賦、）卷八雜志、（三遼長編、祥異、）卷九外志、（外郡、外夷衞所、外夷貢獻、）

、鐵嶺衞、（今瀋陽鐵嶺等縣、）三萬衞、遼海衞、安樂州、（今開原縣、）

又是志修志名氏、嘉靖十六年重修、西溪任洛、萃軒薛廷寵、貺村史褒善、彤山馮時雍、南原李翔、如齋高登、石林張九叙、湛溪呂朋。襲用卿序、遼地舊有志、壞而不修者有年矣、巡按都御史西溪任公、謀於巡按御史貺村史君、論即合、維時東巖徐君、北郭劉君、初亭程君、旅寓於遼、乃禮而請之、得成若干卷。據此是志編纂者仍徐文華等、茲據龔序、

又是志天一日又見存目所載年代撰人、誤、見日本稻葉岩吉遼東志解題、（註一）又近人金毓黻遼東文獻徵略、（註二）

(註一)遼東志解題、遼東志者、明代之遼東地志也、書凡九卷附圖一卷、初次編纂於正統八年、據是年遼東都指揮僉事畢恭所撰序文、謂本書之資料、蓋先采訪於永樂中、既將正本進呈、恭復欲取其稿本而刊行之、其事未果、遲至弘治元年始爲刊行、其時爲刊行大明一統志後六年也、此次刊本、或於畢恭原稿略有修改、然大體仍據舊稿、並命名曰遼東志、主其事者爲巡按御史陳寬及遼陽副總兵韓斌、嘉靖八年復事修改、至十六年告成、此爲第二次刊本、即本書也、嘉靖四十四年刊行之全遼志、凡六卷、大抵以本書爲藍本、而增以嘉靖十六年以後之事蹟、命名雖異、實即遼東志第三次刊本也、

又本書之第二次刊本、流傳亦甚希、本邦舊紅葉山文庫所存之全遼志、與本書僅稱伯仲此外尚未聞有傳本、在昔中華本土浙江省寧府范氏天一閣、藏有遼東志及全遼志二書、淸全祖望鮚埼亭外集、有一文引及本書、疑即據天一閣之藏本、獨怪乾隆中編纂四庫全書、蒐采甚備、乃竟未及此二書、或以所記間涉建州舊事、懼觸忌諱、故未敢采進也耶、天一閣書目所載如下

遼東志九卷(全)明正統八年任□□監修

全遼志六卷(全)明嘉靖十六年任洛等重修

此記稍誤、嘉靖十六年重修之本、仍襲舊名、題曰遼東志、至四十三年又經重修、始改稱全遼志、天一閣藏本卷數、與本書及全遼志卷數皆符、以此攷之、可知范氏記載之誤、而所以致此者、蓋以兩書卷端所載之舊序、誤作刊行新書之年代也。

案天一目有兩刊本、一乾隆阮氏、一光緒薛氏、稻葉氏係據　本、阮本目如下、

遼東志九卷(刊本)明陳愷修董越序(案愷係塏誤)

全遼志六卷(刊本)明畢恭撰并序

隨筆

凌霄一士

前一癸酉，爲清同治十二年。是年六月初五日，日本俄美英法荷蘭諸國公使覲見，並呈遞國書。李慈銘日記云：『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盛。聞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辭，跽皈而出，謂：「自次不敢復覲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日未覩漢官威儀，故其初挾制萬端，必欲瞻覲，旣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肯拜跪。文相國等再三開喩，始肯行三鞠躬；繼加爲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復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有以致之也！』此種記載，與吳可讀請勿責諸使跪拜疏中所謂『彼本不知仁義禮智信爲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何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倫之禮，是猶聚犬馬羊豕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也！』等語，均足見當時中國有名士大夫對外之見解猶若是。吳疏雖云『卽得其一跪一拜，豈足爲朝廷榮？卽任其不跪不拜，亦豈爲朝廷辱？』然蠻夷小臣，瞻覲上國皇帝竟爾不跪不拜，究覺於「天朝」體面上不無遺憾，於是「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之傳說，遂流播於士大夫間，聊用解嘲矣，所謂虛憍之氣也。距此八十年之前，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英國首次遣使（馬戛爾尼）來華，早爲覲見禮節之爭，係以屈一膝定議。（劉半儂譯）「乾隆英使覲見記」馬氏自述定議時情形有云：「余曰：「英國禮乃係屈一膝，引手仰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親之。」彼等大咤曰：「怎麼這事？在咱們（按此處語氣以作「我們」較

合，「咱們」則必連對面之人在內。）皇上面上面前使得麼？」余曰：「自然使得。敝使以見本國皇帝之禮見貴國皇帝，已屬萬分恭敬，何言使不得？」言次，屈一膝，作行禮之狀示之。三人頷首而去，容色似已滿意，不復如前此之極力喧辯矣。下午，周大人復來，言：「已回過相國的話。他說，此時或由貴使逕行英禮，或先派大臣向貴國皇帝皇后像行中國禮，（按此以馬氏嘗言，如必令叩拜，須先遣中國大臣向英國帝后像行叩拜禮也。）尚未商議妥當，晚半天可有回音。」余無言。未幾，韃靼欽差又來，言：「目下決議請貴使行英國禮，但照中國風俗說來，拉了皇帝的手親嘴，總不是個道理，擬請貴使免去拉手親嘴，改用雙足下跪以代之。」余曰：「敝使早已說過不用中國禮，這雙足下跪，還不是中國禮麼？此禮諸位行得，敝使行不得。」金大人曰：「既如是，雙足單足，且不去管他，那拉手親嘴，總得免掉才是。」余曰：「此則悉聽諸君之便；但諸君記着，此係諸君之意見，非敝使之意見。敝使本欲向貴國皇帝行個全禮，今屈從諸君之意，改做個半禮了。」至是辯論已終，……」

所述頗有致，大致當不差。惟中國士大夫間，亦傳其行禮時，仍是雙膝下跪。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乾隆癸丑，西洋暎咭唎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祺憶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管氏所詠與李氏所記，若出一轍。「天朝」皇帝之「天威」正自後先同揆也。特李氏記此未引管詩以助詞鋒，而陳氏與李同官京曹，李氏所據以津津樂道之傳說，陳氏却又毫無所聞耳。在中國紙老虎未戳破（或未盡戳破）之前，外國非無相當之重視，而昔日士大夫間虛憍之傳說，則適遺笑柄也

。（「郎潛紀聞」二筆云：『康熙間，俄羅斯貢使入京。仁聖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俄國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俄人雖高大强壯，而兩股用布束縛，舉足不靈。偶出擾民，善撲者從其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更兒戲之談矣。惟俗嘗傳西人兩腿天生僵直，不能屈曲，此猶略勝一籌。至貢使云者，則曩者對於外國來使之通稱也。）

陳氏惜通商衙門未舉前事以詰責諸使，而此所謂前事，嘉慶時對於英使司當多，寶嘗舉以詰責。嘉慶二十一年七月「賜英吉利國王敕諭」有云：『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言之若鑿然有據，蓋此說不僅傳播於士大夫間也。「敕諭」又云：『其行禮日期儀節，我大臣俱已告知爾使臣矣。初七日瞻覲之期，爾使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正使忽稱急病，不能動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止令副使入見，乃副使二人亦同稱患病，其爲無禮，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責，即日遣令歸國。爾使臣既未瞻覲，則爾國王表文亦不便進呈，仍由爾使臣齎回。』蓋一怒而斥逐來使，拒閱「表文，」而煌煌「敕諭，」帶至英國，却亦無人閱看。直至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於光緒十七年正月，由其參贊馬格里自英外部將此庋置七十餘年原封未動之「敕諭」取回。兩均未閱，亦復成趣。

航空事業，近年各國銳進，蔚爲大觀，軍事上尤以飛機爲利器，將來之進步，當更有驚人之成績。偶閱吳薌厈（熾昌）「續客窗閒話，」有一則云：『機巧之法，盛於西夷，緣彼處以能創新法取士，欲官者爭造法器，窮工極巧，愈出愈奇，不第供耳目玩，且有切於實用者。如火輪船以薪煮水，以管束烟，炘其機輪，遞相催轉而行，奇矣，然以小物喻之，不過如我國孩童所作走馬燈法耳，悟其理，爲之不難，惟「飛車御風而行，能渡弱水三千，」聞諸古而未見於今，乃竟有

彐覩者。魏地山明府語予曰：「丙午，謁選在都。九月上旬，偶出厚載門，鼓樓前，見通衢無數人咸翹首跂足仰望，閧詫異事。予因隨衆所指處矚目，見半天一物，如舟無楫，如車無輪，長約三四丈，寬丈餘，蓬蓬然四圍如有旂幟，距地數十丈，看不甚明。由東北來，盤旋若鳶翔。忽墜下洋銀十餘，人爭拾之。未幾，往西南迅逝，小如一葉，又如一星，轉瞬不見。說者曰：『此飛車也，泰西所製。車中人以千里鏡窺覘下方，城郭人民，歷歷在目矣。』」或曰：「他國有如是奇器，恐其以數千輛載精卒數千人，飛入都邑，將不能禦，亦不及防，城郭守具，皆無用矣，豈不殆哉？」蕊斥曰：「否，否。此物藉風而起，須風而行。如我國之紙鳶，有大至丈餘者，非大風不能起，風微即落。夫紙竹至輕之物，尚不能收放自如，況笨重如車耶？起即非易，收亦甚難，風力稍偏，即不能如意起落，況我軍亦有礮天礮等火器足以仰攻耶？君毋作杞人憂也！」」此書成於光緒乙亥『元年，公元一八七五』所指丙午，爲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距「西夷」之有飛行器尚遠，而竟預代宣傳，甚奇。其爲以訛傳訛，自不待言。所論亦足代表當時一部分智識階級之見解。最妙者，西人發明新器之研究，乃同於我國之「學業，」專爲做官之途徑，若「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對蘧公孫所談不做學業「那個給你官做？」者，尤足解頤。

彭揚先生的無望的愛情

英國Lord Dunsany著
甯　羊　譯

人物：

穆齊先生

彭揚先生

史姑娘

布景：

一店舖內景，彭揚先生坐一桌前注視廣告玻璃中的怪模怪樣的蠟人。在他和那蠟人中間有一個根緊窗簾的鋼條，但是窗簾却兩邊拉開了。

店主穆齊先生入。

彭揚君。(彭仍注視。)彭揚君。(彭仍注視。)彭揚君。

彭：哦，對不住，先生。

穆：哦，沒關係。

彭：我在候您吩咐，先生。

穆：哦，請只管朝窗外瞧吧。

彭：(急忙拉起窗簾。)您要說什麼呢！先生？

穆：沒什麼。

彭：噯，先生？

穆：不過辭你了就是。

彭：辭我了，先生？哦不，先生。

穆：是的，先生。

彭：可是為什麼呢，先生？

穆：因為永遠在瞧窗外。

彭：(他白坐在一本賬簿面前好久了)我馬上就會把這弄完的，先生。眞的我就要弄完的。

穆：不只為那個。總像你那樣把窗簾拉開，人們可以看到裏面。

彭：但是那，那沒有什麼要緊呀。是不是？

穆：我們在這兒辦公，那不是給人看的事。

彭：我再不做這種事了，先生。

穆：你再不能做了。

彭：我眞再不做了，先生。

穆：對了，我辭你了。

彭：我的薪水是很低的。我的薪水的確是很低的呢。

穆：我不管那些。

彭：你再找不到別人肯拿那一點薪水幹這事的呢，先生。

穆：我敢說沒有，但是我容你不住了，總在向窗外看的。

彭：好吧，讓我告訴你是怎麼回事，先生。

穆：我辭你了，知道嗎？

彭：讓我告訴你是怎麼回事，先生。我願替你白幹。

穆：你是什麼意思？

彭：一個工錢不要。

穆：什麼都不要？

彭：是的，什麼都不要，只要你留我在這兒。

穆：好，我得想想。

彭：你答應吧，先生？

穆：我沒有答應。我得知道你是爲的什麼。

彭：我爲什麼嗎，先生？

穆：是的，你是爲的什麼。

彭：我什麼也不爲。

穆：你決不能呆在這兒一個錢不要白幹。

彭：我是如此，先生。

穆：爲什麼呢？

彭：哦，我不知道，先生。

穆：那末我不能接收你的要求。

彭：你不接收，先生？

穆：不。

彭：我什麼不要替你白幹也不行嗎？

穆：不行。你葫蘆裏是什麼藥？

彭：哦，我——我不能告訴你，先生。

穆：那末我辭你了。

彭：白幹也辭嗎？

穆：對了。我要知道是爲的什麼。

彭：但是，但是這與您有什麼關係呢，先生？

穆：你別管啦。好，告訴你吧；在商業上最要知道別人的戲法，對，那就是一切，在商業上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了。你如果不告訴我，你就走。

彭：哦，留下我吧，先生。留我您不用給錢。

穆：不行。

彭：好吧，是如此的，先生。

穆：唔？

彭：是如此的，先生，哦，你會笑話的，不過，好吧，先生，您知道人人都有個夢想的人兒。他們四處走着不定在什麼地方就撞上了她們。但是我總是呆在這兒幾乎從不出去，所以無論如何我沒有別人有的機會，沒有機會來給我比較，給我………

穆：唔？

彭：先生，事實是，您誰，我眞認識的只有窗中那一個，並且——

穆：唔？

彭：並且所以她對于我是和窗外走過的那些小東西對於青年男子們一樣地有意義，實在比她們更有意義得多。

穆：你的意思是？什麼？那個！

彭：是的，先生。

穆：那個？

彭：是的，先生。

穆：天哪，你從一個蠟人尋得出什麼呢？

彭：哦，多的很，先生。

穆：是什麼呢？

彭：呵，我怕你會笑我的，先生。但是我確是從她尋出了很多的，先生。

穆：從牠。

彭：對不起，先生。我是說牠。

穆：好，你從牠看出什麼呢？這是我所要知道的。

彭：好吧，先生。譬如說她的顏色，你曉得的，牠的顏色，我該說。我是愛好顏色的而她，牠我該說，是比任何女人全有更多的顏色。她的嘴巴，牠的嘴巴我該說。還有那嘴唇，她們全塗點唇的，先生，所有的女人全塗的，但是她們沒有一個的唇像她的。牠的我是要說，先生。沒有一個。

穆：好，我以爲那唇色很合時的，我不知道你在牠唇上看出了什麼毛病。

彭：毛病，先生？呵不，先生，我決不敢來尋什麼毛病。是無疵可尋的，先生。那兩片嘴唇，牠們眞可愛。沒有像牠們的，全倫敦都沒有的。

穆：你又來了。我告訴過你牠們是非常時髦的

，那顏色正是現在時行的。

彭：呵，是的，先生，我知道，先生牠們是無比的。

穆：對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意思，但是這是不足使你顚倒于她的，牠的我是說。我要知道你從牠看出了什麼？

彭：那奇妙的顏色，先生。（穆番張口而坐，彭急促地講。）但是不只爲那個。不，先生，有比那强得多的東西。呵，我簡直不能告訴你，先生。

穆：說下去呀。我要知道你到底從一個蠟人看出了什麼，假如你是說的眞話。

彭：眞話，先生！哦，是眞話。不是幻想呢，先生，不是靑年的夢想，是我生命中的花呢，先生。

穆：好吧，我要知道到底你以爲你從牠看出了什麼？

彭：好吧，是如此的，先生。像我這樣在這兒做工，再沒有別的事，是不能有什麼機會去見那些眞的俏皮貨：于是，當你把她，牠我該說，弄到這兒來的時候，我立刻就看出了是她身上的什麼會那般要命地動人。你自己也一定看出的。

穆：我？要是才怪。我是問你呢！

彭：時髦氣呀，先生。那就是她的妙處，牠的我該說。時髦氣，她比世界上任何人全時髦。連皇后也沒有那末時髦。瞧她立着那種可心的樣兒，還有那媚笑，先生，假如我能用這個名詞的話；完全是道她的時髦氣呀。我從未見過一個像她的。

穆：牠的。

彭：牠的我該說，先生。

穆：但是你聽着，你知道這全是廢話。我順你說牠是時髦的，或者不如說是無比的，並且當然是非常藝術的。

彭：非常她，先生。

穆：但是你不能和她結婚。所以你的思想是荒謬的。

彭：我知道我不能。呵，我知道我不能，先生，但是我的思想並不荒謬，先生，在那一點說來。我曾讀過一點子書，先生：我眞讀過。請您相信，先生，書上有過無數的所謂無望的愛情的事。眞的有的，先生。有人愛過皇后，先生；眞有的。就是普通人，先生，他可曾想到會有什麼結果嗎？

好，我問您，但是他並不捨棄他的愛情呀，先生，並不爲了那個原故捨棄他的愛情呀！

穆：我沒有說他們捨棄。我沒有說。但是那與這有什麼關係？

彭：您瞧，先生，我也不捨棄，他們不捨棄我也不。

穆：你準是瘋了。

彭：呵是的，先生。但是這種瘋狂有多甜蜜呀，你再不會懂得的。

穆：假如你愛一個什麼能回愛你的東西，你瞧，那我可以承認是另一回事了。但是這——

彭：呵，那正是一切的美妙所在呢，先生，就在她不能回愛我這一點上。這使得格外甜蜜罷了，先生。她是好像那些靑年中說的皇后一樣。他們，我告訴你的那種人們，承認他們自己是瘋了；但是他們不肯捨棄他們的愛，他們還不至於瘋到那步田地。愛是人生中的明燈呀，先生。

穆：好吧，你一定得離開這兒。我這兒不能要

一個瘋人。

彭：不，先生，不。我替你白幹。你說過只要我告訴你爲什麼要留在這兒你就留住我的，你說過的，先生：你說過的。我已經把我的生命史告訴你了。讓我呆在這兒看着她吧，先生，一個錢不要白幹。那時髦氣呀！那兩片漂亮的嘴唇呀！

穆：不，我不能留一個像你這樣的瘋人在這地方。瞧，那是不安當的。

彭：哦，安當的，先生。

穆：一點也不安當。我得替商號的尊嚴着想。你走。

彭：那末讓我見她一面再走。

穆：道再會嗎，你的意思是？

彭：永別呵。

穆：你可以在窗外面說的。

彭：不，千萬的人全在窗外看見她。我是由這個角度愛她的。

穆：哦，好吧，既然你希望。（他拉開窗簾。）

彭：我夢中的星光呀！

蠟人：喔眞的嗎，彭先生。

穆：史姑娘，我吁你永不准動的。我告訴過你多少次了？

蠟人：喔，對不起，穆先生。

穆：難道我不是花錢買你站在這玻璃裡面的嗎？

蠟人：喔是的，穆先生。

彭：活的！

蠟人：喔不錯，彭先生。

穆：好吧，我把你們全辭了。

彭：我們一道走吧？

蠟人：好的，我們一道走，彭先生。

穆：我還得告訴你一件事，史姑娘，告訴你們倆。不管多貴我這回一定去買個眞的蠟人。

蠟人：再見，穆先生，（裝她在窗中立着時的怪模樣兒，）

彭：（幾乎是跪下了，愛慕地伸着臂。）吓，多可愛的時髦呀！

【完】

塞外

——讀漂泊王塞外詩有感而作，調寄攤破浣溪沙——

八閩蕩子

關外山河大雪漫，捨生鏖戰冒槍彈！
殺盡倭奴方罷手，始朝餐。
寒月破雲追騎急，角聲吹凍鐵衣寒！
回首滬江歌舞鬧，激宵歡。

附錄

民國十九年二十年財政報告

（財長宋子文向三中全會報告）

財政部去年十二月向三中全會提出民十九二十兩會計年度財政報告，並附二十一年七月一日至本屆三中全會開會時之財政狀況。其原文如下：

玆謹將民國十九年及二十年兩會計年度之財政，提出報告，并將二十一年七月一日至本屆三中全會開會時之財政狀況，就本部業已彙集之資料，附陳概要。惟是子文於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辭職，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奉命復職，在此期間，任期曾中斷一次。而十九年度之財政報告，原應於本年初發表，適値日軍犯滬，國事杌隉，故展緩至今，一併報告。在上列期間，中央財政有截然相反之兩種狀況。蓋自十九年六月以迄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侵滬時，其間曾迭次發行內債，以補歲入之不足。而自二十一年二月起中央力謀量入爲出，同時整理稅務，以裕收入，遂得收支適合，不再發行內債。本年二月至今，政府未舉一債，收支竟能相抵，此實爲民國成立以來所創見。當此世界經濟衰落之際，各國財政，幾無一不告巨額虧絀。而我國遭去秋之水災，數千萬飢民，嗷嗷待哺，政府不容不負救濟之重任，加以銀價跌落，日人攫取東北稅收，繼又進襲淞滬，種種天災人禍相迫而來，獨立平衡預算，勉渡艱難。多難興邦，或可於此觀之也。本期中政府財政上變遷之劇烈，尤爲任何國家所僅見。蓋一月廿八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砲轟閘北，吾國財政情形，已陷山窮水盡之境。又以政治上種種困難，不特稅收奇絀，公債價格亦復大跌。更因全國商務金融中樞發生戰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各銀行自救不遑，不能援濟政府。當時設非政府具有無限量茹苦含辛之能力，焉能渡此難關，對於外侮爲有組織之抵抗乎？當斯時也，國難嚴重，政府厲行減政，其非生存上所必需者，暫時悉行減省。除外交及稅收機關外，其餘一切行政機關，莫不厲行緊縮。同時對于軍隊之給養，則竭力爲之籌措。幸賴政府全體人員之犧牲與熱忱，俾得於數星期中，勉强維持現狀，以待更爲完善計畫之實行。減政辦法實行後，隨即整理內債。緣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國內多故，不得已遂有數次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軍費浩繁，稅收不足以應，遂不得不時時發行短期公債，以資挹注。當時市場所能吸收者，亦惟此類短期公債而已。但迭次發行，還本基金與利息之積累日鉅，致政府純收入逐漸減少。國庫收入不足，則更舉新債以補之，遂造成挖肉補瘡循環舉債之惡劣狀態。迨日軍犯境，政府已不復能舉債，稅收又同時告絀，致發生政府財力能否照舊還本付息之嚴重問題。經政府與持券人會一再磋商，遂決定一種整理計畫，將所有債券本息，悉歸關稅担保。其他稅收，完全騰出。利息亦統減爲長期六厘，並延長還本期限。經此整理後，政府在債務上支出，每年約可減省一萬萬元，此種整理計畫，

頗與近來英法兩國之整債計劃相似。當本年二月形勢最緊急時，除抗日軍隊及在鄂剿共軍外，政府對於其他軍隊，僅能發給伙食，迨滬局稍定，稅收漸有起色，軍費之支出，重復增加。但仍始終堅守十八年裁兵會議規定，每月一千八百萬元之限度。目前軍費支出與前兩年較，每年亦可節省一萬萬元，上述種種計劃，苟非政府在關稅發展方面繼續努力，仍難謀收支之相副。如關稅自主後，關稅收入之激增，鹽稅行政之恢復整頓，統稅制度之發展，與征收制度之各種改良，皆大有助於財政之均衡者也。然本年財政上不致捉襟見肘之最大原因，實以在此期間未有反抗中央之內戰，此固由於政府之採取極端容忍政策，而國軍在經費拮据中，能在淞滬抗日，三省殲共，整國基而揚民氣，此實應歸功於我忠勇堅苦之將士也。吾國一年來不舉一債，而能收支相抵，國內信任政府之心，益趨堅定。政治不必日隨公債市場之漲落而變動，私家銀行亦毋需再行接濟政府，得以全副精神，專注於扶助工商事業，故至內債整理後，政府付款能力於以大增，同時又切實避免舉行新債，近月以來，公債價格逐日飛漲，目前市價，較之實施整債計劃以前，平均已漲百分之四十，此有益於國內者也，政府之國外信用，近亦大增。在過去十二月間，一九一三年之善後借款，在倫敦市場已自六六漲至七七。一八九八年借款，亦自八二・五漲至九七・三五，一九〇八年之英法借款，更自四八漲至七三。一八九八年借款，係關稅担保之最老公債，民國三十二年滿期，此時購買此項公債者，估計只得百分之四七・五利息，其價格之高，可想矣。同時項鐵路公債之價，亦驟增高。不但證明各路自身管理上之改良及進步，尤足以證明政府前途之日趨穩固，此種財政上之顯著進步，足使仇我者之宣傳，如中國無組織，現在混亂狀態中，及政府旦夕不保等一類誹語，不攻自破。數年來吾人始終以為如軍費可以保持合理限度，則預算可保持平衡，國家地位自可日有進步。不意夙昔主張，得於外侮內憂交迫之今日，竟能達到，此則憂患之餘，差可引以自慰者也。

收支

下表係本部會計司根據帳冊編製，備載十九年(二十年六月三十日止)二十年會計年度(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部收支款額，因該項帳冊係根據年度內接到之各項收支報告記載，是以上年度之收支款項於次年度報告到部者，均須列入次年度內。

十九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收入之部)

一 稅項收入

1 關稅	三一二，九八六，六五三・五〇
2 鹽稅	一五〇，四八四，〇八六・一二
3 統稅	
a 捲烟統稅	四五，九五九，八五〇・七四
b 麥粉統稅	四，〇八四，五〇七・一三
c 棉紗統稅	二，三二〇，九七〇・一四
d 火柴統稅	六九九，六九三・六一
e 水泥統稅	二六五，六八三・八四
合計	五三，三三〇，七〇五・四六
4 烟酒稅	八，六一七，一二七・四八
5 印花稅	六，一一一，一一四・八〇

6各省及特派員征解稅款	三,五四七,九〇六·六二
7銀行官股利息	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8其他	二四,六八八,六〇四·〇八
總計	五六〇,九二六,一九八·六六
減坐撥徵收費及退稅	
a坐撥徵收費	六〇,〇三四,四四〇·五五
b退稅	三,一三七,九五四·七七
合計	六三,一七二,三九五·三二
淨計	四九七,七五三,八〇三·三四
二債務借欵收入	
1公債及庫劵	一九二,八一六,四三六·八八
2借欵	
借入總額	一八五,四五八,一九九·二七
減歸還額	一五二,五九四,六二九·五三
未還額	三二,八六三,五六九·七四
總計	二二五,六八〇,〇〇六·六二
減歸還上年度終銀行透支	八,九六五,六六五·八一
淨計	二一六,七一四,三四〇·八一
收入總計	七一四,四六八,一四四·一五

十九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支出之部)

一黨務費	五,〇七〇,八〇〇·〇〇
二政務費	
1國民政府	二,〇七五,〇〇〇·〇〇
2行政院及所屬	二九,七八三,五八〇·四一
3立法院及所屬	一,一五一,五五一·〇〇
4司法院及所屬	六七,三七九·九六
5考試院及所屬	一,一六八,五二五·二〇
6監察院及所屬	九二六,〇〇〇·〇〇
7其他各機關	四,九七三,一四一·六三
8賑災費	一,〇二四,〇〇〇·〇〇
9補助費	
a補助各省	一九,二三二,一九三·一三
b其他	三四六,五一八·〇〇
合計	一九,五七八,七一一·一三
10其他各費	二七一,七六六·〇四
總計	八一,〇一九,六五五·三七
減繳回經費餘欵	一,〇六三,五四二·九三
淨計	五九,九五六,一一二·四四
三軍務費	三一一,六四六,一二八·〇二
四稽核所撥當地長官欵	四七,五二五,一六九·八三
五債務費　淨額	二四一,〇二七,六七九·九九
六賠欵　淨額	四八,五〇〇,八九九·三二
七暫記各欵　淨額	六五〇,六六三·一五
八本年度終銀行結存	九〇,六九一·四〇
支出總計及結存	七一四,四六八,一四四·一五

二十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收入之部)

一稅項收入	
1關稅	三六九,七四二,六三七·三〇
2鹽稅	一四四,二二二,七一六·二四
3統稅	
a捲烟統稅	六二,〇七六,一五三·七六
b麥粉統稅	五,六〇六,一二二·四六

c 棉紗統稅	一七,〇七二,七八六·三八
d 火柴統稅	三,三四八,六五五·三四
e 水泥統稅	五七八,〇八〇·四四
合計	八八,六八一,七九八·三八
4 烟酒稅	七,六二五,七八五·五一
5 印花稅	四,七九八,九五〇·八四
6 特派員徵解稅款	一七四,五七一·〇〇
7 銀行官股利息	一,六一〇,六〇〇·〇〇
8 國有鐵路收入	五一〇,九五三·四五
9 其他	一五,二七〇,八九二·八四
總計	六三二,六四四,九〇五·五六
減坐撥徵收費及退稅	
a 坐撥徵收費	六五,九八八,七七七·九七
b 退稅	一三,六七九,七三三·一三
合計	七九,六六八,五一一·一〇
淨計	五五二,九七六,三九四·四六
二債券借款收入	
1 公債及庫券	一二五,四五五,六九一·三九
2 借款	
借入總額	一〇八,一一一,三二二·五二
減歸總額	一〇四,九八四,八八七·六六
未還額	三,一二六,四三四·八六
3 銀行透支	
本年度終結欠	一,三四一,六五二·〇四
加上年度終結存	九〇,六九一·四〇
透支總額	一,四三二,三四三·四四
總計	一三〇,〇一四,四六九·六九
收入總計	六八二,九九〇,八六四·一五

二十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支出之部)

一黨務費	三,九二二,八九四·七五
二政務費	
1 國民政府	一,五七三,〇〇〇·〇〇
2 行政院及所屬	二一,八七〇,九五〇·九七
3 立法院及所屬	六一一,〇〇〇·〇〇
4 司法院及所屬	一六,七六九·九九
5 考試院及所屬	六〇五,四五〇·〇〇
6 監察院及所屬	七七六,八〇〇·〇〇
7 其他各機關	二,二五六,七〇三·一六
8 賑災費	三,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9 補助費	
a 補助各省	二一,九八三,九七三·五一
b 其他	三六九,七一五·三〇
合計	二三,三五五,六八八·八一
10 其他各費	九八五,五七二·二八
總計	五六,四三九,九二五·二三
減繳回經費餘款	三三,五六四·八五
淨計	五六,四〇六,三七〇·三八
三軍務費	三〇三,七七七,〇六二·七八
四稽核所撥當地長官款	四七,七九四,六二六·一四
五稽核所撥各項基金款	七八七,五一九·〇三
六債務費 淨額	一三八,七五四,一七一·七三
七賠款 淨額	三一,〇八九,七五〇·〇七
八暫記各款 淨額	四五八,四七一·二七
支出總計	六八二,九九 ,八六四·一五

軍務費內有四八,六〇四,〇七三·二六係補付以前各年度款